

中国石化报社



2023

石化文学

中國石化報社



2023

石化文学

P R E F A C E



前言

2023年是中国石化成立40周年，也是《中国石化报》创刊35周年。经过35年的努力，中国石化报社已发展为具有专业优势和石化特色的融媒体中心，形成以《中国石化报》为主阵地，中国石化新闻网和移动客户端为主平台，“报刊台网端微屏”互动共进、差异发展的一体化传播格局。

与党同心，与国同梦，与中国石化共成长。35年来，中国石化报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记“为中国石化鼓与呼”的宗旨，以新闻报道的形式，记录了中国石化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生动实践，记录了中国石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建设国家支柱产业的创业历程，记录了中国石化人“爱我中华、振兴石化”“为美好生活加油”的奋斗故事，形成了一份份珍贵的档案。

在创刊35周年之际，我们尝试创办《记录石化》，从

各媒体年度报道中选择部分具有收藏价值、交流价值、学习价值、欣赏价值的作品，分门别类集结成册，充分发挥作品的价值，更好满足各类读者学习、收藏需要，进一步提升为广大读者服务的水平。

《记录石化》主要以电子书形式在每年1月中旬推出，读者可在中国石化新闻网和移动客户端下载。《记录石化》从大量报道中万取一收，所选内容难免失之偏颇，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中国石化报社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牢记使命、守正创新，继续用心用情为打造具有强大战略支撑力、强大民生保障力、强大精神感召力的中国石化书写新的绚丽华章。

中国石化报社

2024年1月

C O N T E N T S

目录

图克十年·····	001
夏卫红（中天合创）	
这个春节，我们团聚了·····	003
单旭泽 范世武（经纬公司）	
朝着太阳的方向奔跑·····	006
林 群（地球物理）	
巴山深处有钻塔·····	008
张 均（华北石油工程）	
抓阄儿·····	013
江 杰（西北油田）	
勤俭持家代代传·····	016
秦 琪（华东石油工程）	
来自亿万年前的问候·····	019
祝 贺（华东石油工程）	
穿过塔林的那束光·····	022
张玉香（沧州炼化）	

惠州的雨·····	024
蔡文莉（江汉油田）	
密林中，寻找一朵“红云”·····	027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在沙漠公路上“玩数字游戏”·····	030
张国旗（中原石油工程）	
气钻伏“苍龙”·····	032
田其中（中原石油工程）	
“嘘，不要惊动了小客人”·····	038
田宏远 王 婷（经纬公司）	
站在荒野的脊梁上·····	040
夏 梅 李 敏（江汉油田）	
焊花里的妈妈·····	044
刘江涛（西北油田）	
大山里的萤火之光·····	046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那碗面，依然热气腾腾·····	050
林圣泽（浙江石油）	
“别怕，有我们呢”·····	052
江 杰（西北油田）	
一杯水·····	054
高鹏飞（山西石油）	

东宝山下的记忆·····	056
杨美荣（荆门石化）	
妻子的“战袍”·····	060
刘江涛（西北油田）	
奋斗在这片戈壁滩上·····	062
樊俊利（胜利油田）	
爸爸和他的鸽子·····	068
李胜玲（中原石油工程）	
三代人的石油情缘·····	070
陈 晨（共享服务公司）	
月亮湖畔的师徒们·····	073
蒙福全（河南油田）	
“瞧，这就是绿色低碳工地！”·····	076
田元武（十建公司）	
那些手绘的流程图·····	078
韩媛媛（金陵石化）	
来一杯解忧咖啡·····	080
单旭泽 李 伟（经纬公司）	
父母爱情·····	083
唐喜梅（胜利油田）	
幸福18号·····	085
王 鹏 董 敏 郭万江（经纬公司）	

老王·····	087
曹传池（胜利石油工程公司）	
跨越黄河就是家·····	090
户亚兰（宁夏能化）	
为啥让他当组长：他犟！·····	093
丁玉萍（西北油田）	
爱较劲的师徒俩·····	096
田宏远 邵晓玲（经纬公司）	
老醋·····	098
唐 艺（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毛里塔尼亚的红黄黑·····	100
许建峰（地球物理公司）	
为油探深地·····	102
陈 卉（江汉石油工程公司）	
欠女儿一个约定·····	107
单旭泽 关脉凌（经纬公司）	
老李的旧茶杯·····	109
王静文（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悠然自在 日子成诗·····	111
张素军（中原油田）	
寒夜，为我添衣的师傅·····	113
任海超（华北石油工程）	

团宠“老幺”	116
田宏远 姚卫东（经纬公司）	
“福气”到我家	119
范永光（中原油田）	
共筑石油梦	122
杜秀香（胜利油田）	
暴雨中，那动人的身影	125
杨 红（广东石油）	
有一种力量，让我们跨越山海	127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云端之路	130
邱怀超（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一袋戈壁土	135
江 杰（西北油田）	
河口会战的激情岁月	139
王守华（胜利油田）	
风沙挥不去历史的印痕	144
卢晓枫（中国石化机械）	
“从小烧瓶起步一直干到装置轰鸣”	151
徐峥辉（高桥石化）	
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绿色石化城	155
徐常威 柴润金（天津石化）	

为国“争”气，走遍巴山蜀水·····	158
单旭泽 袁 滨 胡彦林（经纬公司）	
乙烯球罐焊接攻关队的“五朵金花”·····	164
赵书萱（燕山石化）	
在胜利路上放歌·····	168
李佑群（地球物理公司）	
追逐梦想·····	172
李晓明（西南油气分公司）	
物探人·····	174
杨明生（地球物理公司北斗运营服务中心）	
石油工人的十二个月·····	176
王姜华（胜利油田）	
石油时光·····	180
朱蜀英（胜利油田）	
采油女工·····	181
刘能国（江汉油田）	



图克十年

夏卫红（中天合创）

十年前，一路向北，列车来到了鄂尔多斯。而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地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图克镇葫芦素村，它在地图上很难被找到。

那一年，我45岁，和天南海北汇聚而来的中国石化建设者一起，要在这片毛乌素沙漠里建设国内最大的煤化工企业。图克，在蒙古语中是“旗帜”的意思。我们就是要立志扛起煤化工的“旗帜”。

到葫芦素村，我喝的第一口水是咸的。我把水壶洗了半天，从水龙头再接水，还是咸的。后来才知道，我们用的是地下水，直接从地下打上来，含盐量高。这样的水还经常停，电也经常停。有一晚停电，同事起身拉开窗帘，调侃道：“看看星星吧，许个愿望以后不再停电。”

图克原本只有本地居民2000人。设计、土建、安装、监理等队伍全上来了，最多时，接近两万人。两万人的吃住，都是问题。我住的是4人一间宿舍，后来变成8人一间。再后来，周围租住的牧民家也住满了。没有专门的食堂，吃饭经常就坐在马路牙子上，或者蹲在沙坡上。风沙大的时候，沙子都能吹到碗里。

后来，我们建成了活动板房，终于不再租房了。活动板房不隔音，每晚伴着隔壁同事的呼噜声入眠。活动板房也不保温，冬天，一炉煤不到一夜就烧完了，后半夜温度下降，常常被冻醒。

在荒凉的毛乌素沙漠里生活，有多少不便？在荒凉的毛乌素沙漠里

开拓一份史无前例的煤化工事业，又有多少艰辛？建设者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和同事曾在厂区门口遇到刚干完活儿的兄弟们。我们拍摄了他们离开的背影，并把这些剪成视频，被“石化V视”称为“最美背影”刊发，赢得众多点赞。还记得采访他们时，问大家有什么心愿，其中的一位大哥说：“好好干完活儿，早一点回家。”他的愿望不大，却道出了很多建设者的心声。

十年的快乐也很多。没有住房、办公室，我们就不断租房、搬家。我们乐观地称自己是“新游牧人”，甚至把独特的塞外大漠风光当成工作之余的“福利”。秋天，叶金黄、草入场、栗归仓，白杨林能与胡杨林相媲美，每一片叶子都在闪着光。冬日，零下30摄氏度，我和伙伴一起到厂区旁的查干淖尔冰上（淖尔，在蒙古族语中是小湖泊的意思）拍照。不管是谁在冰上滑一跤，都能惹来笑声一片。

建工厂不容易，在沙漠里建工厂更不容易，但我们硬是把国家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从无到有建设起来了。

感谢十年图克生活的馈赠。这些年，苦乐参半的生活，远比想象得更为精彩。

 原载

2023年1月5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这个春节，我们团聚了

单旭泽 范世武（经纬公司）

1月21日，除夕。在山东东营，经纬公司胜利地质录井公司新疆录井部录井队长李继良的家中，一桌香气四溢、热气腾腾的年夜饭已摆好。三年没回家过年的李继良终于和父母妻儿团聚，吃上了团圆饭。

“爸妈、媳妇，你们在家操劳，辛苦了，我敬你们！”望着父母鬓角的银发和妻子深情的目光，李继良眼眶湿润，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虽然出征外部市场后，很难有机会陪你们过生日，也错过好多次过年团圆，但我许过很多愿，每个愿望里都有你们。”

2022年，李继良驻疆近300天。疫情3年，他作为一名有17年党龄的老党员，凭着严冬环境下施工的丰富经验，带队奋战北疆准噶尔盆地勘探录井，干出多口标杆井和1字号井。过年时，他只能和家人在手机屏幕里团圆。

2022年12月，北疆的施工队伍大部分都冬休回家了。

李继良带着SL245录井队施工的哈浅2-斜1井刚刚完钻，党支部书记范世武就给他下了指令：“你已经连续三年在井上过年了。你弟弟在沙特，你们兄弟俩都在外边，家里老人和孩子都指望媳妇说不过去。今年说什么也得让你回家过年。”

以前年轻，年少不知愁滋味。一到过年，李继良总会主动要求留下来过年值班，让刚结婚的同事回家过年。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当了爸

爸便有了牵挂，读懂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内涵。没有一种感情比亲情更浓烈，没有一种温暖比得上过年回家。

三个春节没回家，今年终于可以回家团聚了，李继良笑言：“都快忘了回家过年的滋味了。”

李继良赶紧忙完手头的工作。临走时，他想到邻井的录井兄弟喝水困难，跑到卡子口去拉了20桶水，把隔壁的哈山5录井队的饮水问题解决了，才放心地回到克拉玛依基地。

长时间在井队施工，人黑了也瘦了，头发也长了，怕老妈看到揪心，李继良从井上返回基地，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理发，收拾出一个精神小伙，准备出发。

2022年12月16日，李继良登机启程。飞机一落地，他直奔商场，买了一个大蛋糕，还买了父母、妻子、儿子的新衣服。他要和家人一起，把这个年过得红红火火。

上班16年来，李继良先后奔波在最艰苦的内蒙古、东北、新疆，在北疆一待就是12年。父母妻儿过生日，他在井上；结婚纪念日，他在搬迁；春节、中秋，他在率队出发的征途中……结婚14年了，陪妻子的时光屈指可数；儿子12岁了，12个生日他都错过了。

这次回家过年，李继良想把遗憾补上，提着大包小包刚到巷子口，就看见妻子儿子翘首企盼的身影。李继良一看儿子，个子都快赶上自己了，大半年没见长高了，衣服又买小了。

除夕，父母穿着李继良买的新衣服，嘴里埋怨乱花钱，脸上却挂着笑容，开心得像孩子一样。

这个春节，李继良陪着父母一起包饺子，聊聊自己在外工作的趣事；陪妻子赶大集，在乡火气息中感受着过年团圆的味道；陪儿子买鞭炮，把这三年缺席的烟火鞭炮燃得尽兴，让暖暖的亲情在春晚的背景音乐里萦绕着。

李继良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对很多录井人而言，万家团圆的时刻，他们都不是在家里，而是在岗位上，在新疆大漠、海上平台、海外戈壁……

在李继良心中，家，其实永远不会被忽略，它隐藏在心底最温柔最脆弱的地方。只是在井上忙碌施工的时候，在“大家”与“小家”之间选择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忘了“小家”，这也是他心里最愧疚的地方。

欢聚的时光总是短暂而仓促。大年初三，李继良接到项目上电话，有口井需要加深300米，急需地质技术员到位。放下电话，他迅速收拾好行囊，新的征程又要开启。

“爸爸，你放心，家里有我呢。”看着李继良的行囊，儿子开了口。

“行啊，好儿子！”李继良突然觉得儿子长大了。他笑着拥抱了儿子，泪光闪烁。

从家通向远方的路，既是终点，又是起点。李继良背上行囊，微笑着回头望望父母妻儿，还有窗台上开得正艳的水仙花，踏上征程，再出发。

**原载**

2023年2月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朝着太阳的方向奔跑

林 群（地球物理）

“清晨，我用跑步迎来第一缕阳光，让阳光映红我的笑脸，让我的笑容如阳光般温暖身边每一个人。”我是地球物理公司武汉勘查公司的一名员工，这是我为武汉女子马拉松代言时的一句话。我坚持晨跑已经15年了。

晨跑给了我脱胎换骨的变化。工作中，我积极上进；生活中，我阳光豁达。我跑过草原，跑过高原，也曾应邀参加过央视5台《城市之间》趣味游戏。

上学时，一个偶然机会，我参加了学校集训队。每天的晨跑让我变得健康、强壮。付出就有回报，我在学校女子400米、800米、1500米比赛中，均获得前几名的好成绩。

参加工作后，专注于学习岗位技能，我远离了跑道。孩子上学后，我从琐事中解脱出来。2007年冬季的一个早晨，我漫步来到湖北潜江广华体育场，看到曾经多次飞奔过的跑道，由煤屑变为了塑胶，周边设施也都焕然一新。油城的男女老少迎着朝霞，或快走，或慢跑，个个精神抖擞，活力十足。受到感染，我迈开了双腿。从此，便无法收住自己的脚步，晨跑坚持至今。

毕竟多年没有锻炼，刚开始晨跑时，800米、1500米还不觉得有什么，3000米就有点气喘吁吁了。恢复晨跑不久，适逢江汉油田组织职工迎春

长跑，我咬牙坚持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也正是这次比赛，让我增强了信心，坚定了重返赛场的决心。

通过网上报名，我第一次走出荆楚大地，只身前往扬州，参加了那里的万人半程马拉松赛。一路跑下来，虽然没有取得名次，却结识了全国各地的跑友，收获了一份惊喜。此后，我先后参加了省内迎奥运的沙市长跑赛、武汉江滩健康跑、东湖环保环湖赛等，成绩逐步提高。

2008年10月，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北京国际马拉松又鸣枪开赛。为了领略首都北京的文化气息，感受奥运的氛围，享受与各国名将同场奔跑的快乐，我毫不犹豫地奔赴北京，第一次参加了马拉松全程赛。跑到30千米时，喉咙开始“冒烟”，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我暗暗鼓励自己：我是石油人，是铁人的后代，不能丢脸，就是走也要走完全程。我咬紧牙关，用了4小时02分到达了终点，实现了全程马拉松的夙愿。

我想跑得更远看更美的风景，我相信有勇气就会有奇迹。拉萨是我的梦中之地，海拔3600多米，一般人到达2500米左右就会出现高原反应。在家里做了必要的心理调整以及刻苦的备战，抱着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念头，我最终站在了拉萨的赛场上，并获得第五名的成绩。

多年的晨跑，使我的身体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也让我领悟到了人生的快乐。速度不再是我追逐的目标，我知道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应是快乐的马拉松长跑；人生不在于跑得有多快，而在于跑得有多久。

我要一直奔跑下去……



原载

2023年2月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巴山深处有钻塔

张 均（华北石油工程）

清晨，大巴山慵懒得就像个没有睡醒的孩子，被一层薄雾笼罩着，山峦、翠柏、溪流、农家……映入眼帘的世界，到处都是若隐若现的神秘和美丽。

山道两旁农户家的炊烟袅袅升腾，幽静峡谷中潺潺的水流声悦耳动听。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几辆拉运着钻井设备的卡车，快速向着巴山深处行进；几只俏立在枝头的翠鸟被惊起，扑闪着翅膀飞向更远的树梢。

蜀道之难

华北石油工程西部分公司90152HB钻井队队长关山海正坐在钻井搬迁的卡车里，他们的目的地是元坝5井井场。

“打响头一炮，咱就没白来这一趟！”在入川誓师大会上，关山海嗓门洪亮地动员。这支刚刚圆满完成“亚洲第一深井”——塔深一井的英雄之师，辗转千里，再次投入祖国“川气东送”建设中。

设备从新疆起运入川，由于路途遥远，搬家车辆需要有人押运。“党员干部跟我上。”关山海第一个站出来带队押车。翻天山越秦岭、跨大漠渡黄河，近3000千米的路程，车队一走就是十几天，终于进入了四川境内。

“左转向！”“倒——倒——慢点……”离新井场越来越近，运输车

队也离开了高速公路，进入村镇公路，蒙蒙细雨不合时宜地从天而降。由于坡陡路滑，载有重型设备的运输车，上坡时必须前有推土机牵引，后有吊车协助，才能艰难前行。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关山海和同事们深深感受到这台具有9000米钻探能力的超高、超长、超宽的重型设备，在蜀道上行进的艰难。

路途艰辛还不算什么，最令关山海烦恼的是，近5米高的设备在沿途的村镇穿行。街道狭窄，电话线和网线如蜘蛛网般密布。为了让“巨无霸”们顺利通行，关山海和井队员工人手一根用竹竿制作的简易绝缘棒，挑线、疏通道路、指挥交通……40多千米的路程，大伙儿车上下要爬数十趟，雨水汗水混杂在一起，累得呼哧直喘。

一路艰难，一路行进。终于，车队抵达了元坝5井井场，关山海和同事们又马上投入紧张的设备安装工作中。

爱上鱼腥草

“关队，班组好几个兄弟生病了。”一天清晨，关山海听到班长葛序强的汇报，立刻来到员工宿舍。平日里一个个生龙活虎的石油汉子，有的感冒发烧，有的腹泻，有的甚至患上荨麻疹，满身起红疙瘩。

“这是水土不服。”井队医生纪英丽边给大家打针、配药，边焦急地说：“储备的药品马上就要用完了，这可怎么办？”

“别着急，我马上去镇卫生院求援。”关山海立刻乘车来到当地卫生院。卫生院的医生刘明清赶紧配齐井队员工所需药品，带上两名护士赶到井队生活区和纪英丽一起为员工输液、打针、消毒。几天后大家病情好转，关山海拉着刘明清的手表示感谢。刘明清摆摆手说：“应该的，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

绵绵的细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长年在这样的环境里施工，很多员工身上起了湿疹，抹上药膏也只能起一时之效，过段时间又会反复。刘明清就说：“吃鱼腥草，治湿疹最有效了。你们看，这山湾湾里到处都有鱼腥草。”刚开始吃时，很多人接受不了鱼腥草那股特有的腥味。后来，大家摆脱了湿疹困扰，也渐渐地爱上了鱼腥草。只要一有空，员工就会采些回来，用海椒、蒜汁凉拌，那味道美极了！

翻山越岭接管线

“嘿呦、嘿呦！”蜿蜒崎岖的山道上，十几个身着橘红工装的石油汉子，两人一组扛着一根根近20千克重的铁管，行走在山道上，吆喝声、号子声在山谷中层层回荡。

“兄弟们，休息会儿。”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关山海放下肩头的管子，揉揉红肿的肩头，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说，“有了水，咱们元坝5井就能顺利开钻了。”

“都说四川水量充沛，咋用水这么难呢。”队员马宝坤大口喘着气。

“谁让咱们的井场在半山腰上，只能到几百米的山下小溪里取水。”班长葛序强接过话茬儿，“橡胶管又不能承受这么大压力，只能用铁管接了。”

“没问题，兄弟们再加把劲！”说着话，关山海带头扛起管子，拨开浓密的杂草，慢慢摸索着向山脚下的小溪靠近。

前方有一个不小的陡坡。关山海决定先下去，让大家把管子顺下来。他将马宝坤递过来的棕绳在一棵大树上缠绕了几圈系牢，背身拽着绳子、蹬着陡坡，慢慢地接近坡底。

到达坡底后，关山海向上面挥手示意将铁管从上面顺下来。一根、两根、三根……管子不断地被顺了下来。“哎哟！”突然，马宝坤发出一声哀号，紧接着蹲下身子捂着额头。“咋了？”“没事吧？”班组的兄弟

赶紧围了过来。“马蜂蜇了我一下。”他的额头上瞬间就起了一个小红包。

“把毒挤出来就没事了。”张志强准备帮马宝坤挤额头上的包。

“不能挤，敷上药就不会有事了。”关山海一边说，一边小心地在四周挖来几棵蒲公英，揉碎后敷在马宝坤额头上。

之后，大家又扛起水管，蹚过峡谷中的小溪，终于来到了提前选好的水塘前，接管线、紧螺丝、拉电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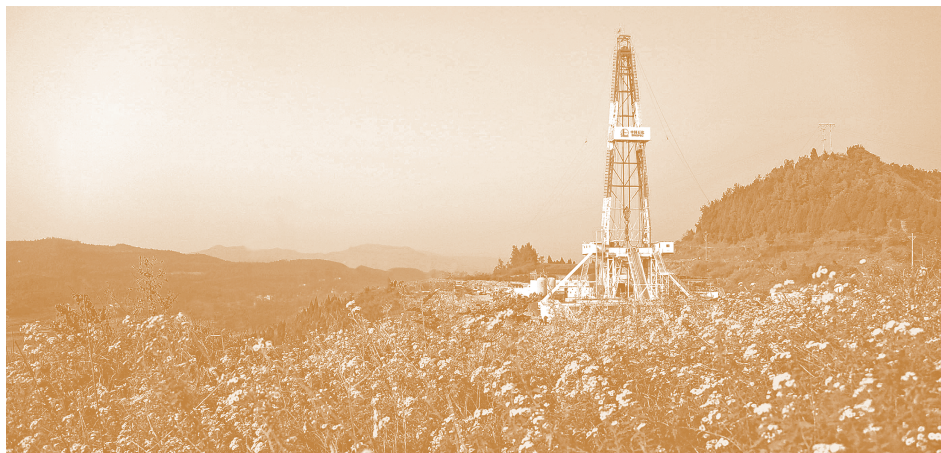
耀眼的阳光越来越强烈，穿透山谷中的薄雾，那雾气被阳光一照就像幕布一样被徐徐拉开了，翠柏、劲松更显苍翠。

经过两天的努力，溪水终于被泵入井场的蓄水池中。一张张疲惫的笑脸，在池水的掩映下显得英姿勃发。

大年三十，开钻

经过繁忙的准备，大年三十当天，元坝5井终于迎来了开钻的日子。这是西部分公司在四川元坝气田施工的第一口井。

“现在开钻！”随着一声令下，在礼炮、鼓乐鸣响声中，葛序强娴熟地开泵、开转盘、抬刹把，几个动作一气呵成，系着红绸的钻杆顺利钻



向地层深处。轰鸣的钻机声响彻在井场上空，一群白色的鸽子被惊醒了，打着嘹亮的鸽哨，划过寂静的大巴山直冲向蔚蓝色的天空。

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小乡村的宁静。“让我们进去看看吧。”“我们就想见见天然气是怎么被打出来的。”元坝5井井场外，周边村民携老扶幼，争相一睹钻机风采。

“老乡都想看个稀奇，不让进也不是办法。”为了让好奇的村民了解90152HB井队，关山海指派工作20多年的电器负责人张志勇为大家讲解：“你就当导游，带着老乡在边上看看，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是我国第一台9000米钻机。”在村民戴好安全帽，穿好工装后，张志勇分批带村民进场参观。

“过年你们都不回家呀？”“钻井可不能说歇就歇。再说，在井上，大伙儿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看春晚，热闹着呢！”

“你们辛苦了。”一个小伙子说，“这里早日打出天然气，我们就不用再远走他乡打工了，家门口的活儿都干不完呢！”

井场上，员工们有序忙碌着，为元坝5井二开做着准备。

“咣当，咣当！”甩钻具的声响，比新春的鞭炮声更响亮，回荡在大巴山上空……

（本文节选自长篇报告文学《巴山深处有钻塔》。该作品记录了华北石油工程公司90152HB钻井队在2006年完成塔深一井施工任务后，进入川东北元坝气田进行钻探施工的故事。全文发表于文学作品集《征程——石油工程公司十周年》，2022年12月出版发行。）

原载

2023年2月1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抓阄儿

江 杰（西北油田）

1月29日，早8点。窗外仍是黑黝黝的，乌鲁木齐冬天的夜总是很长。

西北油田工程院采油所技术专家杨祖国的母亲，把饭菜都摆上了桌，牛奶、鸡蛋、面包、稀饭和炒菜，盘盘碟碟10多个。

儿子和儿媳在一个单位，虽然不在一个岗位，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一天到晚地忙。今年春节，两人只在家待了一天就上班了。老太太心疼他们的身体，可又帮不上什么，只能把饭菜做得更好吃、更可口些。

吃早饭的时候，电视上正在播着春运的消息，返乡过节的人流又开始涌向大城市。

儿媳高秋英叫了一声：“妈呀，都开始上班了。我也得赶紧走，做个现场试验。”

杨祖国放下筷子：“什么叫你赶紧走？说好了，我下周一走的。”

“说好？你跟谁说好的？”

“我们所长啊！”

“你们所长？我跟我们所长也说好了，周日走，周一就能工作。”

“你讲不讲道理？”

工程院在乌鲁木齐，生产一线在南疆，现场试验都要在塔克拉玛干

沙漠里做。儿子儿媳每年都要在那里待大半年。

杨祖国的母亲没吱声。这些年，孙女孙子都是留在乌鲁木齐让她带着，可上学入托的事，她弄不懂。所以，每年临近开学，儿子儿媳都要留一个人把这事儿弄利落了，才放心地去南疆。

但每次，为了谁去谁留，两个人没少拌嘴。杨祖国曾经是“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目主持人；高秋英是院里的防腐专家，多次承担主持集团公司级科研项目。

在老人眼里，他们跟孩子一样，吵了好，好了吵，她总也哄不住。

儿子说项目3月份就验收了，心里不踏实。儿媳也说，马上开题的项目要与采油厂对接，不能拖。

老人私下希望儿媳留下来，说：“秋英，让祖国去。孩子在哪儿上学，他都不知道。”

儿媳不干了：“妈，您不能老惯着他。原来不管，今年必须让他管管，让他尽一下当爹的责任。”

老人觉得儿媳说得有理，于是又转过身劝儿子：“要不让秋英先去？你一个大老爷儿们，让着自己的媳妇不丢人。”

儿子嘟囔道：“这是工作，啥媳妇不媳妇。”

母亲生气了：“咋，有工作就不要媳妇了？”

杨祖国知道，在自己母亲那里，儿媳啥都对，永远对。

祖国求救地看了一眼两个孩子，灵机一动，问女儿紫宸：“紫宸，你说我和你妈谁去？”

紫宸回答：“你俩可真笨，这事儿特好办——抓阄儿。”

两口子对视一眼，同声说：“好，谁也不准赖皮！”

紫宸跑到自己房间写纸条，一会儿出来，把两张纸条展示给大家看。一个写着：去南疆，一个写着：留家里。然后又把纸条揉成两个小纸团。

紫宸刚放手，杨祖国闪电般地抢起一个。其实他心里并不知道抢哪

个更有把握，但觉得自己先抢肯定比媳妇挑剩下的好。没办法，所里一帮兄弟还等自己带着南下呢。

他打开纸团，上边赫然写着：留家里。

高秋英没动手里的纸团，看丈夫脸色就知道自己赢了。在母女俩的欢呼声里，杨祖国叹了口气。

他一脸沮丧地把纸条拍在桌上，回到房间。

高秋英打开手里的纸团，上边同样写着：留家里。

母女俩同时把食指放在嘴边：“嘘——”



原载

2023年2月2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勤俭持家代代传

秦 琪（华东石油工程）

清贫的生活，让父亲养成了勤俭的品格。为了“丰衣足食”，他常自己动手。

1965年，父亲来到胜利油田当了一名半工半读的技工学生。从农村出来的父亲，对外面世界充满新奇的同时，也会感到尴尬：长到20岁都不知内衣为何物的他，晚上在集体宿舍睡觉不敢脱长裤。于是，父亲决定自己扯布做一条短裤。他专门花半天工夫赶了一趟大集。卖布的大嫂告诉他，三尺布能做两条。父亲就扯回三尺布，自己画个纸样比画着下剪。裁剪出两条后，父亲不忍浪费剩下的布头，拼拼凑凑，竟然又做成一条。穿上自己裁剪和缝制的短裤，父亲再也不用顾虑睡觉“走光”的问题了。

父亲是家中的长子。为了供养3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他手里攥着38块钱的月工资，一分一厘都计划着花。为了省几分菜钱，他自创了一道菜品，美其名曰“咸食”。就是把盐粒炒热后倒入辣椒面和面糊，翻炒成干焦的小块状。这样处理后，不仅容易储存，还因为咸格外耐吃。父亲只需从食堂打回俩馒头，中间掰开夹进去一点儿“咸食”，就有滋有味地吃起来。同屋室友见了，馋兮兮拿了一块尝尝，却被齁得直摇头。偶尔，父亲也从食堂打份儿菜回来解解馋，待碗里的菜捞完，再取来暖瓶将热水冲进剩下的菜汤里，就成就了让他心满意足的“一菜一汤”。

后来父亲转战中原油田，成了家，靠勤劳的双手打造了不少家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油田时兴用捆绑包装箱的扁尼龙条编织各种菜篮子。父亲觉得自己也能做，就发动全家收集商场门口丢弃的尼龙条，再从中挑出品相好的，堆在阳台一角备用。很快，父亲就用粗铁丝扎出方方正正的底座。平日里，父亲上班，我们上学，“编篮工程”都是他下班后挤时间一天天“壮大”的。有时放学了，我也会蹲在父亲身边观看。父亲坐在小板凳上，两腿并拢，腿上搭块旧帆布，先戴上他那双宝贝补丁手套，将所有工具一字摆开，然后把篮子的骨架夹在两腿间，就开工了。尼龙条纵横交错，长尾巴在他怀里“蹿上蹿下”，跳跃着一格一格往前赶。每当赶到头，父亲就裁掉多余部分，再迅速拿打火机烤热，用力将两端的尼龙条捏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横圈。

有两天放学回家，我没看见父亲坐在阳台上编织的身影。问奶奶才得知，父亲遇到了拦路虎，“工程”卡壳了。原来是因为篮子底是正方形的，身子却要整成圆桶状，衔接处编出来的形状总不理想。

就在我感觉父亲可能要放弃的时候，有一天回家，竟然看到一个坚挺有样的半截篮子颇为“显摆”地立在阳台方凳上，大肚子圆鼓鼓的很招人喜爱。不言放弃的父亲，几经尝试终于突破了瓶颈，又信心百倍地投入“编篮工程”中。

在他手里，大大小小的菜篮子、方凳的坐垫、晾晒用的圆筛陆续出炉，一个个功能不同、形状各异、花样翻新的创意作品呈现在我们面前。邻里四舍见了，有的相中了要走一个，有的心痒前来学艺。父亲都一一满足要求，还开心地当起了师傅。

许多年后，我的儿子考上大学。一起逛商场时，儿子指着一款行李箱对我说：“我同学新买的这个。”神情中很是喜欢。我想了想，和儿子说：“家里有一个大红色的皮箱，前几年单位发的，没用过几次，还挺好的，可以给你用。”儿子就没再说什么。倒是我担心男孩子对红颜色有抵

触，后来又提过给他买新行李箱的事。儿子却说：“先用几年再换吧。”

这让我心里很是欣慰。看来父亲平日饭桌上那些勤俭持家的“碎碎念”，已经潜移默化地在儿孙身上奏效了。

 原载

2023年2月1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来自亿万年前的问候

祝 贺（华东石油工程）

前些日子，华东石油工程固井项目部接到任务，需从内蒙古赶赴山西进行煤层气固井施工。作为固井技术员，我便乘着工程车，赶往目的地。坐在车上看风景变幻，从内蒙古杭锦旗到山西吉县，从鄂尔多斯草原到壶口瀑布，从无垠的荒原到隧道重山，从鲜羊肉到甜苹果……

作为一个长江下游平原长大的孩子，在真正抵达崇山峻岭中间，被厚土拥抱时，才切实感受到山的伟大。此时，山路的陡险、旅途的颠簸，都算不上什么了。层层叠叠、高低起伏的山坡连接在一起，如波涛一般，铺展到天际，一直到目所不能及之处，留下的只有土地的黄。那一道道被称作“山沟沟”的沟壑，只有站在崖边向下看时，才明白它的陡峭与宽广。这些景状，对于山里长大的人或许再熟悉不过，而对于一个在平原上对混凝土颜色麻木的人来说，无疑是特别的。

施工井场的不远处，一面山的断层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有着一层界限分明的石英砂岩层。我从上面抠出一块小石头，默默凝视着。这样的石头看起来很是普通，建筑工地上随处可见，但对于一个石油人来说，这块小石头却蕴含着太多内涵。我可以说出这块石头的名字，可以辨出这块石头的年纪，可以想象出这块石头出生时的模样，但读不出它的故事，读不出它所经历的两亿年时光。这是一块属于三叠系的石头，在这座山上应该已经守候了很久，它经历过短暂而炙热的岩浆熔融，也经历



过漫长而清凉的流水洗刷。和山上所有的石头一样，不言，不语，却默默地记录下这颗星球的成长和时代的变迁。

记得在新疆工作时，和一位钻井队技术人员聊得挺投机。一天，他给我看了一眼他一直珍藏的“宝贝”——一枚兽骨化石，一块只有小拇指大小的条状石头。他告诉我，这是在一口井快钻达目的层时，井口的捞砂工偶然发现的。这小小的石头幸运地避开了钻头无情地碾轧，随着泥浆来到地面上，这才能够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小心地跟他确认是钻遇哪个地层时发现的，他哈哈一笑：“当然是一间房组了（钻探术语产油层的名称）。”虽然，答案如我所想，但我还是被这块来自奥陶纪的石头震撼了，触摸着这冰凉的石头，像是收到了一份来自4亿年前的问候。

之后，我也曾好奇地搜索这石头到底是什么兽骨化石，最后甚至连这块石头到底是不是一块兽骨化石，都不敢肯定了。不管答案如何，有一个想法已在我的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每一口井从勘探到开采，都是和历史的一次对话，都是石油工人报效祖国的一段颂唱。

诚然，我没有机会像考古学者一样，拿着放大镜端详一块块石头，去揣摩它的年代与故事。但对于一口几千米的深井来说，那不断地钻进过程，就是在不断地触摸更久远的历史。我们已经习惯了按照地质学的“系、统、组”来给地层分类，而渐渐忽略了地层年代的本身。确实，“亿”这个单位太大了，而在用它描述时间时就显得更加厚重。或许，正是这份历史的厚重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石油人；也正是勘探开发的过程，磨炼了石油人的意志品格。太多太多石油人远离故乡，远离亲人，走进荒野，走近寂寞，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乃至一生。我们每一名石油人，都像一块小小的石头，有石头般坚毅的品格，有大地般宽广的襟怀，像那深埋地下千万年的石头一般，厚实而悠久。

在岁月长河里，石油工人恪尽职守、奋勇争先，刷新了一项项纪录，创造了一次次辉煌，为祖国的发展输送着“工业的血液”。

手里拿着这块石头，突然有一种在西安碑林里触摸碑文的感觉。只不过，读石碑是读碑上文字的故事，读的是人赋予石头的价值；而读石头，读的是石头本身，读的是石头赋予人的精神。

于是，我把那块石英砂岩块又嵌回了石缝中。它属于这片最美的大地，属于这个最好的时代！

 原载

2023年2月2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穿过塔林的那束光

张玉香（沧州炼化）

参加工作不久的一天傍晚，我爬上30多米高的塔顶，落日的余晖穿过塔林洒在身上，如同长者静静地陪伴，温润柔和。那一刻，我清晰看到以后的日子将与这夕阳下静静矗立的塔林相伴，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希冀。

多年以后，想到当时的情景，想起穿过塔林的那束光，焦躁的心仍能瞬间平静下来。我想倾尽心力去拥抱这片土地。

22岁到大运河畔的沧州炼化工作，至今已有26个年头。在成长的足迹中，青春的光影留给了炼塔，心也与这片土地慢慢融为一体。

与塔林和平共处必须守“规矩”，可惜刚上班的我还不知道这一点。在车间倒班没多久，师傅带着我去给凝缩油罐脱水。他上平台开阀，让我在地面盯着切水口及时告知他出水情况。师傅上平台前一再叮嘱我，一定要站在上风口并与切水口保持一定距离。而第一次参与现场操作的我满脑子兴奋，想的却是如何好好表现一下。当师傅不断开大阀门而切水口仍无动静时，我早已忘了他的嘱咐，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地面切水口前，蹲下身凑近去看。师傅回头看不到我，急得“咚咚咚”一路小跑从扶梯下来，一把拽起我拉到了几米开外，边走边训“你不要命了”。

当我被师傅训得眼泪都快掉落的时候，听到身后“噗”的一声，回头看时，黑乎乎的污水冲开堵塞物正从切水口向外喷射。假如我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污水势必喷我一脸；污水中一旦带有硫化氢，我极可能

当时就倒在了那里。那天的一身冷汗，是塔林给我上的第一课。

投身炼塔这个大熔炉，要始终充满血性。早些时候，清塔清罐全由员工自己干。和我一个岗位的小伙子，太高个儿，很白净，烫了头发，穿衣服也特别讲究。大检修安排他清催化剂罐，我本以为他会矫情一下。没想到他没有丝毫犹豫，换好检修服就去了现场。清塔出来，走个照面我愣没认出是他。见到我们，他也并不在乎自己的形象，坦然咧嘴一笑。一名机组岗位的女同事，时尚前卫，检修时为避免油污渗透到检修服里，就拿几张白色吸油纸往后腰一塞，大大咧咧跟着几个男同事就去清油箱了。

那次检修，我见到了太多同事清塔、除焦、淘泥的身影。他们在黑乎乎的罐底挥着铁锹的身影，他们渗透检修服的汗水，他们带着满脸油污的笑容，让整个塔林升腾起蓬勃向上的朝气，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倒班14年，在塔林里穿梭，我早已把自己练成了女汉子。曾在停电后跟着男同事飞奔去黑乎乎的装置区，打着手电上空冷进行应急操作；也曾多次在滴水成冰的冬日，抱着胶皮带用蒸汽给采样口化冻。有工作任务时，爬管排上塔是常事。一次极寒天气上夜班，精丙烯塔顶压力表冻凝失灵，我带着仪表维修人员，大半夜登直梯爬上30多米高的塔顶去处理，迎接我们的是刀子一般的寒风。在钢铁铸成的塔林面前，负责现场操作的员工，绝不能把性别和体弱当作降低工作质量的借口。

与塔林亲密接触14年，我尽心尽力做一名合格的守卫者。2010年转岗，原岗位小妹妹抱着我的脖子哭。那时我想，自己至少在同事眼里还留下了一个能吃苦敢拼搏的形象；至少，无愧于穿过塔林的那束光……

原载

2023年3月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惠州的雨

蔡文莉（江汉油田）

广东惠州的雨，颇为新奇。我见过湖北的雨，缠绵悱恻；我见过云南的雨，清丽婉转；我见过山东的雨，豪爽畅快。而惠州的雨，经常叫人措手不及。

艳阳高照的碧空，突然之间暴雨如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覆盖城镇和村落。行人奔跑、积水四溅，红花湿答答躲在肥壮的绿叶间，极目处皆是一片苍茫，唯有雨声“哗哗”如盖。阵雨过后，碧空如洗，阳光刚透过云层照射着大地，又一阵大雨没头没脑倾盆而下，砸向地面。晴雨往复，阳光和暴雨交替长达数月，不分昼夜，狂暴率性，亦是惠州一奇。

雨令惠州拥有了美丽别致的岭南风情，但对于石油工程建设公司江汉油建的建设者来说，那雨是苦笑、是无奈，更是“马拉松式”的挑战。

“只有40天的无雨施工期。”提起惠州的雨，在粤东管网惠州至海丰干线项目施工的一机组长王建直摇头。每年4月到9月，大雨小雨雷阵雨，让山区施工举步维艰。为了赶在惠州的雨季来临之前拿下主体工程，项目部99名员工在大年初七就分别从陕西、山东、河北、河南、湖北等地星夜兼程，集结在莲花山脉深处，啃“骨头”战难点，只为尽快打造出一条造福惠州人民的天然气管道。

去年，他们有150天跟雨斗智斗勇抢时间。山林里潮湿闷热，每前进进一步都要用砍刀劈开疯长的藤蔓和荆棘。雨水从参天大树上“簌簌”落下，伴随着黏腻的汗水滚落在放线人的脖颈、手臂上。粗重的喘息声中，他们一手不停地挥舞赶走迎面扑来的蚊蝇，一手抓住藤树向上攀爬，还要随时提防躲在暗处的毒蛇、红蚁。

在坝仔村112号桩施工时，突如其来的大雨“噼里啪啦”砸向一台刚送过来价值几十万元的内对口器，在“保护设备”的声音中，一群红色工衣迅速行动，顶风冒雨拿上篷布和雨衣遮挡内对口器，直到20分钟后雨势渐小，浑身湿透的他们才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你看到那片沼泽地了吗？”顺着王建的指引，我看到一大片沼泽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雪白的芦花悠然摇曳，几只尖嘴的鸟儿扑棱着翅膀掠过蜿蜒的管道。此景甚美。

去年8月，盛夏酷热，他们在这片广袤的沼泽地进行水域敷设。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王建和机组员工采用挖掘机挖出沟渠、水泵日夜抽水的施工方案抓紧施工。惠州的天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明明天气预报是晴天，却常常风雨突至，劈头盖脸把他们淋成“落汤鸡”，再在腥臭的泥水中一搅，活脱脱一个个泥猴子。整整5天5夜，他们的工衣干了湿，湿了干。就这样，大家忍着蚊虫的叮咬和淤泥的污浊，最终提前10天完成施工任务。

看我双眼睁大、嘴巴紧抿的震惊模样，王建爽朗地笑了：“经过近一年的摸索，我们已经有了和一些和惠州的雨打交道的经验。”他还自豪地告诉我“秘诀”：每日关注天气预报，随时做好安全措施。对油建人来说，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对喽，提前准备好一套工衣，这样就行了”。

岭南风光如画、果实丰美、人文雅韵，惠州的雨功不可没。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风风雨雨皆有情。作为走遍祖国各地的石油建设者，我

们接受和尊重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走进她，了解她，用智慧与自然和谐共处，完成石化建设者的光荣使命。



原载

2023年3月1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密林中，寻找一朵“红云”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在贵州遵义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用来形容当地的天气和地势再恰当不过。

初春时节，延绵起伏的灰青色山峦总是被雾气缠绕，夜雨时常敲得屋檐和树叶啪啪作响。然而，这如梦似幻的环境里，山路逼仄、山体湿滑，导致线难摆、炮难放，让地球物理公司南方分公司物探SGC2131队吃尽苦头。

四驱皮卡在逼仄的蛇形山路上盘旋上行，像一只浇铸了泥浆的绿色甲壳虫。路两侧是壁立千仞的山体和长沟大坡，甚至悬崖。在每一个与岩石擦肩而过的拐弯处，我总能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感受面部肌肉不自然的变化。拐弯处时常看到有中国石化标识的安全指示牌，写着“路陡坡滑 小心驾驶”。“项目踏勘的时候，我们就识别出很多危险路段，装上警示牌，既提醒员工也给过往的老乡提个醒。”地很湿滑，李东生一面小心驾驶一面跟我聊起路况。李东生是SGC2131队“新场南、良村北”三维项目的宣传员，这次带我们去大山里采访放线工。

当我置身于大山之中，所有诗意的感觉荡然无存。窄得只容一车通行的小路曲折蜿蜒，看不到尽头，青色的松树、杉树、柏树高大茂盛，那种密不透风的气势形成一种压迫感，使人恐惧。

在三岔路口拐弯，再上一段近60度的斜坡，车停下了。前头是一户

老乡的房子，路断在这里。这时，李东生看到山上一个穿红工衣背着蓝色背篓的放线工。“没错，就是这儿！”他边说边下车，呼喊那名红工衣，并抄起摄像机大步去追他，我一路小跑跟在后面。最开始爬山，我还能看到那个背着蓝色背篓的放线工，几步之后他就不见了。很快，我也被李东生甩在后头。为了不拖累他，我决定原地等他。10分钟后，李东生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一脸沮丧：“没跟上，他比兔子跑得都快。”放线工每天都有施工任务。天色微亮时，就用检波器把背篓塞得满满的，踩着露水负重上山。为了赶进度，每个人都练就了“飞毛腿”的功夫。

隐入密林的放线工就像一朵红色的云彩，在我的视线里只留下一个身影，倏忽就飘走了，我甚至都没看到他的脸。“想追上他，就在山那头等他。”李东生边说边上车。但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车停在断头路上无法调头。正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老乡从房子里走出来。“进来嘛，进来嘛，转一下哈……”方言很纯粹，但我还是听懂了。老乡挪开院子里的竹竿，李东生一把方向盘就把车头调过来了。“老乡，您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问他。老乡指指我们身上的红工衣和车门上印的“中国石化地球物理公司南方分公司”几个字笑着说：“搞油的，搞气的，做好事的。”

沿路下山，来时的恐惧感已完全消失，我的心里被另一种情绪充满着，激荡着，感动着。

“看那儿！”李东生说着，很快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葱茏的莽林间，一个红点若隐若现，像澄澈大湖里一尾游鱼，像庄稼地里一株谷穗。

我心里很清楚，相距这么远，我们不可能追上他。他是大山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山是他的襁褓，树是他的根，爬山是他最重要的生命体验。

车继续在大山里穿行，寻找“红云”的影子。快到山下时，一片“红云”落在我们视野中，他们是刚刚完成放线任务的放线工。东生架起

摄像机，在一畦盛开的油菜地旁将他们定格在方寸镜头里——黝黑的脸庞、疲惫的笑容、泥塑的双腿、矫健的步伐。

在大山里的这段时光，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石油是具体而明确的：比如工厂里大型机器的运转，城市繁华街道的车水马龙……石油已经变成符号和标签，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谁会把它和深山莽林里一个叫“放线工”的群体联系起来呢？在他们身上，你找不到任何与石油符号和标签有关的元素，他们只是习惯用脚板为大地诊脉。他们不停地行走，不断地翻越，偶尔停下来擦一把汗喝一口水，再背上背篓，很快消失在更深更远的密林里……



原载

2023年3月2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在沙漠公路上“玩数字游戏”

张国旗（中原石油工程）

在中原石油工程塔里木分公司紧张忙碌的生产运行大厅里，生产调度们忙着接打电话，安排一天的工作，从他们的嘴里会不时地跳出一些数字：65、54、187、238、319……

如果你是刚来南疆工作，肯定听得一头雾水。如果你是一位“老新疆”，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在给司机或者协作单位的人指路呢！

我刚来新疆工作时，就经历过这样的尴尬。去调度室问到哪个队怎么走，调度们也是用这些跳跃的数字给我描述：“187左拐，走到54，右拐25千米就到了。”

看着我疑惑不解的表情，调度们会耐心地解释：“告诉司机这句话就行，他们都找得到的！”

果不其然，你只要给司机说了这些数字，在路上只管放心睡觉，司机准能把你送到要去的井队。为此，我还非常佩服塔里木分公司西北督查站的陈安波。他在新疆工作十多年，这些数字在他脑子里仿佛就是一张无形的电子地图。每逢我们换了新司机，陈安波基本就是一本“活地图”，到哪个路口怎么拐，他张口即来。

在新疆工作了半年，每日驱车奔波在西北油田塔河、顺北等工区，我也逐渐明白了这些数字的意义：65，就是沙漠公路65千米处右拐去塔里木油田采油三队的路口；54，就是轮克公路54千米处，是西北油田采

油二厂的一个作业点，那里有几个商店和饭店，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一对东北夫妇开的“久久鸭脖”店，是石油人在塔河工区作业一个临时落脚点；187，就是库东路过去几百米的十字路口；238，就是沙漠公路238千米处向右转去顺北工区的拐口……

后来，我也逐渐明白了工作在戈壁大漠的中国石化人为什么会用数字来描述道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不管是红柳婆娑、一望无际的塔河老区，还是在沙海起伏、大漠孤烟的顺北深地，能够作为标识的村庄、乡镇少之又少。聪明的石油人不得已，才使用这戈壁大漠中少有的几条主路的路碑数字作为标记，用多了也就在每个石油人的脑海中形成了“活地图”。

所以，不管是在井位星罗棋布的塔河老区，还是去往沙漠深处的顺北新区井场；不管是在为数不多的几条柏油路上，还是在通往新井的砂石路上，只要有路就必有路牌，只要有路牌，上面就必有公里数。哪怕这些数字刚被肆虐的沙尘暴吹得模糊了，也一定有人立即用毛笔或者是自喷漆重新喷上数字。因为，这些数字是石油人找油找气的航标灯。

感谢这些跳跃在戈壁大漠中可爱的数字，是他们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原载

2023年3月2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气钻伏“苍龙”

田其中（中原石油工程）

能源，关乎国计民生。油气资源深藏地下，重要的采掘手段和方式就是石油钻井。制约钻井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其难堪比上天、下海。但即使有再多的制约和阻碍，人们也会想方设法找到克难攻关的技术手段。

目前，国内外石油钻井领域最清洁、最环保的技术手段之一是气相钻井。顾名思义，就是以气体（空气、氮气或其他气体）作为钻井介质，代替液相钻井液，实施石油钻井的一种技术。



应运而生

中原气体钻井分公司因普光气田开发而生，经过短短十多年的发展，技术水平已占据国内领先地位。

2006年7月，在四川南充高坪区工业园区内，一支石油气体钻井队伍应运而生。这就是中原石油工程技术公司气体钻井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原气钻）的前身。准确来说，它是应川气东送主力气田——普光气田开发建设而生的。2021年7月1日，中原气体钻井分公司正式成立。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原气钻已誉满国内，技术水平占据国内领先地位。

普光气田是迄今为止亚洲最大、全球第二大高酸性海相气田。为安全、高效、绿色开发建设这一特大海相整装气田，开发者采用了先进的欠平衡钻井技术。欠平衡钻井技术应用之前是近平衡和过平衡钻井技术。相较于前者，欠平衡钻井技术更利于发现和保护低压油气藏，减少油层污染，提高机械钻速，降低钻井成本。这种技术是目前国内外应用最广泛、最常见的石油钻井技术。

现如今，中原气钻历经十多年发展，已形成5项主体工艺技术和6项配套技术，且具有中国石化气体钻井技术服务甲级资质，并在国内多个工区创出多项新纪录。

谈起气体钻井，主管生产技术的副经理蒋小华神采飞扬。蒋小华毕业于西南石油大学石油工程专业，祖籍四川达州渠县。那里崇山峻岭、人杰地灵，是著名的汉阙之乡、诗词歌赋之乡、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小时候，他的志向是做一名铺路架桥的工程师。结果考大学那年，家乡发现了特大油气田——普光气田。从小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他，临时改了主意，把报考专业土木工程改成石油工程。他一毕业就来到中原油田，分到管具工程处空气钻项目部，经过十多年历练，已成长成为一名业务全面、技术精湛、现场施工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

蒋小华介绍，他们的气体钻井施工区域遍布国内川、渝、黔等十多个省市。截至2022年底，已完成282余井次的气体钻井、240余井次的液相欠平衡钻井，气体钻井进尺突破50多万米，创多项国内新纪录，早在国内树立了“中原气钻”的金字招牌。“目前无论是技术能力、装备水平，还是施工业绩、整体实力，我们在国内都处于领先地位。”他的言语中是满满的自豪。

饮誉巴蜀

随着普光、元坝和涪陵页岩气田的相继发现，他们的主战场逐步转到广袤的川渝地区。在一次次施工中，他们凭借过硬的技术和作风，收获了甲方嘉许连连。

巴山蜀水秀。为配合国家川气东送战略的实施，中原气钻抽调精兵强将，进驻四川普光、元坝、毛坝、巴中和重庆涪陵、焦石等区块精细施工，并相继在元陆3、枫1、元坝8、宣汉1、元深1等重点井创出国内高指标纪录。

在普光区块，他们针对大湾405-4H井气钻中出水出气、易卡易塌等难题，大胆采用硬胶强抑制泡沫钻井技术，有力保证了上部陆相地层安全顺利施工，较氮气钻节约成本五分之三，创中国石化首次应用泡沫液钻穿须家河纪录。

位于川北苍溪县鸳溪镇弓岭村的元深1井是勘探分公司部署的一口重点探井。施工中，中原气钻优化气钻工艺，大胆采用空气泡沫钻井，解决大尺寸井眼携砂难问题，实现科学、清洁、安全施工。对此，甲方嘉许连连。

在通南巴区块，他们服务的马1-11井采用氮气钻，目的是利于发现和保护油气层。这是他们首次采用氮气钻油气层。为此，他们忙活了半

年，设备上井后又安装调试。晴天，他们挥汗如雨，顶着毒辣辣的太阳安装管线，脸被晒得黑黢黢的；雨天，冒雨调试设备仪器，橘红色工服里面是汗水，外面是雨水，穿在身上特别难受。圆满完成施工任务后，他们受到上级表扬，称赞其展现了吃大苦、耐大劳的铁军精神。

开疆拓土

牛刀初试，锋芒乍现，订单一下子滚滚而来。他们四面出击，足迹遍布国内十多个省区市。

然而，随着普光气田开发建设任务的完成，中原气钻的工作量出现断崖式下跌。人要吃饭，设备要折旧，企业要发展，而工作量骤减，无异于水沸等米，焉能不急？设备折旧更是硬指标，沉重的经营压力像千斤坠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2010年，中原气钻经理周勇带着团队成员一家家跑市场。国内较早打开的是青海市场，他们中标了青海油田鄂深2井液相欠平衡技术服务。



这是年轻有为、业务精湛的技术主管刘广辉带队负责的。

说起那次远征，刘广辉对青海柴达木盆地亘古荒凉的景象还记忆犹新：“全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氧气吸不饱；8月飞雪白，四季穿棉袄。”

地上环境条件艰苦，地下更是险象环生。该井位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是甲方部署在鄂博梁3构造带上的一口重点预探井，地层流

体活跃，且多次发生溢流。他们及时调整泥浆密度，使之与地层压力差缩小至合适范围，最终化险为夷，顺利完工，一举扬名青海。

牛刀初试，锋芒乍现，订单一下子滚滚而来。他们四面出击，迅速占领国内各个市场，足迹遍布国内十多个省区市。

刘广辉又马不停蹄率队挺进东北，再次领略了东北冰天雪地的严寒。他们中标了东北石油局部署在吉林松原的腰平15井。这是一口高难度水平井，甲方为最大限度保护油气层，指定采用液相欠平衡技术。他们当年11月上去，一直干到来年1月底。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间。当时，井场零下40摄氏度，呵气成霜、滴水成冰。他们凭着过硬的作风，圆满高效完成施工任务，受到甲方高度认可。

市场打开了。接下来几年，他们转战大江南北。副经理陈星颖、蒋小华率队赴新疆大漠戈壁，先承担托甫127井液相欠平衡服务，不仅圆满完成施工任务，还创中石化服务井段最深纪录。

他们还采取精细控压技术服务顺北16X井。蒋小华说，这是一项提高井控安全的新技术，能有效减少井控风险，及时发现并有效控制井涌井漏，降低非生产时间和钻井成本。他们的出色表现，让甲方赞不绝口，并多次组织赴现场参观学习。这是他们掌握的独门绝技，很快成为拓市创效的又一技术利器。

赓续血脉

他们身上流淌着父辈们为国分忧、无私奉献的热血激情；精神上赓续着石油人舍家忘我、拼搏奋斗的铁血基因。

这支40多人的年轻团队，不少都是油二代、油三代。

队长贾晖也是油二代，他带着七八个弟兄，今年已干了4口井。他父亲是“老石油”，2018年因病去世。当时，他在井上，没来得及见老人最

后一面。人人有难言的苦，家家有难念的经。虽然不开心的事很多，但一干起工作来，他还是有使不完的劲儿，处处身先士卒。我们在车间见到他时，他正挥汗如雨，带领大家为旋转防喷器试压。他说刚来一批学徒工，都是新手，得边干边学，尽快把他们带好，让他们独立顶岗。

保管员郑洪彦是唯一驻守南充基地的女同志，一人看管着大大小小的好几座库房。走进她值守的库房，各种物件码放得整整齐齐，擦拭得油光锃亮。郑洪彦来这儿工作已有两年了。一家三口，分居三地，丈夫在中原油田濮东采油厂，女儿在外地上大学。她的父亲也是中原油田的一名普通工人。按说，长大后会有多种选择，但她还是选择了石油工作，从碧玉年华的妙龄少女，到不惑之年的人妻人母，不为其他，就为传承父辈执着的信念和对工作的坚守，执着的是对石油事业的一腔热爱，坚守的是对石油的一生情缘。

这是流淌在骨子里的血脉忠诚，是烙在心坎上的红色基因。

我的耳边不由响起那首《我为祖国献石油》：“头顶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迎朝霞，昆仑山下送晚霞……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

显然，他们早把嘉陵江边的石油基地当成了自己的家。

原载

2023年4月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嘘，不要惊动了小客人”

田宏远 王 婷（经纬公司）

“嘘——轻点，别开灯，不要惊动了小客人。”5月7日晚，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树梢，位于四川盆地龙泉山的经纬公司西南测控公司洪安器材库笼罩在静静的夜色中。员工宿舍与库房一路之隔，下班回来的王利平和杨宗安蹑手蹑脚地推开宿舍门，摸索着走进房间。

在宿舍二楼的客厅，一对小燕子在吊灯上筑巢安了家。燕子是有灵性的吉祥鸟，小燕子的到来，让员工们很是欣喜。

这些天，两只小燕子忙忙碌碌地叼着稀泥、草棍、树叶，通过楼道拐几个弯飞到客厅筑巢。筑巢期间产生了“建筑垃圾和粪便”，员工们便找来大纸盒放在地上接着。晚上，为了不打扰忙碌一天的小燕子，大家连灯也不敢开。

洪安器材库是用来存放地球物理测井和油气层射孔用的火工品等的专用器材库。燕子筑巢对环境的安全性有着苛刻的选择，和谐的氛围、安静的环境、附近丰富的食物，都是燕子首先考虑的因素。在“弹药库”建家，是小燕子“看走眼了”吗？

“小燕子在这里安家已经不止一年了，除了小燕子，来这里安家的小生灵还有很多呢。”王利平介绍。他记得，去年“家”里也来过一家小燕子，燕妈妈在这里生下了5只可爱的小宝宝。为了让燕子出去觅食不用穿门廊越过道，员工们宁可自己夜里被蚊虫叮咬，也要为小燕子打开客厅

的纱窗。几周后，燕爸爸、燕妈妈带着小燕子练习飞翔和觅食，看着小燕子在爸爸妈妈的悉心照料下茁壮成长，员工们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是这里的绿色、员工们的友爱吸引了小燕子。”在这里工作多年的西南测控公司危险品管理中心主任陈文指着站门口一排郁郁葱葱的大榕树说。

陈文说，这排大榕树是洪安器材库10年前初建时，他和员工们一起栽下的。它们像绿色哨兵一样，不仅成为库区的第一道风景，而且成为预防雨季山体滑坡的绿色屏障。

洪安专用器材库位于大山深处。多年来，员工们以打造大山里的“幸福之家”“绿色之家”为目标，与环境和谐相处，与动物和睦为邻。目前，已经在库区内外种植榕树、桉树、柏树等乔木，以及枇杷、樱桃、柚子等果树1000多棵，种植草坪4000多平方米，站内绿化率达60%以上。

**原载**

2023年5月1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站在荒野的脊梁上

夏 梅 李 敏（江汉油田）

从空中俯瞰，伫立在江汉平原上的一座座油井，像是荒野挺立的脊梁。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站在荒野的脊梁上，日复一日检泵、挤堵、找漏，最终让油井恢复活力，被称为“油井医生”。他们有着共同的名字——作业工。

江汉油田的600余名作业工，为了保油上产，长年与荒野为伴，逐井而居。

在作业工眼中，比天上的星星更早亮起来的，是井场上的灯。

19点，广2平15井现场，在做完巡检、整改、班前会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后，作业工正忙着起出原井管柱。伴着通井机的轰鸣，明亮的灯光打在身上。方寸之间的井口，伍峰已经站了15年。伍峰是试油133队试油二班的井架工。和数不清的夜晚一样，今晚他和工友们又要熬大夜了。

四周枯黄的芦苇隐没在夜色中，群星在头顶闪耀，然而没有人在意这些，低头干活儿才是作业工的常态。

吊卡固定在油管上，把吊臂卡在吊卡两边，上提油管，液压钳卸扣……每天，作为井架工的伍峰和工友要重复几百次这样的动作。两个人动作默契，彼此几乎没有交流，更没有理会我们的到来。

爬上通井机，看到的是司钻熟练操作各个按钮，配合井架工完成每

一个动作，确保每一根管柱都顺利起出。场地工则是在油管桥尾部，将起出的油管撬到管桥上。

站了4个小时后，伍峰他们会休息10分钟。趁着间隙，我们和他们聊了起来。这个天气很舒服，晚上不太冷，也不热。伍峰说三四月是作业工喜欢的月份。但是也怕这个季节，因为雨水多。“工衣外面套雨衣，行动很不方便，视线也不好。”伍峰解释。

重复的体力劳动枯燥如影随形，或许哼唱、聊天可以稍稍缓解，但工作时并没有人说话。

“怕说话分散了注意力，注意力一分散手上的活儿容易出错，一旦出错就有可能发生安全事故。”伍峰间接回答了刚才不理睬我们的原因。

一年中，作业工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夜班，从暗夜到黎明，他们感受过太多次。

五六平方米的值班房内，一张桌子和一排50厘米高的靠墙窄柜几乎占满整个空间。

短暂的休息时间，大家靠在柜子上、坐在椅子上。靠墙的柜子里面可以放棉被，上面放着两张薄薄的垫子。“休息的时候，柜子上面躺两个，垫子铺地上能躺两个，人多的话只能去旁边的工具间或者外面的地上。”伍峰告诉我们。

打开随意卷在尼龙袋子里的被子，摸了一下，潮湿、油腻。

谁又不爱干净呢？张春华总是随身带着白色小毛巾。在成为作业工之前，张春华就知道会与油污为伴，但是又忍不住做些矛盾的事：井口的工具一会儿就会沾上原油，可使用前，他总是仔细地擦干净。“工具干净点不容易滑手”。

坐了一会儿，他们又重新走进夜色、走到灯光下，继续忙碌。

在起到第152根管柱时，油管内开始涌出原油。张春华顾不上许多，拿来蛇皮袋套在油管下方，再戴上胶皮手套，一点一点清理井口上的原

油。原油不落地是他们必须做到的。

一直忙碌到凌晨3点，他们才回到值班房，在垫子上躺了一两个小时。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起油管进入收尾。

日出对很多人来说是件浪漫的事，但刚来实习半年的靳兴却说：“日出都看腻了。”

早上8点，钟113-斜27井检泵作业现场，交接班结束后，试油131队一班员工开始巡检。

班长杜丽伟今天负责司钻，和其他人一样，围绕自己的岗位开始一一检查，并做好记录。

“司钻发现的问题是保险绳活绳头外窜10厘米，蹦绳线落地……”
“井架工风险是井口站踩板不平，两块站踩板之间有5厘米间隙……”

每个人结合自己的岗位汇报发现的问题，做当天的风险分析和防控措施。7分钟的班前会，没提安全，却句句围绕安全。

会后，大家回到各自岗位，进行整改。

因为该井含有硫化氢，开工前杜丽伟和工友穿戴好空气呼吸器，检测井口硫化氢含量，在确认数值为零后，架上两台鼓风机。

等到逃生演练结束，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现场作业才正式开始。

“现在作业和以前不一样，安全要求特别高。”杜丽伟说，安全管理严格，他们的工作量也相应多了，再加上起管杆限速，工作速度降了下来。

事变多了，速度就会慢下来，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笔明白账：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他们才能拿到工时，不然干再多都是零。

午饭时我们跟着作业工一起，坐在井场外的草地上吃着食堂送来的盒饭。

脱下胶皮手套，杜丽伟露出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而变形的手指，“以前大家都夸我的手好看”。

看着旁边新入职员工曾志伟，杜丽伟有些感慨：“我以前跟他一样，

很白，瓜子脸。”

长年在荒野，脸再没白过，但杜丽伟力气变大了很多，“最开始吊卡要两个手才能抱起，现在单手就能拿起”。

如今，机械化、自动化让大家的工作相比以往手拉肩扛的年代轻松些。

吃完饭，坐了一会儿，巡检、硫化氢测试等一系列工作再次重复后，下油管作业继续。这口井作业结束，他们会去新的井上进行作业。日子在循环往复中不断前行。

后记：

“钻井苦、物探累，又苦又累作业队。”这句顺口溜，在油田各行业中流传已久。采访时，我们听到作业工口中最多的一句是“习惯了”，习惯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习惯了待在野外，习惯了上夜班。

作业现场我们去过很多次，像这次这样近距离跟着却是第一次。

走近作业工，发现狭小的井场，逼仄到4个人躺下都显拥挤的值班房，便是他们的全部活动场所；但作业工的舞台也很大，从老新到拖市，从丫角到洪湖，一年下来，平均每个人要跑上万公里。

无边无际的荒野，是他们的作业空间，更是他们的广阔天地。



原载

2023年5月1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焊花里的妈妈

刘江涛（西北油田）

5月6日晚上回到宿舍，第一件事就是和妈视频。自从到戈壁大漠工作以来，每个周六晚上，都是我和妈连线的亲情时刻。

妈会把一周来的大事小情，一股脑儿诉说给我听。这些年离家的日子，和妈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妈似乎想把小时候没能给我说的那些话全都补回来。

小时候，我们一群小孩子玩够了，就惦记一件事儿——找妈。我们吵着找妈，常把奶奶闹得没办法。那时候，在胜利油田工作的爸和妈，常常要外出施工，一出门就得十天半月，奶奶也不知该去哪里找。

有一年，家附近的盐碱滩上要铺设一条管道，妈和同事就在那里干活儿。一天，奶奶被我们闹得实在没办法，便准备带着我们过去。奶奶说，人家公家规定，不让外人近前，只能在远处看。

那是夏天，我们到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但漫天的火烧云仿佛把天空点燃。一条巨龙般的输油管道，从晚霞深处蜿蜒而来，不远处，一簇簇此起彼伏、循序明灭的焊花飞溅着。

“走，找妈去！”一群孩子哪里还听得到奶奶在背后的呼喊，一个个沿着管道飞奔散去。每走近一个忙碌的人，就大声喊妈。火花中的人揭开面罩，接着传来瓮声瓮气的声音：“谁家小孩，快闪开！”

我们见不是自家的妈妈，撒丫子就跑。

跑出很远，快到一个大水湾时，我探着身，拢起手，冲着水里的两个人叫了声“妈”。

那个手中焊花飞溅的人，突然停下了。揭开面罩，侧身一看，真的是妈！

只是妈和平时不太一样，蓝色工装、长筒雨靴，收拾得利利索索，汗湿的头发稍许蓬乱，但红润的脸上透着一股英气。妈见了我就是一通训：“咋个到处跑，奶奶呢？这多危险，快点回去！”

一旁的阿姨立刻劝说：“师傅，孩子想你嘛，跑恁远，容易吗？咱也快收工了，要不你赶紧带孩子一起回家吧。”这是妈带的一个新徒弟。

妈想了想走过来，取下长长的皮手套，掏出手绢为我擦擦汗珠子。妈让我到50米开外的地方等，说不要看电焊光，小心电弧光伤着眼。

我坐在远处，还是忍不住朝妈那边瞅着。

妈和阿姨的身影，早已融入如画的晚霞中。紧紧握在手中的焊枪，发出一团团耀眼的白光，在接续焊条的间隙，妈还在给阿姨比画讲解着什么。那时的妈就像威风凛凛的沙场女将。

我听妈的同事说过，她是焊工班大拿，技术好，干活儿死拼，爷儿们也干不过她。她手下的焊缝均称细密，就像排列齐整的一道道鱼鳞，都用不着探伤。

而今，望着视频里满头银发的妈，我依然能记起妈年轻时的飒爽英姿。虽说青春的美好会被岁月带走，但在焊花里微笑的妈妈，在我的心里永远闪耀着光芒。



原载

2023年5月1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大山里的萤火之光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三岔河潺潺的水声在夜间格外分明，车灯的强光奋力推开夜色。在贵州大山这条蜿蜒起伏的路上，似乎只有我们这一辆车。

倪志敏坐在副驾驶上谈着关于地震生产的一切，时不时扭过头来对我笑笑。说到得意的地方，他会突然抬起胳膊在半空中用力一挥。怎么能不得意呢！作为地球物理南方分公司SGC2131队经理，他带领队伍刚刚完成“新场南三维项目”地震项目。“真的，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的工



区，光是施工设计方案就调整了七八回，最终我们没有损坏任何植被，想不到吧！”倪志敏又挥起了拳头，后脖颈的关节咔咔作响。

新场南三维项目一结束，队伍就搬到了同属贵州遵义地区的良村北三维项目。一千多人的队伍分散到大山里，如泥牛入海，管理难度可想而知。

夜晚，山里已经断断续续下了五六场雨，放炮总是连贯不起来。倪志敏白天组织放线、打井，夜里就上仪器车，随时处理放炮的问题。为了采访他，我等了整整两天，今晚终于在食堂里“逮”住了他，又跟着上了他的车。

夜里行车，路两侧没有路灯，两条黄色警示带不断被车灯照亮又被抛向车后的黑夜。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仪器车停靠的地方——温水镇上两座普通民宅之间的空地上。

夜幕下的仪器车远看像一只巨大的萤火虫，尾部发出白光；近看像一台小型房车。车厢里放着一长一短两张工作台、三台电脑、三把椅子，椅子上坐着3名仪器操作员，边上还站着一名监督员。倪志敏和我一上车，站着的人收了收腿，我们在车里才有了容身之地。

仪器屏幕上不断闪烁着红色、绿色和黄色的信号灯，一名操作员在对讲机里熟练地发出指令，声音有一点沙哑：“放炮暂停，等飞机过去。”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嘴里塞一粒草珊瑚含片。“这里离茅台机场很近，飞机一过影响放炮质量。”倪志敏和我解释。

坐着的人几乎同时扭头和我们打招呼。我一下看到3张年轻得有些稚嫩的脸。他们是26岁的叶萌、25岁的邓富心、24岁的米帅保。“不光是飞机有干扰，下雨、刮风、工厂噪声、车辆行驶啊，这些对放炮都有影响，我们都得避开。”说话的是邓富心，额前的头发耷拉下来几乎盖住了眉毛，眼睛里透出疲惫。两分钟后飞机干扰解除，3个年轻人转身又面向屏幕，对讲机里的指令声和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再次此起彼伏。

我环顾四周，狭窄的空间里存着不少速溶咖啡、红牛饮料，桌上摆着清凉油和草珊瑚含片，一个玻璃水杯里泡着胖大海。它们陪着这些年轻人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而枯燥的夜晚。

出工期间，习惯了昼伏夜出的仪器操作员们逐渐偏离了年轻人的生活轨迹。在黄昏的咖啡屋里，在夜幕下的饭馆里，在嘈杂的游戏厅里，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只有在万籁俱寂的夜里，仪器车内对讲机里坚定有力的指令声，才能让他们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若有若无的雨声落在仪器车的车顶上，发出“滴答”声。“再等等看。”倪志敏表情严肃地盯着屏幕。

起风了。仪器车顶上的一面红旗呼呼抖动起来。不大一会儿，雨点密了，声音越来越急促。“放炮暂停，人员就地避雨！”倪志敏重重地拍了下叶萌的肩膀，小叶迅速拿起对讲机……

春天的贵州大山常被雨雾笼罩，多数时候，雨细密如针，落在脸上绵软微痒。但倪志敏说，雨落在树叶和草上的力量比人的感知要重一些，如果再遇上刮风天气，那对放炮一定会产生影响。为了保证施工质量，他们只能等雨住风止，等到鸦默雀静了再放炮。运气不好的时候，一场雨会持续下到半夜甚至凌晨。

今晚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施工恢复正常后，我和倪志敏走下仪器车，恰好迎上从远处射来的两束强光。一辆越野车停住，党支部书记刘仁雄走下车来。“砂厂答应给咱们两个小时时间。”他如释重负地说着，和倪志敏又返回仪器车里。

山里有一家小型砂厂，夜间的机器噪声是今晚放炮的最大干扰，一直在工农工作最前沿的刘仁雄下午就带上相关资料去了厂里。能源安全的重大意义和物探工作原理被他讲得通俗易懂。“只需要停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在这个区域的炮点就放完了。”刘仁雄的认真和诚恳终于打动了砂厂负责人。

拥挤的仪器车里不断传出坚定的放炮指令，灯光映衬下的红色身影仿佛是一团火，一团并不起眼却能点亮黑夜的萤火。这团火被物探人化作了那一声声炮响、一串串数据，最终化作石油滚滚，把光和亮带给千家万户！



原载

2023年5月1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那碗面，依然热气腾腾

林圣泽（浙江石油）

2021年，我竞聘成为浙江温州石油滨海油库主任助理。基层的工作很忙，一天天总是马不停蹄地转，加上经常熬夜，心中烦闷的情绪如同野草般生长，压也压不住。

4月的一天，由于保供需要，油库需要连夜完成油轮入库、出库，装卸后需要马上验仓离泊，给后续油轮腾出泊位，节奏格外紧张。

凌晨3点昏昏沉沉躺下的我，又被5点半的闹钟从昏昏沉沉中唤醒，耳中的嗡鸣仿佛闹铃的回响。

骑行去码头的路上，看见朝阳正驱散清晨的薄雾，洒下一片金亮色的光，把江面渲染出一片金黄，波光粼粼，甚是美丽。我刚才还烦躁的心中突然一片平和。就想，有时我们太过匆忙，太过习以为常，反而忽视了身边那些小小的美好。

从码头验仓回来，饥肠辘辘。7点食堂开门，点了一碗面，准备先恢复点精力再继续干活儿。然而，比面先来的，是对讲机里的任务。

“林主任，发油台突发故障，发油系统未响应崩溃了，油发不出来，你赶紧过来看一下吧！”

“老陈，面帮我放一下，我去处理点情况马上回来。”丢下一句话，我风风火火地赶往发油台。

还好，只是网络突发异常导致的系统故障，15分钟就解决了。那碗

面应该还是热的。

“林主任，油轮化验结果预计还有10分钟完成！”今天这口热面看样子是吃不成了。

8点，油轮接卸完毕后，我返回到库区，想想那放置了1个小时的面条，冰冷、膨胀、难以下咽，内心沉积的各种不适又翻江倒海起来。

然而，食堂里，放着的却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老陈，你把我原来的那碗倒掉了？这可不行，我再付一碗面钱！”说着，我便掏出饭卡。

“主任，没倒掉！你去发油台时，建东说等你回来面都要凉了，他就吃了那碗面，让我再煮一碗。后来，方顶过来又说你去码头了，就把第二碗吃了。几分钟前，他跑来说，你快回来了，让我再煮一碗等嘞。”

我心头一暖，所有的阴霾忽然烟消云散。是他们，是我可爱的同事们，是和我一起奋斗、一起努力的人，用默默的关注驱散我心头的阴霾。

平时我们为琐事所困，只关注自己的感受，却常常忽略了身边人的关心，就像人们忽视太阳，习以为常到发现不了它的美丽和温暖。

“老陈，你今天煮的面特别好吃！吃得我特别暖，有力气！”

 原载

2023年5月2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别怕，有我们呢”

江 杰（西北油田）

5月16日，大漠初夏的太阳一出来温度就老高。

西北油田石油工程研究院完测所54岁的测井高级工程师王勤聪和同事一起，从新疆轮台基地往托甫台赶。正在钻进的一口油气井需要中途测试，按昨天的约定要中午12点准时测井。

可当他们发现走错路的时候，已经11点半了。作业的设计方不到场就不能开工，手机里，现场电话一个劲儿催。

司机忙不迭道歉，说自己刚从乌鲁木齐过来，才出了两三次车，塔河的路实在不熟。

塔河油田是在一片戈壁滩上建起的，40年时间，密密布下4000多口油井，走错路是常事。只是今天的事急，走错路让人特别窝火。

窝火就忍不住抱怨，同事说：“我还以为你们司机都认识路……”

听得出，这火压了之后还透着不满和责怪。

王勤聪悄悄拉了一下身边的同事，然后安慰师傅说：“没事，我在戈壁上跑了30多年，还经常迷向呢。”

虽然心里也着急，但因戈壁上不确定因素太多，她已习惯了意外，也深知这些在大漠深处工作的工友的不易。

王勤聪是新疆长大的油二代，一直生活在乌鲁木齐，大学毕业才来到西北油田705基地地质大队干测井。虽说对戈壁、油田有些了解，但

初到戈壁滩依然让她感到难以适应。

工作单调，生活枯燥，特别是工友们说话还很冲。那时候，坐吉普或者测井车上井，车里没有空调，车里永远都是一股子汗味。

一天，她和一起分来的学姐去现场测井作业。回来时，经过一个漫水桥。车走到漫水桥中间，忽然轰的一声，接着就看见远处的洪水卷着1米多高的浪头滚滚而来。司机急踩油门想冲过去，却瞬间熄了火，车被困在大水中。

接着，车摇晃起来，洪水将车往路基下面推。她和师姐哪见过这阵势，早吓得说不出话来。

戈壁上的洪水并不来自降雨，而是雪山融化造成的，因此特别令人猝不及防。

身边的男人们却没有一丝慌乱。他们七手八脚地把她俩从驾驶室拉到车顶上，又把精密仪器转移出来，再把她俩和仪器围在中间。还有人不断安慰她们：“别怕，别怕，有我们呢。”

司机师傅40多岁，胡子拉碴的，心却比谁都细。在大家转移仪器时，就拿出了一截电缆，把王勤聪绑在自己身上，然后把师组绑在另一个会水的小伙子身上。

被洪水围困了1个多小时，什么准备都做好了，却因一辆吊车路过，让一切准备变得似乎“多余”了。

不过，这场虚惊却使两个情窦初开的姑娘认识了真正的男人，最后各自选择嫁给了戈壁上的石油汉子。

王勤聪现在已经成了油田知名的测试专家。她到今天都对一线的这些普通的工友充满尊敬和理解。她知道，那些浑身透着汗味还有几分邋遢的兄弟，看着平平常常，关键时候，值得托付！



原载

2023年5月2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一杯水

高鹏飞（山西石油）

他是山西大同石油党群办公室的业务员，她是山西大同石油平城区北环站的便利店员。

每次下班回家的时候，他总爱顺路到她加油站待一会儿。

他的同事会调侃他：“又来看媳妇了，一刻儿也离不了。”他也笑着回应：“咱不放心，来查查岗。”

他会取她的杯子倒一杯水，然后笑着递给她：“先缓缓，喝杯水。”她总是说：“正忙着呢，先放那儿，顾不上，你先回吧。”

而等到回家进门，她却总急着说：“快给我倒杯水，渴死我了。”他边倒水边责问：“不是在单位给你倒了水吗？”她解释：“忙得忘了喝。”

他依旧会去她单位，依旧会为忙碌的她倒一杯水催促她喝；而她依旧说忙，让他快点回。

他试着耍性子：“你喝完我就走。”而她总是加重语气说：“别烦我，不看我正忙着，你快走吧，让人说呀。”

他只是觉得隐隐有些心疼，还有些恼火。

后来，他不去她单位了，或者因为小小的自尊。只是她进门的时候会有一杯倒好的水，刚刚不烫，那是他估计她快回来预备好的。

有时他也会梳理自己的委屈，想想她的无辜，也许生活就是一杯白开水。

有一天，一个要好的未婚同事在她面前炫耀男友如何关怀体贴，如何叮嘱多喝水、多休息。看着同事喜形于色的描述，她觉得有些好笑，竟也有些触动。

她忽然想到了自己的他，每次来都给她倒水的他，被她不耐烦催走的他，像那杯忘喝的水一样被忽视的他……

所有的内疚一股脑澎湃开来！他会给女儿耐心地洗手、喂饭；陪着做作业，周末出去玩；做的菜比她香，会洗她忘洗的碗筷，常买她爱吃的香瓜……

他上班也是辛苦的啊！

那天一下班，她就急急地赶回家。他诧异地看着早归的她。而她早已眼眶湿润、声音哽咽，准备好的宽心话一句也说不出。

那么长的时间，那么久的生活，融于一杯水。

一杯水，一个家，一辈子。

**原载**

2023年5月3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东宝山下的记忆

杨美荣（荆门石化）

初夏的东宝山，一派葱郁，紫蓝色的二月兰在草地上随风摇曳。荆门石化3号催化装置掩映在一片莽莽苍苍的绿带之中。

簇新的反应器，在暖阳的照耀下，向四周散发着钢筋铁骨的铮铮力量。管架、塔林、塔吊、烟囱，有序地混搭在一起，依山而建的装置，仿佛就长在大山的褶皱里。

一大早，孔建明穿着一件灰色的工作棉袄出现在装置现场。4月的荆



门，气温总是让人在“露着腰”和“裹着袄”之间无缝切换。连着下了几天的雨，孔建明能穿的工作服，现在全都湿答答的挂在家里的阳台或是搭在板房里的凳子上了。

同事兰宇涛看了看孔建明工作上“荆炼”标识，很认真地说道：“我隐约记得小时候见我爷爷穿过同款工作服。”

一句“爷爷同款”，顿时让板房里的杨永哲和李松笑了。这两个1993年出生的青年才入职两年。“这件衣服是1988年，我刚参加工作那年发的。”孔建明抚了抚额叹口气说道，“领到这件新工服时我才18岁。一眨眼，咋就成爷爷辈儿了？”

1988年，18岁的孔建明刚参加工作时，被分配到1号催化装置。20世纪80年代，很多像孔建明一样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怀抱梦想纷纷来到石化企业的各个车间、生产装置。“催化一响，黄金万两”。作为生产装置的龙头，催化装置对学炼油又有干劲儿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最有吸引力的。那时候，1号催化装置每年都会新进30多名职工，要想在这30多人里脱颖而出，不流些汗吃些苦，是很难当上主操的。

18岁的孔建明长得细瘦白净，然而看似文文弱弱的他只用了两年时间，硬是拿下催化装置最复杂的反应岗位，当上了反应主操。18岁参加工作、20岁担任反应主操、30岁开始担任催化班长，催化装置技师、青年岗位能手、技术比武奖项获得者……孔建明的履历拿出来就是一张沉甸甸的催化名片。

1970年5月18日，荆门石化常减压装置开始筹备建设。后来，这一天被定为荆门石化的厂庆日。

站在时间的岔路口，越过日月星辰的肩头回望历史，干打垒、芦席棚就曾建在东宝塔下的山沟里。每一座塔甚至每一条焊缝都凝结着创业者们披荆斩棘的丰功伟绩。

1971年1月1日，装置投产成功。50年来，作为荆门石化最早建成

的老三套装置，1号催化装置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镌刻在每一名荆门石化人的脑海里，成为催化人的精神坐标。

作为催化装置的第二代人，孔建明认为，传承是对前辈们最好的致敬。风机皮带松了看不到，会影响空冷效果；装置巡检不到位，就会留下真空地带，留下隐患；设备检查不到位，内操操作时等于管中窥豹。老师傅们用自己的经验形成代代相传的作风，到孔建明这代催化人心里，就变成了不放过任何一个“低标准”。

“如果说父辈们是开拓者，我们就是传承者，而永哲这批年轻人就是荆门石化的未来。”孔建明感慨。

孔建明的父亲身患糖尿病，1997年就双目失明了。几年之后，母亲又得了重病。既要照顾父母，又要兼顾班组安全生产，孔建明身心俱疲。“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得咬牙坚持一下，帮车间多带新人”。带新人，不光要将自己在生产操作上的经验倾囊相授，还要敢于放手让年轻人独立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在孔建明的带领下，徒弟宋晓峰、黄元华一个一个都成了催化的新“名片”。

从1号催化装置到3号催化装置，地理位置上只隔了一个山头；时空距离上，对孔建明而言却是30年。

转眼，孔建明已经53岁。都说50岁中年男人的标配有三宝，手串儿、枸杞、啤酒肚。没有啤酒肚的孔师傅也盘手串儿，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身上始终有着少年气质。

少年气质的孔建明，在2019年又成了新建3号催化装置的一名新兵。2019年，280万吨/年重油催化裂化装置暨3号催化装置即将建成投产，运行部组建3号催化装置开工组，孔建明第一个报了名。

孔建明从2019年8月进入装置现场，历经酷暑和严冬，整天在现场日晒雨淋，晒得黝黑。“我们年轻时，也白着呢。”孔建明觉得自己依然是当年那个少年，没有一丝改变。

他每天抱着厚厚的一捆图纸，和年轻人一样在现场爬塔钻容器，没有一天缺勤。“在三催，我也是个新人。”他说。

雨停了，身穿1988年工服的孔建明带着杨永哲爬上反应器检查。他站在高高的炼塔之上，觉得崭新的3号催化装置，就像是青翠山峦的褶皱里开出的美丽花朵。

 原载

2023年6月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妻子的“战袍”

刘江涛（西北油田）

女儿高考那年，结婚时都没穿旗袍的妻早早买了一件大红旗袍，一千多块，眼都不眨一下。

2020年初，疫情比高考来得早。女儿和千千万万考生，瞬间被困成笼中鸟儿，每天居家网课。刚开始还心存侥幸，可情况越来越不妙，别说孩子，家长心里哪一个不焦躁恐慌、乱作一团？仅剩几个月冲刺，远在南疆的我每天一挤出空儿，就跑到沙包和妻视频，都为女儿捏着一把汗。

“哥嫂，咱妈又住院了，回来看看吧。”一天半夜，弟泪汪汪打来电话说，病床上的娘每天眼巴巴盼着。

妻无奈撇下女儿独自返程，回老家在医院里每天陪娘放化疗。

“妈在老家照顾奶，俺自己买菜、洗刷。你亲闺女眼看着鲤鱼跳龙门，多盼老爸回来助助威。”一开始，女儿弱弱恳求着。

母女天各一方，我又不在身边，她们每天吃得饱、睡得好吗？每每望着大漠夜空，我的心翻江倒海。

女儿不依不饶，又发来信息：“爸，哪天到？俺得为你包顿饺子。”

“宝贝，爸一线驻井，争取提前两天赶回去。”

“抠门老爹，妈说，实在走不开，干脆别回。反正俺们早都练成女汉子。就是你给戈壁大漠的情义，大把大把‘挥金如土’；可面对俺们，咋

就穷得叮当响？”

闺女竟把给我的留言，配着嘻嘻哈哈两个大鬼脸，阴阳怪气发了朋友圈。

请假回吧，可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生产上实在离不开。如今疫情形势愈来愈紧，我早已心乱如麻、如坐针毡。唯有清晨，对着喷薄旭日，遥望家乡方向，祈福女儿好运，祝愿母亲健康。

我终究没有回家。

6月7日凌晨，高考当天，我神经紧绷，咋都睡不着。铺开信纸，给女儿写封家书吧。密密麻麻几页纸，也不知都写了些啥，就是絮絮叨叨——毕竟这些年亏欠母女的太多太多。

天一亮，我就推开房门，一路小跑，来到营房对面大沙丘有信号的地方等待妻子的讯息。“滴滴滴”，手机响了，是妻发来了视频。

闺女和更多考生，正满面春风自信地迈进考场。

学校大门口，站了那么多热切的家长。妻早已穿着大红旗袍，和大家一起，舞动小红旗为孩子们助威。

妻说，旗袍终于派上了用场。早起，妻要送女儿去考场，女儿却说啥不让跟着，老人也反对。结果，女儿前脚刚出门，妻后脚就换上“战袍”，悄悄尾随，目送女儿进入考场。

随后踏着碎步，越过马路，走到树荫下。坐立不安，紧盯手表。一看时间差不多，又紧迈碎步，疾行而去。妻热切地向女儿挥着手，女儿竟愣着神认不出妈来……

指缝很宽时间很瘦，一晃女儿已大三，近期光荣入党。

妻依然会偶尔翻出那件红旗袍，念叨：“就等女儿出嫁再穿吧。”



原载

2023年6月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奋斗在这片戈壁滩上

樊俊利（胜利油田）

越野车驶出克拉玛依，车前方的天边横着一缕长长的白云。“那就是天山哩！”听了同行人员的介绍，我们伸长脖子向外瞅。车窗两边，一座座褐红色的沙丘，像骆驼、像雄鹰、像骏马……林立的抽油机，悠悠地向天山“叩首”；一条条黑黑黄黄的管线纵横交错，如同戈壁滩的血管。

红柳一簇簇、一团团，站在公路两旁，仰着红扑扑的笑脸，那么亲切，多像我扎根在戈壁的兄弟姐妹！



大约两个小时，我们来到了处于戈壁腹地的新春公司基地。宽阔的大院，绿树成荫，鲜花绽放……好像回到家了！在这茫茫戈壁建成这么美丽的家园，堪称一个奇迹。

2011年，胜利油田正式对外宣布在新疆发现一个新油田——春风油田。2015年，春风油田原油产量突破百万吨。同年，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成为胜利油田保油上产的主阵地。

早就听说戈壁滩有一个“杨铁人”，这次终于见到了。1米7多的个头，方正、黑瘦的脸上写满了风霜，头上不少白发。我猜想他可能比我大几岁。

哦，不好意思，他1974年出生，比我还小7岁呢。

“杨铁人”大名杨国华。他的父亲是一名“老石油”。杨国华5岁的时候跟随父亲来到青海油田。瓦蓝瓦蓝的天空下，一只雄鹰展翅翱翔，他也伸直双臂学着雄鹰的样子，跟着跑出好远，好远……

“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了才能做一只雄鹰！”父亲爱抚过他的头，就披着一身油泥和疲惫出了门，像一阵穿堂的风，急急地来、急急地走，连顿饭也没顾上在家吃。

后来，杨国华从石油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采油队，成为像父亲一样的石油人。

杨国华来到新疆时，正是胜利西部年年有新突破、原油产量一路飘红的时候。他与另一名同事分配在排601-平58站，这是一口试采井，地处沙漠腹地，没有人烟，缺水少菜。半个月才能洗一次澡，用的还是碱性强的地下水，洗完头发直挺挺，像打了发胶。手机没信号、没网络，几乎与外界隔绝。

有一年，新疆遭遇几十年不遇的极寒天气，零下30摄氏度左右的气温一连持续20多天。井口频繁出现卡泵的故障，要解决故障，需要24小

时不间断作业。杨国华在现场指挥，几乎天天站在外面。严寒中，羊皮棉袄像一层厚纸，棉工鞋冻成了板子。他冻得牙齿上下咯咯打架，只能不停地来回溜达，不然可能会被冻僵。就这样一直忙活了两个多月。

日子在一阵缓、一阵急的风中悄悄逝去。到今天，杨国华来新疆已经有10多年了。

一提起家，他沉默了：“其实，特别盼着回家，天天看日历，翻着翻着情不自禁掉眼泪……”亲情是一根扯不断的橡皮筋，越远拉力越大。有一年他去新疆，离家7个多月，回家前激动得一天一夜没合眼。

“儿子，过来，爸爸抱抱！”刚跨入家门，他就对一岁多的小儿子激动地喊着。然而，孩子却远远地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他。

杨国华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今年17岁，小儿子5岁。他从手机上找到一张小儿子画的画给我看：歪歪斜斜的笔迹，好像画的是一个机场，有飞机，有汽车。大概是盼着爸爸坐着飞机早日归来哩。

然而，杨国华在家待得稍久一点，又不适应了。他习惯了战风斗雪的日子，休息时反而有些无所适从，脑子里想的总是岗位的事，有好几次都是提前返岗。现在，他又10个多月没有回家了。



越野车在路上颠簸了20多分钟，远远看到茫茫戈壁滩上孤零零坐落着几栋板房，这便是苏1-2小站了。

听到动静，一位黑瘦干练的红衣男子走了出来，他就是站长刘才伟。

“其实，当初我是被‘骗’来的。”说起过去，刘才伟爽朗地笑了起来。

湛蓝的天空、悠闲的白云、翱翔的雄鹰、挺立的胡杨……当年，刘才伟收到朋友从新疆发来的照片后，无比盼望着到戈壁大漠，痛痛快快地干一场！2019年1月，刘才伟终于梦想成真。

但很快，这些美丽的画面就在现实的风霜雪雨中“褪色”了。

10月份，冬天就急不可耐地光临。室外的低温冻得人骨头疼痛麻木；几十厘米厚的白雪堵塞了道路；输油管线、闸门时常被冻裂，用斧头劈柴，斧头也脆裂；因采购困难，上一顿吃的是土豆、圆葱，下一顿吃的是圆葱、土豆，吃得人直反胃……

熬过最不适应的那段时光，刘才伟的心才逐渐平稳下来，像一棵胡杨扎下了根。闲下来的时候，他爱在戈壁滩上转悠，淘到一些戈壁玉。这些色彩艳丽、晶莹剔透的石头，风拽不走，雪埋不住，在一片蛮荒的大地上执着地闪动光泽。刘才伟从戈壁玉身上读懂了许多。

刘才伟主动要求来到最偏远的苏1-2小站，担任了站长。全站4名职工两班倒，平时就两个人在站上，一人睡觉一人值班。他们管理着4口油井，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两小时巡一次井。这里手机信号弱，电视节目也很少收到。实在无聊，他从家里带来一只花猫，成为相偎相依的伙伴。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这里天亮得晚，6点还是一片漆黑。脸来不及洗一把，他就赶往井场装罐，开闸放油后，一直在站台上盯着，一不小心会冒罐呢。

戈壁滩有一种吸血的蜱虫，毒性很强。刘才伟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左腿肚子一阵痛，撩起裤腿一看，一只蜱虫的头部已钻了进去，腿上淌着一行鲜血。他拿起烟头使劲一按，一缕青烟伴着“刺刺”声飘起，一股浓浓的焦味，痛得他把嘴唇咬出了血印。蜱虫退了出来，他赶紧涂了点牙膏。随后，他把烫出蜱虫的经验发到朋友圈。

“呃——呃——”那天，刘才伟在板房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种奇怪的叫声。竟是一只狐狸！深棕色的毛皮，尾巴又粗又长。小家伙眼睛里满是可怜，似乎是饿了，想讨点吃的。刘才伟扔出一个鸡蛋，狐狸扑上去一阵狼吞虎咽。又送过去一个馒头，摆下一杯水。吃饱喝足之后，狐狸回过头来，对着他叫了两声，好像是表示感谢，然后从铁丝网的洞

口钻了出去。

从此，刘才伟与这只狐狸交上了朋友。“呃——呃——”他站在小站的铁丝网前呼唤，这是他与那只狐狸接头的暗号。不一会儿，狐狸就蹦蹦跳跳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上班与抽油机“拉呱”，闲下来与狐狸“约会”，刘才伟学会了与孤独相处。

美丽的天山景色让人心醉。刘才伟喜欢上了摄影，每天转上十几公里，拍朝阳、摄夕阳。那次回家，他买了单反相机和镜头，最近还打算购置无人机哩。

三

在基地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一位高个子、身穿红工服的女子。

“来新疆真的值了！看到产量越来越高，我特有成就感！”49岁的张新红快言快语，有股不服输的劲头。她第一次见到我们，并不拘束，谈笑间神采奕奕。

她丈夫早年来到新疆，担任前线生产调度员。孩子一考上大学，张新红就随112名“娘子军”来到新疆，成为井队的一名资料员。春风油田第一次有了女职工。红柳花开，映红了戈壁滩。

当时，她们租民房住，9个人住一套房子。陌生的环境，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令张新红一时很不适应。她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时间一长，竟患了抑郁症。一个月后，她又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疼得直不起腰来，精神恍惚，整个人瘦了一圈。实在没办法，她吃了止痛药，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回到家里。

没想到，一同来的百十来号女同伴，就自己一人“吃了败仗”撤了下来，张新红打心眼里感到憋屈。躺了两个月，没有一丝好转的迹象，脸色蜡黄，眼神发直。

母亲流着泪劝张新红回去。母女连心，她知道女儿的心还留在戈壁滩上。管理区书记也在劝：“早点回来吧，咱们这个大家庭需要你呢。”当张新红又回到管理区时，同事买来水果和药物，还搬进她的宿舍陪伴她。半个月过去，她能熟睡了；一个月过去，她脸色红润了，双目有神了，甚至恢复了当年体育健将的风采，能打球了！

张新红特别珍惜戈壁大家庭的氛围，因为这里有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

为了回家照看老人，张新红和丈夫错开轮休时间，你来我往。两口子虽然近在咫尺，却很少能够团聚。那天，丈夫刚从东营返回乌鲁木齐机场，张新红恰好也在登机楼准备登机。“嗨，我在这儿呢！”丈夫隔着宽大的玻璃窗向她招手，张新红却没看到，还在瞪大眼睛四处搜寻。丈夫只好掏出了电话，夫妻俩隔窗相望，挥手致意，在电话里互相嘱咐了两句，又匆匆作别……

那年刚过完春节，张新红接到弟弟的电话：父亲因病去世。当时她已来不及见父亲最后一面。张新红强忍悲痛，太阳下山后，一个人走到一棵高高的红柳下，双膝跪地……夜色深沉，她轻声唱起了那首父亲喜欢的歌曲：“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

……

离开戈壁的时候，我禁不住几步一回头，挥挥手，想要带走几片云彩。
哦，原来我也爱上了这片戈壁！

（原文发表于6月5日《人民日报》20版）



原载

2023年6月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爸爸和他的鸽子

李胜玲（中原石油工程）

拐子李的同事发来一组图片：他在沙漠里救助了一只鸽子。一望无垠的戈壁，苍茫、荒凉，他托着鸽子，很得意。

倏忽间，父亲那只飞走的鸽子，扑棱着翅膀，鲜活地闯进我的记忆中来——穿越近40年的时光，它如昨日那般歪头、瞪眼、一脸“汝奈我何”地瞅着我。

那是8岁那年，父亲从钻井队带回的鸽子。当年父亲精瘦、干练，部队转业的特质赋予他几乎所有石油工人共同的禀性：踏实肯干、吃苦耐劳。

大雪纷飞的寒冬腊月，身为司钻的父亲走在齐膝深的雪地，顶风冒雪，深一脚浅一脚，靠着双腿，从几十公里外的井队走回了基地的家里，完成了他的倒班工作。

顺道，在雪地上还捡了奄奄一息、冻僵了翅膀的它。他把它揣在自己灰扑扑的工衣口袋里，一人一鸽走了一天，在深夜时分迈进了家门。

那是我不愿回忆的画面——大雪封路，交通车停发，值班车没有，鹅毛大雪飞舞的天地间，父亲踽踽独行。

父亲嘱我照料这只鸽子，“任命”我做了它的“首席安全官”。彼时父亲每月三十多元的司钻工资，并不足以填饱三个子女。每逢夜班，起下钻，队上会奖励每人一个松花蛋，他都舍不得吃，攒了带回家喂我们

这群馋嘴的孩子。

那时井队条件艰苦，却充满“野趣”，时不时有野兔子、野狐狸、黄鼠狼出没。我就吃过爹爹队友捕获腌制的狐狸后腿。

没几日，父亲便要返队。“早点回去，搬井之前，好让猴崽子们轮着回家过个年。”那个雪夜，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的父亲，都像个梦境。唯有那只鸽子被留了下来。

我克制着吃掉它的冲动，想象着待它养好伤便自由飞翔的样子；也要压制着我对它的羡慕，羡慕它这一路竟能独占爹爹的怀抱。

渐渐地，我悟出它的好来。它咕咕叫着，歪着小脑袋冷眼瞧我的样子，很让我有种父亲在身旁的错觉。

于是，我日日对它絮叨一个8岁小女孩的心事：哪个男生又往我文具盒里放剥皮的蛇了，谁家的爸爸带她去春游了，这回考试又得了年级第一了，老师拿我的作文当范文念了……

终于有一天，它怕是不堪其扰，趁我开窗透气的一个不注意，展翅飞走，头都没有回一个。

父亲，那个雪夜，还有那只鸽子，却一直飞旋在我成长的漫长岁月里。

 原载

2023年6月2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三代人的石油情缘

陈 晨（共享服务公司）

石化家属院的石榴树下，已近九旬的奶奶微阖着双眼躺在一张吱嘎作响的摇椅上，手里还紧握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似乎是睡着了。连调皮的微风也不忍心打扰她此刻的清静，温柔地撩拨三两下发尾便悄悄离去。然而，奶奶眼角缓缓溢出的点点盈光在不经意间泄露了她仍醒着的秘密。

几年前，爷爷因病去世了。要强了一辈子的奶奶拒绝了与儿孙同住的提议，守着爷爷亲手种下的石榴树开始独居。我知道，她是舍不得离开爷爷，舍不得这个她和爷爷打拼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爷爷来自天津，奶奶出生在四川。小时候，我出于好奇曾问奶奶，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原本不可能有交集的他们是如何跨越两千公里的距离走到一起的。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奶奶那天的笑容比夏日阳光还要明媚，说话的语气中还带着几分自豪：“两千公里算什么？我跟你爷爷可是在中国地图上跑了半个圆圈呢！”

奶奶断断续续的回忆，让幼年的我懵懵懂懂了解到，老一辈石油工人着实不容易。20世纪50年代，因为一场热火朝天的举国找油行动，奶奶主动舍弃了当时还很吃香的供销社工作，去了条件异常艰苦的玉门油田。那里紧邻祁连山脉，四周一片荒凉，从事抽油作业的“磕头机”星星点点分布在深沟两侧的山上。伴随着远处不时传来的野狼嚎叫声，奶

奶拖着不到1米5的瘦小身板，胆战心惊地翻山越岭采集油样。那时，幸亏有班组长的陪伴与帮助才让她能安心工作，这个班组长就是我爷爷。

也许是缘分使然，两人在10年间陆续辗转到大庆油田、胜利油田。或是在烈日酷暑下维护保养设备，或是在寒风凛冽中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没膝的雪地里。但无论去哪里，爷爷奶奶都始终在一起。

1965年，奶奶挺着大肚子、拎着木箱子，随一支石油大军来到胜利油田。那时谁也不知道，这将是他们这队人马的最后落脚地，后来也成了我家三代人为石油事业奋斗的“根据地”。

彼时还被称作“九二三厂”的胜利油田位于山东省东营市，气势磅礴的黄河水从此奔流入海。遗憾的是这里的水土并不丰饶，目之所及不过是一片泛着白、稀疏长着几棵树的盐碱滩涂，真是“人无歇脚处，鸟无树做窝”。别提取木建屋了，就连奶奶带来的木箱子都成了个稀罕物件。

但没有什么能摧毁石油人干事创业的热情，没有砖他们就地取材做土坯，没有瓦他们就把草和泥混合到一起盖屋顶，父亲就在这样的“干打垒”房子里出生了。

20年一晃而过。随着胜利油田的发展，他们的生活开始出现日新月异的变化。奶奶一家搬入了平房，父亲也和大部分“油娃”一样接过了爷爷奶奶的衣钵驻守油田，并结识了同样身为“油二代”的妈妈。

但父母的爱情长跑并不顺利。那时候，本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嫁汉不嫁作业郎，一年四季到处忙，春夏秋冬不见面，回家一包烂衣裳。”而父亲恰巧就是一名作业工。野外上“三班倒”的父亲在我童年时期出现的频率很低。现在回想，我已记不清他年轻时候的容貌，却忘不掉他红工衣上洗了又添的黑色油渍、肩肘处衣物的深度磨痕，以及胳膊与手部肤色的强烈反差。

时光催人老，小陈熬成了老陈。今年，父亲捧回了光荣退休纪念章，

以40多年的工作资历“功成身退”，而我都已经工作十几年了。

与父母那辈不同，我们这代人择业时有了更多的可选项。我也曾想去外面看世界，但更想见识父亲电话里说的“现在的油田已不是从前的样子”是怎样的光景。于是，铆足劲儿通过中国石化校招的我终于回到了从小长大的地方。

在中国石化基层单位工作的这些年，我历经多个工作岗位，亲眼见证油田引入自动化设备，当初把父亲身躯压弯的一二百公斤油管已不再单纯依赖人力肩扛手托；普及了“四化建设”，操作人员仅需奶奶当年巡一口井的时间，就可以足不出户实时精准监测300多口井的运行状态和生产数据。共享服务公司自主研发了OCR、RPA等技术，所有发票信息均支持一键扫描上传，原本要手工录入的数百条数据也能自动生成凭证，一座无纸化智能财务工厂已初见雏形……过去不敢想的一切都变成了现实。

前几天闲聊时，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突然如数家珍说起油田近年来的变化。我知道嘴上说着“这辈子知足了”的老陈并不知足，他还想在科技大爆发的当下再多干两年。

微风再次吹进奶奶的小院，里面的石榴树越发茂盛。虽然种树的人已经不在，但总有人守着这棵树。它每年结出的石榴籽也越来越红、越来越甜，就像我们的石化事业一样越来越好。

 原载

2023年6月29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月亮湖畔的师徒们

蒙福全（河南油田）

太阳挂上抽油机顶的时候，采油工们便拎着取样桶踏上了巡井的路。刚刚下过的一场雨，让夏日的河南油田采油二厂古城油区焕然一新。走过月亮湖畔时，他们被一幅壮观的景象吸引了：13平方千米的湖面上，白云和着水波的节奏翩翩起舞，湖面波光粼粼，仿佛是一幅水墨画卷。1987年，河南省唐河县的倪河水库旁边，诞生了河南油田采油二厂，当时也叫古城油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倪河水库有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月亮湖。伴随着月亮湖名称的悄然变化、环境的越加美丽，这里的人也发生着一系列成长蜕变。比如，一名农民轮换工成长为采油高级技师，一名技校毕业生成为感动石化人物。

1987年，古城油区迎来了第一批员工，其中就有年仅23岁的农民轮换工赵学良。赵学良清楚地记得来油田的头天晚上父亲说过的话：“到油田要好好干，多长见识。”在这里，赵学良遇上了师傅刘庆义。刘庆义是一位老石油，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凭着吃苦耐劳、肯钻研的劲头，当上了河南油田的劳动模范。师傅有一句口头禅叫“痛痛快快地整”。几年间，刘庆义所到之处，赵学良如影随形，跟随师傅学了不少采油技术和经验。

后来，古城油区开辟新采油技术试验区。在试验区，赵学良看到一台台运来的新设备，全都是他没有见过的。赵学良深切地感到，时代真的不同了。当天晚上，凝望着月亮湖，赵学良开始思索这样一个问

题：时代不同了，自己如果还像师傅那样凭经验摸索采油技术，还能做到“痛痛快快地整”吗？除了经验，还要不断地给自己充电，先从理论知识学起——赵学良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起初，赵学良担心别人嘲笑他：一个农民轮换工还装模作样地读书学习？ he就把《采油工艺》《采油地质工》等采油技术书本全用白纸包上书皮，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学。半年下来，赵学良的学习笔记就有几万字。为提升电气焊接水平，他利用午休时间，给焊枪头装上粉笔，蹲在地上练习手腕的稳定性。宿舍地面有限的地方，留下了密密麻麻的线条。

最终，赵学良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工作中遇到技术问题，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找他来解决。2000年，采油二厂实施蒸汽驱试验，为了预防汽窜事故，需要研制一种“井口防喷器”，这个任务就落在了以赵学良为主的“智囊团”的肩上。

从接到任务的第一天起，赵学良就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下班时，坐在通勤车上，周围的工友谈笑风生，可是坐在一旁的赵学良却沉默不语。熟悉他的工友们都说，只要看到赵学良有3种表现：不说话、拍脑袋、不回家，就知道他又被一道生产上的难题“折磨”了。离蒸汽驱试验只剩下十几天时间，赵学良的活动范围也只剩下办公室和操作间这两个地方。经过十几天的辛苦钻研，“井口防喷器”终于诞生了。8月26日，在离蒸汽驱注汽只有5天时间时，赵学良带领同事把自己研制的井口防喷器成功安装在22口受效井的井口。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赵学良成为采油高级技师，还获得中国石化技能创新成果特别奖、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后来，赵学良也像师傅一样，开始带徒弟了。

1993年，19岁的景天豪从河南油田技校毕业，来到采油二厂古城油区采油三队，做了一名采油工人。在景天豪眼里，整日间爱“捣鼓”的赵学良，取得了一项又一项创新发明，让他很佩服。景天豪出生在农村，从小随父母下地干活儿，养成了勤劳的习惯。他每一次上井干活儿拎的

工具最多，干完活儿又会把工具擦得干干净净。赵学良认为，这样好的小伙子，不在技术上发展，可惜了。

2001年两人结为师徒后，在师傅赵学良的鼓励和支持下，景天豪不断提升自身知识技能，还多次参加员工技能竞赛。从厂里青工技术比武，到油田的技术比武，景天豪的竞技平台越来越大。

2005年，景天豪参加了集团公司举办的职业技能竞赛。参加这次比赛，先要过选拔这一关。采油二厂13进6的选拔赛激烈程度不亚于正式比赛。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抽到1号的选手因为准备不充分，神情有些紧张。景天豪便主动提出由他第一个上场。有人看不懂景天豪，替他捏把汗：“如果失利了，就要被淘汰呀。”景天豪回答：“人有的时候得逼一逼自己。”最终，在集团公司职业技能竞赛中，景天豪获得第6名的好成绩。从此，景天豪真正站在了一个新的人生赛道上，还当上了集团公司技能大师。

2009年，“景天豪创新工作室”成立。从此，景天豪有了一个“传帮带”的好平台。他带领徒弟们开展技术创新，取得了200多项创新成果。2017年，景天豪成为第三届“感动石化”人物，2021年他被评为河南省“师带徒标兵”。

现如今，景天豪也有许多得意门生。他的徒弟李猛在2023年获得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如今的月亮湖，白云与鸥鹭齐飞，湖水与油井相映。2011年，月亮湖还被评为当地“十大美景”之一。月亮湖畔的“师带徒”大戏还在继续，和月亮湖有关的种种成长蜕变也还在继续。

 原载

2023年7月2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瞧，这就是绿色低碳工地！”

田元武（十建公司）

“这里的空气真新鲜，我闻到了淡淡的花香，听到了鸟儿的欢唱。”盛夏的早晨，在林荫小道上，十建公司员工顿雯雯走在上班的路上。

不远处，十建公司承建的天津南港乙烯立体包装仓库，笼罩在晨辉中。在项目建设施工现场，几只漂亮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洒水车穿梭于作业区，硬化地面干净清爽，完全不见尘土飞扬。

“瞧，这就是我们的绿色低碳工地！”顿雯雯在微信朋友圈分享着自己的喜悦。给顿雯雯带来这份喜悦的，是十建公司实施的绿色低碳行动计划。

十建公司在承建的重点建设项目中积极推行低碳化施工和工程垃圾分类，优化施工技术模式，打造让员工清爽舒适的绿色低碳工地。南港乙烯项目开工之初，他们就把打造文明工地、实施绿色低碳环保策略写进了项目建设方案。无土化施工、无纸化办公、施工资源循环利用等举措都被运用于施工中。

工程垃圾科学规范分类是十建公司打造绿色低碳工地的重要举措。“这一车垃圾先不运到厂外，等我们派专人分完类之后，再进行下一步处理。”在施工现场，一辆工程垃圾运输车被叫停。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细致分类，这车工程垃圾进行了规范分类处理。

起重班班长许延兵在工程垃圾分类工作中表现突出，受到项目部的

表彰：“工程垃圾分类准确，处理及时，施工现场整洁环保。”对此，他回答：“绿色低碳环保意识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脑海里了。”

如何减少项目建设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一直是项目经理王健思考的一个大问题。他们以优化施工技术模式为主攻方向，通过实施智能数控加工等施工技术创新，全力减少施工过程中火焰切割次数，找到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好办法。“加工管道坡口时，使用无烟无公害的机械坡口机，效率高、精度准；切割施工材料用数控切割带锯床，可以减少碳排放。”

“减少碳排放，建议对钢结构、设备、管道实施模块化施工，提高大型机械设备的使用效率，减少起重及运输车辆尾气排放。”项目部副经理田文冲也找到了打造绿色低碳环保工地的办法。

“在这样的绿色低碳工地里生活工作，真是舒坦呀！”傍晚下班时，顿雯雯和同事们欢快地从工地奔向食堂，吃着项目部自己种植的绿色佳肴，分享着一天里的幸福时光。



原载

2023年7月2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那些手绘的流程图

韩媛媛（金陵石化）

周末去朋友家串门，我被餐桌上玻璃台板下的流程图吸引了。

图纸整洁清晰，物料、设备、控制点一目了然，仿佛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忽然看见了一个端庄秀丽的女子，赏心悦目。

“这图是用CAD画的吧？”我潜意识里觉得，这么漂亮的图肯定是借助计算机绘图软件画出来的。

“不是。是孩子他爸手画的。他先用铅笔画个初稿，然后用签字笔一点一点描的。”

提起丈夫，朋友不禁又多唠叨了两句：“他呀，天天下班回来都画图，简直上瘾了！”

她一边嗔怪着爱人，一边从门背后的书包里翻出了一沓手绘流程图，有大图，有小图，有整个装置的，有单个操作单元的。

这张流程图，略显粗糙，布满红红绿绿纵横交错的线条，上面添加了许多提示语，是刚转岗到新装置时画的；那张流程图，精细流畅、画面清晰，加了不少注释，是独立顶岗后的“巩固作品”；后来装置检修，添加了技改技措项目，又诞生了一张新的流程图；再看另一张图，涉及装置关键巡检单元，易发生泄漏的部位标注得一清二楚……

这些旧的图纸，被一次次阅读、抚摸，不时添加标注，大都出现了破损，只有最近的那张安然地躺在玻璃台板下，保持相对完整的样貌。

“刚转岗时，为尽快学会新岗位知识，每天看流程可以理解。后来就像着了魔一样，下班后居然跟女儿比看谁占桌子的时间长。上班时遇到的问题，回来不是在图上点点画画，就是翻书查操作规程。一个普通的倒班工人，有必要一张接一张地画流程图，没完没了地寻根究底吗？”

听到妻子的埋怨，他在一旁傻乐。他说，自己喜欢以画图的方式学习操作，因为每一张图都能展现装置不同时期的风貌。他把这些图记在脑袋里，给平常的巡检工作积累灵感。巡检时，走到装置某个区域，就能条件反射地知晓那个区域有哪些薄弱环节。

下夜班回到家，别人睡一觉，下午便能缓过神来，他却经常睡到孩子下午放学。原来，夜班时，他往往两眼放光、灵气闪现，设备中的缺陷、隐患，被他一抓一个准。他没时间同家人出游，却酷爱在装置内“游走”。别人巡检一次半小时，他至少花四十分钟在装置内“游山玩水”，将每一处“风景”看得真真切切，不放过机泵、管线的丝毫异常，不放过装置空气中的一丝异味。有同事调侃他：“你是夜游神，喜欢工厂的夜生活。”

他是金陵石化化工一部净化合成工区的一名普通操作工，名叫韦琛涛。30多岁时转岗至新岗位，对工作有一种近乎执拗的认真，曾在巡检时多次发现隐患，是装置可靠的“啄木鸟”。他曾在公司各级安全达标竞赛中多次立功，屡次被评为该公司年度HSE先进个人，两次被公司授予“安全卫士”称号。

那一张张手绘的流程图，还有上面密密麻麻的标注，以及不小心留下的汗渍，诠释了一个普通工人爱岗敬业的故事。“的历流光小，飘飘弱翅轻。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萤火虫虽小，却让黑夜有了光亮。操作工虽然普通，却是护卫装置安稳运行的重要力量。



原载

2023年8月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来一杯解忧咖啡

单旭泽 李 伟（经纬公司）

“这下，咱们的‘解忧咖啡’又续上了。”7月18日，经纬公司华北测控公司陕甘宁项目部HB005录井队队长周小林收到了两盒咖啡豆，这是公司第一批支援一线突击队队员刘磊回到公司后，专门给队员们寄来的礼物。

今年，华北测控公司面临紧迫的生产经营任务，新疆、鄂尔多斯、陕甘宁等多个工区亮起缺员“红灯”。公司向全体干部发出动员，先后组建两批次机关后勤突击队支援一线，帮助基层解决生产、生活等方面难题。20余人兵分多路，下基层、驻一线、进班组，把脉问诊，实现服务基层“零距离”。

“我们要跳出机关后勤的舒适圈，主动到吃劲岗位上磨炼。”3月14日，综合服务中心机关员工刘磊作为首批突击队员，与14名党员赶赴基层一线。他的行囊里，除了红工装、笔记本，还有一台咖啡机和两袋咖啡豆。

录井队长出身的刘磊，深知一线员工生活得艰苦而枯燥。喜爱咖啡研磨的他，想用咖啡豆和牛奶，与录井同事们分享一杯香浓的现磨拿铁。

一到陕北，刘磊就脱下白衬衣，穿上红工衣，扑到生产一线，挑起描述大班岗位的重任。支援一线的日子，刘磊协助录井队坐岗、填写观察记录，搬迁、安装设备……手不停、脚不歇。他还就地质报告归档问

题与项目部审核人和录井队长进行了沟通交流，把甲方最新要求传达到基层，从源头解决问题。

忙完工作，就到了刘磊的“咖啡时间”。

烘焙、磨制、萃取……咖啡豆被抛进磨槽，一粒粒被粉碎成细小的咖啡粉。倒入滤纸中，顺时针画着圈注入煮沸的热水，咖啡的香味瞬间在录井营房的上空回旋。

刘磊将第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递到了综合录井工魏鑫的手上。

魏鑫用舌尖感受着那清晰、丰富的风味层次，闻着空气中回旋的咖啡香味，仿佛一个人在云端漫步。“太香了，没想到在野外还能喝到现磨的咖啡。”他开心地举起杯子和刘磊碰了碰杯。

“麻黄山上施工的苦，阻挡不了我们热爱生活的甜。”刘磊笑着说。

到陕北、上甘肃、走宁夏，刘磊走遍了陕甘宁所有的施工小队，和队员们一起感受紧张繁忙的生产节奏，也用一杯杯咖啡打开了队员们的心扉。

小小的录井房里，队员们手捧刚刚磨好的咖啡，醇香的味道蕴含在温热的口感里，顺喉而下，心结也随即打开。

录井队员们纷纷掏出心窝里的话。刘磊发现，录井队长感觉压力较大的是编写地质报告，停电、搬迁间隙的碎片时间难以利用；很多员工反映饮水质量问题，在野外喝一口干净水太难了。刘磊将员工的诉求和建议细心汇集整理，反馈给公司。现在，队员们反映的那些问题和困难都已提上改进日程。

刘磊说，咖啡更像是一种媒介，拉近了和员工之间的距离。与大家沟通，解读政策也更顺畅了。

“我只是给了队员们一杯咖啡，但是他们却给了我足够的力量和勇气。”在一线的60余天，队员们那种精准卡好每一个层位的责任心、精确录好每一个数据的工作态度，深深感动着刘磊，化成他在工作中的无

限动力。今年“七一”前夕，他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录井队员们说，刘磊带来的是“解忧咖啡”，里面有理解、共情、包容和开心。离开那天，刘磊把咖啡机留在了录井队，让醇香的故事延续……

 原载

2023年8月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父母爱情

唐喜梅（胜利油田）

我父母的爱情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海誓山盟，却是细水长流、淡而有味的幸福。

起初，父亲在长庆油田工作，母亲独自在陕西老家带着我和弟弟，两人聚少离多。20世纪80年代，父亲跟随单位来到了胜利油田工作，便把我们一家人接到山东。母亲随着父亲来到油田，本以为即将开启美好的新生活，可没想到那时的胜利油田是一片贫瘠的盐碱滩，荒无人烟、风沙肆虐。

坐在单位分的一间破旧的木板房里，全部家当只有一张床和一口木箱，母亲难免有些失落。不善言辞的父亲手足无措，只是嘟囔着：“慢慢会好的，会好的……”

既来之则安之。母亲很快便和父亲一起投入到了胜利油田的开发建设之中。那年月，油田一线缺粮吃。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油田指挥部组织职工家属开垦荒地，试种水稻。原本没干过重体力活儿的母亲一头扎进田间地头，与蚊子、蚂蚱相伴，与盐碱地抗争，过着“早上三点半，地头两顿饭，晚上看不见”的艰苦生活。父亲则跟着运输单位转战各处，常常不在家。父亲心疼母亲，只要在家，不管家务活儿多累，他几乎全包。那段日子很苦，但父母相依为命、互相扶持，为家和孩子都拼尽了全力。

渐渐地，原本空荡荡的家在父母的辛勤经营下添置了不少家当。1989年父亲托老乡弄到一张电视票，一步到位购置了一台18寸“大彩

电”，这在邻居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要知道，那时能买一台12或14寸黑白电视的人家都不多见。那天晚上，父亲把彩电放到院子里，邻居们都挤到我家来看“大彩电”。邻居夸母亲福气好，母亲喜不自禁地嗔怪道：“这么贵！我让他别买，他偏不听呀！”父亲则看着母亲傻笑不语。日子就在平凡的幸福中悄然逝去，我和弟弟则在父母的呵护下渐渐长大。

父母为油田的建设奉献了青春韶华，也将根深深扎在了这片奋斗了一辈子的土地上。退休后，活泼健谈的母亲生活得多姿多彩：要么与老姐妹逛街买菜，要么去老年合唱团练歌参加演出，忙得不亦乐乎！而父亲一向不爱说话，记得1996年，我刚上大学时，每次打电话回家父亲永远都是三句话：钱够吗？注意安全！我和你妈都挺好，不用挂念！那时我也同母亲一样抱怨笑话父亲的木讷。可退休后的父亲却“性情大变”，变得任性絮叨了。每逢我回家，他总是向我控诉母亲怎么贪玩不干活儿，家里的活儿全都吩咐给他做，俨然一个受了委屈的小朋友。而母亲也不示弱地告着状，述说父亲的种种不是。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斗着嘴，嘴拙的父亲常常被母亲呛得无语，气急败坏地摔门而去。那时母亲总爱说：“嫁给这个倔老头子真倒霉，没享什么福，倒生了不少气。他要么闷不吭声，要么一说话就吃了枪药似的噎死个人。”刚退休的那几年，父母就是这样在斗嘴生气又和好的反复循环中度过的。

今年是父母携手走过的第50年，岁月偷走了父母的青丝和红润的容颜，却馈赠给他们一生相濡以沫的平凡幸福。如今老两口住着老宅，一日三餐，携手走过一年四季。我想这就是父母的爱情吧：没有甜言蜜语，只是淡而有味；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水长流；没有大富大贵，只要患难与共！

 原载

2023年8月1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幸福18号

王 鹏 董 敏 郭万江（经纬公司）

“这已经是第18棵被命名的梭梭树了。我们就叫它幸福18号吧。”8月1日，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腹地，距离施工的拐17井100多米处，经纬公司中原测控公司ZY236队队长刘洪彬拿了一根红布条系在了一棵梭梭树腰间，然后笑着对身边的队员说。

ZY236队的队员们正式认领完属于这口井陪伴者的一棵沙漠绿植，不由得鼓起了掌。这也是自2015年开始进入巴丹吉林沙漠勘探开发以来，录井队员们一直沿袭下来的传统仪式。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阿拉善地区，总面积4.92万平方千米的巴丹吉林沙漠是中国第三大沙漠。在这里施工，一年四季干旱缺水，沙尘肆虐，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极少能见到高大的绿植，只有零落分布的梭梭树，成为令人眼前一亮的风景。因为它耐寒、耐旱，抗盐碱、抗风沙，能够遏制土地沙化、改良土壤，是温带荒漠中重要的固沙植物，其顽强的生命力就像战天斗地的石油人，所以很受大家喜爱。

刘洪彬说，他们在每口井施工时，都要在四周寻找一棵梭梭树命名是有缘由的。一方面，因为大漠里最宝贵的是绿色，绿色可以愉悦身心，大家在下班或茶余饭后，都喜欢散步到梭梭树边坐一坐聊一聊；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更为深刻期盼的寓意，它具有铁人一样的精神气质，陪伴着旁边的井一起健康、顺利成长，为这片荒漠崭新的明天增光添彩。

2015年冬天，他们施工了拐参1井，是沙漠里的第一口井。大家历经一个冬天的艰苦战斗后，这口井终于取得了重大发现，揭开了这片构造地下的神秘面纱。看着油亮亮的岩芯，作为油气勘探开发排头兵的录井人十分高兴，就把从宿舍到井场上班每次都路过的那棵梭梭树命名为幸福树。从那以后，到拐2、3、4……一直到现在的拐17井累计施工了18口井，他们也命名了18棵幸福树。

一般在井场四周200米内都可以找到一棵梭梭树，大家索性从前至后，按照每口井的施工时间给这些梭梭树进行编号。

幸福18号挨着的拐17井是一口重点预探井，勘探意义重大。自7月21日开钻后，这口设计井深4000多米的井已钻进1200多米，并且一切顺利。

放眼望去，茫茫大漠之上，除了高高耸立的钻塔和身着红色工装忙碌的石油工人，就是这些梭梭树了。这些梭梭树和系在腰间的红布条在微风里轻轻摇曳，好像在和着钻机的声响低声哼唱。

而此时，队员们交谈的笑声也翻过沙丘欢快跳跃着远去。



原载

2023年8月29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老王

曹传池（胜利石油工程公司）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会议室里，一群穿着红色工作服的大汉嘶吼着，看那脖子上暴起的血管，仿佛要将天喊出一个窟窿。

我笑着摇了摇头，每天几乎12个小时的工作，也不知这群人哪来的精力，每次唱起这首歌，就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2021年，我跟随胜利石油工程渤海钻井40217队来到东营利津区块工作，认识的第一个校友也是我的师傅老王。第一次见老王，给我的印象是衣服上有斑驳的油污，微微驼背，鬓角有丝丝白发，额头的皱纹仿佛能夹死几只蚊子。后来我才知道，老王还不到四十岁。

“老王，你都多久没休班了，不想家吗？自从我来到这儿，就没见你休过班。你家离得又不远。”这是我来到井队近一个月，问得最多的一句话。

老王看着我笑了笑，轻声道：“过几天就休，过几天就休。”

我摇了摇头，调侃道：“你再不回家，你儿子都认不得你喽。”

老王听到后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慢慢地抬起头，看着远方，微微有些失神，随后眼神空洞下来，没过几分钟，眼睛已经开始湿润了。他意识到自己眼中的泪水，赶紧别过头去，显然不想在我这个刚跟他了一个月的小徒弟面前丢人。随后老王拿出了自己贴身携带的一枚印章，细细

注视着。

对于这枚印章我是很熟悉的，印章本体是透明的，在印章的中间，有一滴原油静静地躺在其中。这是西安石油大学的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得到的一份礼物。说是礼物，同时也是一份责任，更是一种信仰。

此时我也意识到老王并不是不想回家，而是他真的放不下手里的工作。

10月的一天，老王一边吃着碗中的米饭，一边看着手机。看此情景我突然愣了一下，因为平时的老王，在吃饭时不是在沉思就是在拼命往嘴里扒拉饭。

我走到老王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师傅，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此时的老王缓缓抬起头，眼红红的。他看到是我，马上激动地说：“你看，朋友圈都在发，总书记来东营了，而且还去了井队！”老王又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口袋中的印章。

我环视周围，看着一张张激动的面孔，突然感觉肩膀沉了沉。

来井队差不多5个月时，老王把检查钻具的工作基本上都交给了我。寒风中，丝丝寒意透过衣服钻进我的怀里，我忍着寒冷把所有的母扣检查完毕，然后飞快跑回屋里，老王看到我跑回来，马上递上来一杯热水，笑道：“怎么样，公扣、母扣都检查完了吗？”

我愣了一下，道：“母扣检查了，公扣忘记检查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老王拍了拍我的肩膀，戴上安全帽和手套，提着钢丝刷子就走出去了。只剩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不知过了多久，我摸了摸杯子，水已经凉了，又搓了搓脸，像老王一样，带齐装备走了出去。

老王手拿钢丝刷在钻杆公扣上反复地刷着，不时把脸贴近公扣，或许这就是一丝不苟吧。我拿着钢丝刷子走到老王旁边，老王也看到了我

的失落，表情严肃而认真：“咱们作为技术员，是绝对不能偷懒的，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保证不让任何一根坏钻具下井。天气冷，你看看钻台上的兄弟冷不冷？如果有一根坏钻具下井，他们几天的工作都可能白费。”

我看着老王的眼睛，又看了看老王兜里露出了一个角的印章，坚定地地点了点头，随后拿起手中的刷子反复刷起来……

曾经，有人问起石油人的信念是什么？我想告诉他们，坚守，是一代代石油人为祖国献石油的信念和情怀，它激励着许许多多的石油人在普通工作岗位上坚守。

曾经，一首《我为祖国献石油》激起多少热血青年豪情满怀，用自己的青春热血，投身祖国石油工业建设发展，见证自己无悔青春谱写的华彩人生。

坚守，是一代代像老王一样的石油人的情怀和心声，在平凡的岗位上任重道远，书写不平凡的人生。

**原载**

2023年8月3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跨越黄河就是家

户亚兰（宁夏能化）

在宁夏能化的厂区内，随处可见喜鹊的身影。它们在清晨的草坪漫步，或在黄昏的枝头看游云，向东唤醒芬芳，向西逐退残阳。它们喜欢躲进浓密的树荫三五闲谈，也喜欢伫立在湖边的石柱上独赏风景，人至鹊不惊，风过鹊依然。

我常想，它们一定是飞越了万水千山来到这塞上江南，又跨越了黄河来到这片钢铁塔林和绿树繁枝相互交映的美丽土地，落翅栖息、筑巢安家，从此，在黄河母亲的臂弯里有了一个小小的家园——宁夏能化。

喜鹊是吉祥的鸟、喜庆的鸟，也是极挑剔的鸟。小时候总在课本上读到喜鹊，而在家乡却从未遇到过一只喜鹊。奶奶说早年间家乡的村镇也有很多喜鹊，后来随着城镇化建设，喜鹊也不知何时举家迁徙了。那时就在想，这是一种多么倔强和挑剔的鸟，那黑白相间的小小翅膀无畏山高水远，只愿逐绿而行。

我想，这些来到宁夏能化的喜鹊也一定是经历了一场逐绿的远行吧。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来处，也似乎没有人注意它们何时到来，因为比它们早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一直在忙着专心“筑巢”，忘记了抬头看一眼家园里日渐增多的喜鹊。

比喜鹊早到的是那些五湖四海逐梦而来的人。还记得2012年，我初到公司的那天，乘车离开银川火车站一路向东，郊区公路绵延的绿化带

追着太阳起起落落。“快看！是黄河！”听到这声呼叫，满车的人不约而同望向窗外，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流经塞上江南的黄河，一望无际的平坦湿地铺卷着沉寂的苍黄，从远山脚下蜿蜒而来的河却像一个疲惫的赶路人。

跨越黄河不久，飞驰的车子却漠然闯入了一片戈壁滩，光秃秃的小山和阵阵飞舞的尘土蔓延到天际，也把一车人初入职场的激动冻结成无边的荒凉。

那一年，我成为这支浩荡大军中的一员，在“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的戈壁滩风沙里参与建设一座现代化的煤化工企业。没有完工的场地、刚刚建成的装置、肆意飞舞的黄沙，那时，一切似乎都是凌乱的。

一群满怀理想和激情的人留了下来。他们用青春与荒凉决战，一棵树连着一棵树默默扎根，一个装置接着一个装置成功开车，走过晨昏、穿越风沙。十年间，一寸寸铺展开来的浓绿终让黄沙退后，葱茏的家园也让途经的鸟儿驻足停留。不知何时起，几只挑剔的喜鹊留了下来，后来，一只又一只，一群又一群。

春来的时候，泥土中匍匐的草根从沉睡中醒来，铺满大地；树木吐露嫩绿的叶子，和春风握手言欢。当绿意渐浓，缤纷的色彩奔走相告，便有次第花开、姹紫嫣红。一群群穿着蓝色工装的石化人，满脸明媚的笑容，映入眸间的桃红青绿，都是欢喜。途经的喜鹊定是恋上了这里明媚的春天，于是搭巢建家，繁衍生息。

盛夏的宁夏能化，厂区内角角落落开满的蜀葵一株比一株高，或玫红或浅粉，和钢铁的塔林交相辉映，在风里互相称赞。每当夜幕来临，万千塔灯在夜色里如星般点亮，机器的欢唱和劳动的号子交相呼应，这里的人和鹊都在为“筑巢”而夜夜忙碌，他们用理想为这片戈壁滩搭建起美好的未来。

厂区有片宁静的湖，粼粼微波铺下清晨的霞光、黄昏的斜阳，和游

云相拥相伴。湖上的木桥曲折蜿蜒，喜鹊们最喜欢在桥栏上驻足，向着湖中悠游的灰雁、白鹅们叽叽喳喳地打着招呼，每逢有人路过，“腾”地一声飞起，欢快得像是无忧无虑的孩童。

年年如约而至的夏风，轻拂着绿树掩映的宁夏能化，管廊纵横交错，多像喜鹊筑起的巢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信守着这样的理念，“绿色”成为钢铁塔林的主色调，在这里安家“筑巢”的，除了当初的建设者们，还有从祖国四面八方涌来的技术人才，更有一张张阳光青春的面孔。他们走出校园，把理想安扎在了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上。

九曲黄河在塞上江南放慢了脚步，也把母亲河的爱留给了流经的每一寸土地。这片当年荒凉的戈壁滩如今已矗立起数百家现代化的企业，宁夏能化便是其中之一。它像一颗闪亮的珍珠，在绿树掩映下格外耀眼、分外美丽。

每每坐着厂车跨越黄河，我都在想，河这边是千家万户的灯火，河那边是钢铁塔林的万千星光。我们也和厂区的喜鹊一样，飞越滔滔黄河，把“家”安在了这里。

绿意盎然、灯火可亲，跨越黄河，两岸都是家。

 原载

2023年8月3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为啥让他当组长：他犟！

丁玉萍（西北油田）

8月15日，西北油田采油二厂开发所召开工作会。25岁的开发一组副组长陈波在会上汇报组里今年工作的进度。

工作会实际上是个讨论会，大家在一起说说工作进展，摆摆目前技术上的困难，然后相互提提参考意见。

对于去年入厂的硕士生陈波来说，在座的都是前辈。稍显青涩的他开始发言时还有些怯场，声音发抖，不敢看人。

然而说到技术细节，却开始流利起来，声调也高了许多。尤其在解答大家提出疑问的时候，几下就把解释变成了辩论。

这小子，平时待人挺谦虚和善的，咋一说正事，就像变成另一个人了？

这小子有点狂！有人感叹。

有人也说，陈波狂得有底气。陈波所在的小组，今年干三个单元，S99单元年递减率由7.4%下降到2.2%，采收率由16.2%上升到28.8%；S74单元累增油1.2万吨；TH10212井组日增油15吨。这在一直想止住老区产量下滑势头的采油二厂就是件大喜事。

所长张世亮望着为一个个问题激辩的陈波，甚至有几分欣赏。

半年前，陈波开始跟师傅们做项目。一个边缘区块因前期资料不够而描述不清，组里有人认为，这些都是十几年的老井，资料不是找不到，

就是乱得理不出头绪，只能做到这个水平。

所长一听就拍了桌子：“这水平？今年啥也别干，闲着！”

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吭声，只有陈波涨红了脸，欲言又止。

所长看了他一眼，问：“咋，不服啊？”

陈波瓮声瓮气地回了一句：“没干好，继续干呀。”

所长沉吟了一会儿说：“好，资料收集的事就交给你来完成。”

陈波不示弱：“给就给。”

陈波接了活儿，就立即开始资料收集。这个区块100多口井，有的井比他年龄都大，有的井数据不全，有的井数据还有误差。他一面查资料，一面请老师傅们帮忙甄别核实，甚至还完善了一个程序可以进行自动校正。

有一天，所长来办公室问数据收集情况。组长周丹苹回：“早完了，陈波还给补充了数模。”说着在电脑里找到模型让所长看。所长认真看了一阵，扭头走了。

大家说，陈波和所长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又过了几天，所长把组长找去，说：“给你找了个好帮手。”

组长问谁。

所长说：“陈波。”

组长觉得意外。

似乎为了消除组长心里的疑虑，所长说：“为啥让他当副组长，因为他犟！”

就这样，一个二十出头的人当了副组长，管起了一群三四十岁的人。

今年打上产夺油战，六区、七区、十区是重点。全组上阵，一个单井一个单井翻阅资料，一个井组一个井组分析情况，每天要重复几百口井、梳理几千张报表和数万个数据。陈波每天来得最早，办公室的灯光熄得最晚。无数个夜晚，同事们都休息后，他开始写工作日志，在日志

上标记疑问和下一步的工作思路，第二天再和大家一起讨论解决方案。

遇上两眼熬得通红、说话嗓音嘶哑的陈波，所长常常想起刚参加工作的自己。他知道这小子坦率直接，虽说有些犟，但随着个人的学习进步，加上大伙儿的理解帮助，在今后的石油岁月里，陈波将很好地融进群体里并会愈加发光出彩。

 原载

2023年8月3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爱较劲的师徒俩

田宏远 邵晓玲（经纬公司）

经纬公司西南测控公司的乔云是初入职场的硕士生，他第一个师傅是专攻“一字号”工程、有着10年工作经历的金牌队队长刘丹阳。爱较真的职场新人与雷厉风行的硬汉队长在大家眼中就是一对师徒“冤家”。经历的不同、观念的碰撞，让师徒之间“火花”不断。您瞧，测井作业施工现场，师徒俩又较上了劲。

立秋后的四川盆地，“秋老虎”威力不减，火辣辣的阳光下，XN302队队长刘丹阳正带领队伍进行声幅测井。徒弟乔云负责采集声波曲线，电脑显示屏上，声波曲线像心电图一样快速跳动着。乔云按照说明书上讲的操作规程，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调试。半个小时过去了，第一道波的最低点还没有卡住。

如果套波卡不好，就不能准确反映地层情况，影响后期的测井解释，乔云的汗珠子顺着安全帽往下淌。

这时，师傅刘丹阳走了过来，经验丰富的他主张直接输入一个经验参数。可是，爱较真的徒弟不同意，两人互不相让，甚至瞪起了眼。激烈争辩后，拗不过师傅的乔云决定试试师傅提示的数值。瞬间，卡点成功！

“牛！经验无敌！”施工完成后，师徒俩坐在一起，乔云向师傅施了个抱拳礼。刘丹阳却说自己要好好向徒弟学习。他说经验虽可能是一种

宝贵的知识积累，但过分依赖就会犯经验主义错误，而徒弟严格按规程操作的做法，值得点赞。

师徒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梳理出了此种情况下准确采集资料的方式方法，完美实现了互补和提升。

上周末，师徒俩刚从井上完成测井施工作业回到基地，刘丹阳就接到公司通知，需要紧急提取近期多口井测井资料的纸质版图纸，时间紧任务量大。旁边的徒弟乔云过来说：“师傅，这件事交给我。”

20多口井的资料都是以电子版的形式存在电脑里，打印出来工作量着实不小。但这难不住乔云。调取资料、排版、打印、装订，他有条不紊地干开了。一口井的资料打印出来就足有5米长，乔云硬是在黎明前全部整理打印完成。望着一套套归纳齐全、装订整齐的图册资料，刘丹阳向他的较真儿徒弟施了个抱拳礼，眼神里满是赞许。

为做好业务互相争辩，为出色表现互相欣赏，刘丹阳和乔云师徒俩越碰撞越融洽。感情亲了，工作默契了，工友们称他们是金牌队里的“金牌师徒”。

 原载

2023年9月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老醋

唐 艺（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静海，古老的南运河畔，甘甜的运河水和肥沃的土地，以静谧而生慧，以波澜而壮阔。朦胧的夜色中，月亮披着银灰薄纱翩然而至，泼洒下一河面的婆娑。

石工建江汉油建长输管道中心质量员钟险峰刚刚结束48小时机组作业。感受到运河唯美的意境，钟险峰坐着车驶离工地的时候，轻松地哼起了家乡小曲。曲调中流动着思念，烦躁疲惫渐渐从身体里褪去。

回到宿舍已是深夜，钟险峰给自己煮了一碗清面，撒上一小把葱花，滴上他钟爱的独流老醋。空气里便弥漫着一股醉人的醋香，醋酸的清爽和麦麸的醇香混合出的独特香味让人立马神清气爽。

刚打开按安全生产要求而关闭的手机，“叮叮”的声音此起彼伏，信息还没来得及点开，媳妇的视频就进来了——

“咋不开手机？”媳妇劈头盖脸就问。

“不是在工作嘛！”

“两天多，就没一点时间开？”

“哪有时间，这条管线时间紧、任务重，得抓紧时间干！你火急火燎啥？”钟险峰被说得有些起急。

“你这人！婆婆今天生日，我们想跟你视频通个话，结果你没接。我们还不是担心你！”

钟险峰猛地顿住，母亲的生日，他竟忘了！

放下手中的筷子，盯着那碗还没吃的面，他心里难受起来，喘息声也急促起来。刚刚还心情美好的他，莫名被一种深深的孤独心酸击中。

挂了电话，钟险峰双手狠狠搓了把脸，手中的电话拿起又放下，已经夜里11点多了，母亲这会儿多半睡下了吧。

沉吟片刻，还是拿起电话拨了那个熟悉的座机号码。电话响了三声，四声嘟音还未落，电话那头就被接起：“谁啊？是阿峰吗？”“阿峰啊，这么晚打电话，还没休息呢？你在外那么辛苦要早些休息，注意身体啊……”听着母亲的叮嘱，钟险峰已然哽咽。他不知该对母亲说些什么，只能如复读机般“嗯嗯”着。挂电话的时候，他送上了自己迟到的生日祝福，母亲听了很是高兴。

对于长年在外会战的儿子，5分钟的家常电话也能令老母亲高兴许久。挂上电话时，钟险峰的眼泪忍不住地流。母亲常对他说：“我知道你很忙，咱吃油田的饭，就跟着油田转，不容易，所以心要定。你好好工作，别操我的心！”

上次回家还是好几个月前，那时母亲的身体就不大好，他一直很挂念。钟险峰也想好好照顾母亲，但做了油建管道人，就不能像普通上班族那样朝九晚五。一边是责任，一边是牵挂，他心中的酸楚老人家心里明白得很，也理解。母亲说，不要因为家里的事把工作耽误了。

钟险峰收起眼泪，往已经坨了的清面里倒入些许清水和老醋，拌了几下，大口大口吃了起来。面一入口，浓烈的酸味瞬间涨满口舌，细细咀嚼之后，老醋那稍许甘甜的回味却又溢满唇齿之间。

那滋味，仿佛流星划过照亮的每一个光彩瞬间，又如尝尽百态人生后的恍然大悟，所有经历过的激情、梦想和坚持，都化作无畏前行的拼劲。

原载

2023年9月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毛里塔尼亚的红黄黑

许建峰（地球物理公司）

骄阳似火，热浪如焚，干热的撒哈拉沙漠就像一只大烤箱，仿佛要把地面上最后一丝水分都蒸发殆尽，把大地烤成一个熟透的饅。

在海外工地，工作和生活总被说成是枯燥单一。其实，闭上眼睛，用心体会，总能发现不一样的色彩。

红色是一缕朝阳，一种精神。

凌晨5时，沙漠有些安静。没有故事中那未眠的海棠花，也没有闹市中那早起的远行人，只有天空中的点点繁星。当太阳刚冲出地平线，地球物理公司毛里塔尼亚项目放线班的队员就开始了每天早上例行的晨会，“SINOPEC”红色工服的反光条在营地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耀眼。一个个红色忙碌的身影，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开工伊始，万事艰辛。项目位于沙漠腹地，交通不便、通信不畅。放线工在沙漠中核对排列桩号、测量组内距做好记号、挖检波器坑，有的放大线、放小线，有的埋置检波器、测量本道电阻。厚重的劳保鞋把队员们的脚磨出了水泡，下火一样的天气让大伙儿的鼻腔里充满了血丝，不停地喝水却还是感到口干舌燥。

黄色是一丝印记，一腔信念。

尽管早有吃苦的准备，但现场猛烈的风沙、炎热的高温、强烈的紫外线、干燥的气候，还是让仪器操作员有些始料未及。

抬头望去，前方的沙丘顶上扬起沙尘，犹如烟雾般飘起。刚开始脚步还挺利索，越往上走，脚下陷得越厉害，每走一步都得退回一半，对体能是个极大的考验。爬到半腰时风速突然加大，狂风大作呼啸而起，快要把人整个吞噬卷走，只能猫着腰紧贴在沙坡上，整个脸部基本上就浸在沙尘里，扬起的沙粒直往眼睛、耳朵、鼻孔里钻，让人不敢睁眼更不敢张嘴，只有把头转向背风的一侧，小心翼翼地呼吸以免带入过多沙子。就这样爬一段歇一段，到达石油地震勘探仪器停点位置时，大伙儿已是气喘吁吁。

黑色是一抹肤色，一段青春。

测量工每天在沙漠中采集数据，背着测量仪器一走就是几小时，渴了就喝一口水，饿了就啃一块面包。大伙儿盯着手中的手簿不停地调整，量了又量，测了又测，校了又校，一站就是几十分钟。

来来回回，队员们始终暴露在阳光下，日积月累中，肤色逐渐变黑，我们戏称这是可口可乐的肤色。说实话，我们搞测量的，没有一张包公脸都不好意思出门。物探人用行动告诉你，肤色黑在工地中是辛勤劳动的印记，是最美的风景线。

一半沙漠、一半海水的毛里塔尼亚工地，红色是太阳，黄色是沙漠，而一张张黑色的脸就是青春的底色。回忆起撒哈拉沙漠工作的点滴，脑海里闪现出一幕幕生动的画面，色彩缤纷。

原载

2023年9月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为油探深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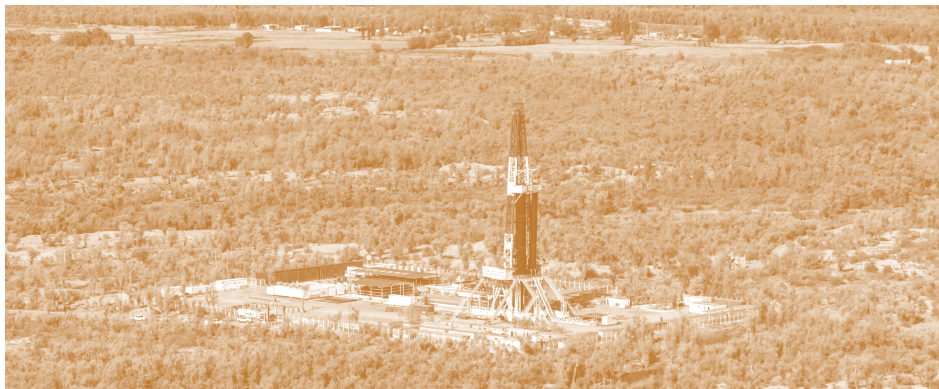
陈 卉（江汉石油工程公司）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汽车在一片荒漠中呼啸向前，夕阳余晖下金黄色的沙丘绵延不尽，间或看到一棵胡杨、一簇红柳，成为天地间唯一的点缀。远方，云在沙漠上翻滚，似乎走到沙漠尽头就能踏上云端。

我们正在朝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行进，目的地是“深地一号”顺北油气田基地。塔克拉玛干，人们常称它为“死亡之海”，但这里也是一片宝藏之地。勘探发现，塔里木盆地6000~10000米处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分别占其总量的83.2%和63.9%。

顺北油气田勘探开发可以追溯到2015年。随着深层油气资源被不断发现，石油工程技术的进步推动勘探开发逐渐向地层深部延伸。2022年，



中国石化命名顺北油气田为“深地工程”。这是我国首个以“深地工程”命名的油气项目，被誉为“深地一号”。

2015年，一支江汉队伍踏入这片禁区探寻深埋地底的黑金，打响了江汉钻井进军顺北“第一枪”。此后8年间，江汉石油工程钻井二公司西部分公司11支钻井队的400余名员工，在这里先后打下18口优质工程井，夺得西北油田分公司53面流动红旗，实现了进尺近30万米的战绩。在与残酷的自然环境、复杂的地质条件较量中，描绘了一幅当代石油出塞图。

这会是怎样一群可敬可爱的石油人？

越野车一路向北，路两旁出现了成片成片用草秆扎的防风固沙方格，远处高耸的钻塔矗立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塔顶的红旗迎风招展，这是90117JH钻井队施工的顺北6-1H井。

进疆之前有人告诉我，沙漠条件艰苦，时间长了会患上“沙漠综合征”。它的表现是，长久身处沙漠，单调的色彩、单调的生活和工作会让人不想说话，对任何事物都失去兴趣。

那在沙漠打井的石油人是否要时时与其对抗？

见到90117JH钻井队长邵将，我的担忧一扫而空。这个刚刚35岁的汉子十分活泼开朗，黝黑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热情地给我们介绍井队的一切。据他说，眼前的这部井架是目前全公司最好的电动钻机，可以打到地层9000米以下。井场干净整洁、摆放有序，宿舍区装上了宽带网络，建起了冷库，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蔬菜。厨房里的压面机、电饼铛、烤箱，能满足各地员工不同的饮食习惯，餐厅里还有KTV。邵将的话不无自豪：“闲了大家都爱来吼两嗓子，嗨，我发现很多‘闷葫芦’原来都是‘麦霸’！”

“其实刚来的那几年还是很苦的。”邵将是江苏人，大学毕业后来到新疆。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再坐汽车，一路辗转跨越3500多千米到达井队。西北异常干燥的气候让这个南方人天天流鼻血，后来甚至形成了条

件反射，只要感觉鼻子有异样就立马仰起头。

新疆的夏天地表温度最高达70摄氏度，什么防晒霜、防晒围脖在烈日下通通不管用，没多久邵将就被晒得黢黑。有一年搬家，他和几名队友提前进驻新井场，水电未通，野营房热得像烤箱。那天晚上，他们把木板架在水泥墩子上，天作被地当床数着星星睡着了。

最难熬的还是冬天，气温骤降到零下30摄氏度，呼出的热气瞬间就在眉毛、发梢上结成霜，裹得严严实实也挡不住冷风往毛孔里钻。实习那年，邵将作为井架工在二层平台上操作，几个小时没停，下来时还是冻得发抖。邵将说，到了新疆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冰火两重天”。

沙漠里井和井之间距离基本在200千米以上，虽然建了沙漠公路，但通往井场大多有段颠簸的土路。最初几天的新鲜劲一过，苍茫的沙海再引不起我的兴趣，一路顶着风沙颠簸下来，只觉得整个人灰头土脸。

“你试着待上一个月，保准就习惯了。”到70222JH钻井队那天，队长宋树鹏听了我的诉苦，哈哈笑起来。他戴副黑框眼镜，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眉宇间那两道深深的竖纹好像也舒展了一些。

可一提到家，他的眼神暗了暗：“这些苦都不算什么，习惯了就好，最难挨的还是想家。”

1986年出生的宋树鹏是最早一批出征“深地工程”的人，那时候他是泥浆技术员。顺北地层复杂，井漏是老大难，泥浆可以说是“深地工程”施工的“命门”。宋树鹏一心都扑在井场上，难得回趟家。

女儿小的时候半夜经常哭闹，妻子心里烦了就打电话冲他发脾气，他总是默默地听完后轻轻地问一句：“心里好受点没？”在他看来，“家里的事一点搭不上手，给媳妇当个出气筒也好”。

后来妻子到新疆探亲。当时他们在沙漠边的塔河区块打井，绿洲里环境稍微强一点，但正值夏天，蚊虫多。一到傍晚，硕大的蚊子成群地追着人跑，把妻子吓得够呛。白天强烈的紫外线又晒得脸生疼，没几天

就让妻子的皮肤黑了几个色号。回家临上车前，妻子看着他叹了口气：“以后我再不随便对你发脾气了。”一句话让这个在险情之前都面不改色的大男人瞬间破防，眼泪夺眶而出。

“钻井人不容易，当钻井人的家属更不容易。”邵将对此也深有感触，当年他可差点把老婆都“弄丢了”。

那时候他刚走上技术员岗位，忙起来几天都难得给女友打个电话。“不是不想打，等我有时间都夜里一两点了，怕打扰她休息。”于是两人更多是用QQ联系，可网络不给力，等他看到信息往往都是两三天以后。为这，女友一度以为他是个“用情不专之人”，没少闹别扭。

眼见女友“积怨已深”，邵将心里急得像猫抓一般。等那口井顺利打完，正好临近春节，队上让他回家探亲。邵将归心似箭，好不容易才抢到了一张站票，回家的喜悦冲淡了旅途的辛劳。当他站了50多个小时风尘仆仆赶到女友面前时，女友一边笑着又忍不住掉眼泪：“看你哪还有个人样……”

结婚有了孩子之后，邵将把对家人的牵挂深埋心底，一门心思干工作，一路从技术员、副队长，再到队长。当队长后，回家的日子更是屈指可数。

“深地工程”的每口井井深都在8000米以上，每一口都往往要打大半年。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将其当成家园一样来建设。

夕阳西下，万丈霞光给漫漫沙海镀上了一层金色。刚刚倒休回来的90108JH钻井队司钻赵海山乘坐汽车正沿着胡杨林向井队的方向飞驰。他觉得自己的心也在奔跑着，直到前方出现熟悉的钻塔和飘扬的队旗，才停下了脚步。

这片大漠已经成了这群石油人的家。每到一个井队，我都会有这种强烈的感觉。西部分公司党总支书记高爱庭告诉我，这些年公司推行营地标准化建设，下大力气投资改善员工生活条件，建起了沙漠公寓，设置了健身房、EAP活动室，配备了环保厕所，而且钻井队搬到哪，无线

Wi-Fi就连到哪。

去年,90108JH钻井队接到承钻跃进3平台的任务,其中的跃进3-3XC井设计井深9472米,被称为“亚洲第一深井”。井场在胡杨林保护区边缘,为了保护场地里那216棵胡杨,他们前后更改了十余次井场建设方案。

今年“五一”期间,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五一”特别节目之“挺进地下一万米”》,跃进3-3XC井井场内,巍巍钻塔与千年胡杨交相辉映的壮美画面令人印象深刻。

“亚洲最深井”自然是我们此行必须打卡的地方。奔赴途中,天上突降冰雹,黄豆大小的冰粒敲在车身上噼啪作响。待我们驱车缓行深入胡杨林,天空逐渐晴朗,远远看见高耸的钻塔一端挂上了一道彩虹。

50多岁的90108JH钻井队党支部书记李新告诉我,2019年他二进新疆,感慨变化太大,不止环境有改善,井队生产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没理由不好好干!”

他在营地开荒,种了蔬菜瓜果,还建了篮球场。球场虽然简易、不规则,只能打四人制的半场赛,但不妨碍成为员工的“新宠”。

即使远在千里之外,生活也要有仪式感。每隔一段时间李新就要给员工过一次集体生日,整一桌好菜,定一个蛋糕,送一份礼物。大漠里的生日party也毫不逊色。

单调的沙漠生活,从来都不能消磨掉石油人对生活仪式感的追求。逢年过节或是完井的时候,邵将就会组织员工聚餐,烤全羊、K歌、办篝火晚会,一群人唱啊跳啊。

他们在苍茫的戈壁战天斗地,在无人的禁区建设家园,他们为油而生,为油而来,带着几代人的石油梦,向着深地进军。



原载

2023年9月1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欠女儿一个约定

单旭泽 关脉凌（经纬公司）

秋天的戈壁滩，砂石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在塔河油区 TH123140 井上，经纬公司胜利测井巴州分公司新 2 队的操作工程师徐志强和队员们正进行二开固井质量测井。

尽管阳光很烈、施工很难，徐志强却干劲很足，只是心情有点复杂。一半喜悦，一半愧疚。喜悦的是，女儿已经进入西南民族大学，开始了大学生涯。愧疚的是，本来暑期和女儿约好，全家一起回老家探亲，可由于巴州分公司工作量饱和，人员紧张，自己提前结束休假返回了新疆。当初和女儿的约定，成了一句无法兑现的承诺。

2007 年徐志强入疆时，女儿才 3 岁。从此，在女儿眼中，爸爸就成了“住”在手机里的人。在离家三千多千米的井场，徐志强和队友们一起奋战。一年中回家两三次，每次都是来去匆匆。

入疆 16 年，徐志强的一身红工装被汗水浸泡得褪了色，但胸前戴了 10 年的党徽一直闪亮。他施工过的井有 750 口，施工创下的纪录有 20 余项。

无论在哪儿，他都是最让人放心的，就像一棵沙漠胡杨，深深扎下根，年轮里都是戈壁的阳光和风沙。

“家里水管漏了、灯管不亮了、老父亲的药吃完了，他总顾不上；女儿的家长会、结婚纪念日，他总缺席。但戈壁沙漠里施工过的井，测井仪器上的每一个零件，他都摸得门儿清。”妻子的话中有委屈，更有支持。

因为之前错过了女儿成长中的很多时刻，女儿高考前他休了假。这次休假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为女儿送考，和女儿一起期待出分，陪伴女儿填报志愿，全家一起旅游，然后一起回老家探亲……

结果，假期还没结束，他就看到生产群里的消息：生产任务重，人员设备告急！

看到徐志强在屋里踱步、心神不宁的样子，聪明的女儿就明白了。从小到大，每次爸爸准备返疆却舍不得走时，就是这副模样。

“爸，你回吧。”女儿平静地说。

“眼下施工井多、人又少，我是党员突击队的骨干，得主动顶上去，只是……”下面的话，徐志强在女儿面前却不知如何说出口。

“酷暑烈日下，我们能坐在空调房里吃西瓜，是因为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我的老爸就是这样的石油人。”妻子拿出女儿写的作文，让徐志强看，“老爸把自己‘铆’在戈壁滩，从未想过离开，就像农民舍不得离开土地。他从来不把‘我为祖国献石油’挂在嘴上，却用一生来践行。”

女儿的作文，徐志强是抹着泪看完的。

7月13日，是徐志强返疆的日子。女儿拥抱了石油老爸：“老爸放心，今后的日子，我也要负重前行了，为自己，也为你们。”

7月22日，女儿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想把喜讯告诉爸爸时，徐志强却在新北1井施工。干完活儿回到车上，徐志强才发现手机里有12个未接来电。

他狂奔到井场外，拨通了家中电话。远在东营的女儿，喜鹊一样的声音传入耳朵：“老爸，我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徐志强开心地笑了，笑纹里，嵌满了大漠细细的风沙。



原载

2023年10月1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老李的旧茶杯

王静文（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不去，不去。”李正连连摆手，得知要代表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中原设计河南子公司赴郑州参加羽毛球比赛，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跟那些老伙计打打玩还行，跟年轻人打比赛那指定赢不了。”转头将心思扑在项目上，毅然决然，容不得半点退让。

“那我把文件先发给你看看，再考虑要不要去。”作为党支部书记，向来苦口婆心的耿向东这次却没有多劝，只是笑着拍了拍李正肩头，藏着一抹了然于胸的意味。

等耿书记走后，李正对着电脑左下角闪烁的“钉钉”消息发了许久的呆。下午阳光正烈，炽热的光线从窗外洒进来，斑驳的光影直直落在茶杯上，透明的玻璃微微泛黄，杯壁还残留着一圈一圈淡淡的茶垢，刻印着时间的痕迹。那还是1996年河南油田举办第三届羽毛球比赛时为选手发放的，那一届李正轻松拿下冠军，意气风发，风光无两。

他拿起桌上的茶杯轻抿了一口，已经尝不到茶叶初泡时的回甘，好似随着当年的意气一并流失在岁月当中。李正内心翻涌着，对羽毛球的热爱忽而如野草在心中疯长，正如耿书记所想，他并不想服老！回味着嘴里残留的茶香，他哑了哑嘴，是时候该换新茶了。

次日，开往郑州参加比赛的车下午4点准时出发，坐在副驾驶的李正小心将“加油包”揣在怀里，里面有清凉喷雾、藿香正气水、备用羽毛球、衣服，还有他刚放进去的旧茶杯。这些年，他和同事打了那么多比

赛，耿书记都会贴心准备，人人不少，场场不落。

初秋的郑州还残留着夏日的余热，潮湿黏腻的空气充斥着整个场馆。时间久了，汗水像小溪一样在脸上纵横漫流，李正却无法腾出手擦一把，眼睛被汗水腌得火辣辣疼。每一次起跳、箭步，脚底像灌了铅，沉重得几乎要把他挤压到地板里去。体力不支的他们首局失利。

中场休息，队友曾少山从“加油包”里掏出茶杯递给他，杯里的绿茶经过多次换水浸泡早已褪了色。他心头一紧：“这样下去可不行！”声音极力平静，可是平静中却透露出一股极致的忍耐，像是破冰之前的暗潮汹涌。“为了公司，咱们也得拼尽全力！”李正轻轻晃了晃杯底，茶絮在茶叶与水之间散开，茶水转瞬变得浑浊，想赢的念头却愈加明晰。

在接下来的男双赛场，李正和曾少山互相鼓劲，势不可挡。凭着过硬的实力很快追平比分，局势逆转，拿下了第二局的胜利。决胜时刻，李正在全场的注目下，身子一倾，在球网边缘跃起、腾空，单手猛扣，以一记漂亮的绝杀赢得了比赛。

后面的比赛，李正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打起球来浑身是劲。不出意外，他与队友刘晓娟又拿下了混双冠军。直至领奖，三人才从比赛的氛围中抽离，视线交会，胜利的喜悦扑面而来。“我们是力挽狂澜打开荣誉的凯旋门。”赛后，耿书记这么评价。

傍晚，李正和队友一同返程。夕阳将三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刘晓娟玩笑似地说：“老李，这茶杯跟你也有好些年了吧？这次回去让书记给你换个新的！”

李正笑着没有多言，只是攥了攥手里的茶杯。打开杯盖，熟悉的茶香肆无忌惮地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沁人心脾。他突然意识到，这老茶杯可能这辈子都离不开了。



原载

2023年10月2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悠然自在 日子成诗

张素军（中原油田）

因为一部微电影，中原油田退休职工缪姐和丈夫赵哥“出了圈”。

赵哥和缪姐分饰剧中男女主角。这部仅3分钟的微电影，获得了4万+点赞，10万+转发，数千条留言。人们纷纷感叹：“原来这就是爱情的样子！”

这并非缪姐第一次“触电”。不久前，一个微电影拍摄小组“瞄”上了缪姐，觉得她气质优雅，很适合出演女主角。但缪姐推辞：“开玩笑，我哪会演戏啊。”导演坚持：“阿姨，您一定行！再说，不试试怎么知道呢？”缪姐不好再推辞，便抱着“玩”的心态试拍了几部，谁知一片叫好。

“没想到自己对表演还真有感觉！”缪姐又惊又喜。接触中导演又发现，阿姨家的叔叔不仅有气质，还会吹拉弹唱，就专门为夫妻俩写了个本子，剧名就叫《我心永恒》。

拿到本子的缪姐有点为难，不知道丈夫肯不肯“出山”。那天她回家告诉赵哥：“人家让咱俩搭戏呢。”赵哥听罢一扭头：“我又不会演戏，不去！”“就是玩嘛，再说本子都写好了……”最后赵哥被缪姐劝得改了主意：“好吧，那就‘玩玩’。”没想到竟然“玩”出了圈。

事后缪姐感慨，人有许多潜能，一旦被激发，就能得到释放，所以不要给自己设限，要积极尝试。尤其退休了，社会圈子变小了，更要走出去，有意识地丰富自己。说到对表演有感觉，她分析：“可能是我喜欢摄影，比较擅于捕捉镜头。”

缪姐和赵哥都是摄影爱好者，今年6月，他们随一个摄影团前往内蒙古克什克腾大草原采风。在他们的镜头里，草在风中摇曳，鸟在云端飞翔，马在远方奔腾……缪姐把这些做成小视频发到微信朋友圈里，幕煞一众好友：“你们把日子过成了诗！”

把日子过成诗，是缪姐和赵哥的共同梦想。刚退休时，为了照看外孙女，两人忙碌了几年。一晃孩子大了，上幼儿园了，日子忽然就空了下来。后来，他们把家从河南濮阳搬到天津，远离了熟悉的油田同事和朋友，乏闷之外又添了孤独。缪姐就和赵哥商量：“咱不能总闷在家里，一定要出去走走。”

两人一起报名了社区老年大学。缪姐身材好，选择了模特班；赵哥爱玩乐器，报了音乐班。平时两人除了学习，还经常参加社区的各种活动，时间一下就不够用了，不过“虽然忙，却很快乐”。缪姐会摄影，模特班姐妹们爱美，走秀之余她就成了大家的摄影师，一来二去，结交了不少新朋友。

今年9月，天津市电视台举办首届中老年电视模特大赛，缪姐和姐妹们一起登上T台，拿下了大赛“银发丽人”奖。比赛一结束，组委会便找到她：“阿姨，稍后还有记者专访环节，能否请您留下，作为参赛代表接受记者采访？”

拍戏、摄影、走T台、玩乐器……缪姐和赵哥都觉得“退休比上班还忙”。忙碌的生活带来的是精神充实，对此，缪姐总结：“人老心不能老，要做最好的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做别人眼中的风景。”赵哥一旁听着，没说话，却频频点头。



原载

2023年11月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寒夜，为我添衣的师傅

任海超（华北石油工程）

（一）

“小伙子，身板有点弱呀，加强锻炼，好好干。”简短的拜师过后，师傅杨炳书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操着浓浓的江苏口音，给我加油打气，也给我传递了压力。

第二天，我就跟着师傅去维修公司唯一还在服役的东方红拖拉机。拉杆轴瓦清理效果、机油滤芯的安装扭矩，师傅反复确认后才示意我进入下一道工序。他对工作严谨、精细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之后的工作和生活。

师傅在工作上的认真劲儿，常常让我感觉过于苛刻；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我看来又过于呆板，甚至有点不近人情。但时间久了，我终于明白，数据上丝毫不差、态度上认真严谨、工作上追求完美，是他们那个年代石油工人的共性。

在工作上，师傅总是不遗余力地给我画图纸、讲原理，陪我练实操，直到我彻底明白。“饭间小课堂”是我最喜爱的师徒时光，节温器的工作原理、盘刹油缸的排气方法，都是茶余饭后的收获。知识在潜移默化中转化为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加深理解。半年后，我的进步和成长得到了认可，在表彰会上，一向严肃的师傅笑得最开心。

师傅也很关心我的生活。他反对我业余时间打游戏，说玩物丧志；

反对我熬夜看电影，理由是熬夜对身体不好，第二天工作没有精力。

虽然严厉，师傅却是一位热心肠。他让师母在老家为我物色对象；外出时给我带最喜欢的糟鱼罐头；还用胶水耐心地给我粘好折断的眼镜腿……

(二)

两年后，东北工区市场得到进一步拓展，我调至新钻井队独立顶岗。那年冬天，施工所在的腰英台区块格外寒冷，最低温度零下36摄氏度。我跟着队伍打前站，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巧的是，师傅所在的钻井队也在4千米外的雪海里施工。

太阳落山，野外的温度更低，冷风使劲往身体里钻。手脚被冻得开始哆嗦、发麻，只能哈一哈热气来缓解手指的僵硬。为了赶上第二天早上提升井架，我必须加班完成钻机控制管线的连接。营房都在老井场，喝口热水和取暖都成了奢望。

我趴在钻机下的横梁上正在清理气路接头的冰碴，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抬头一看，是师傅打着手电来了。

“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下午在路上看到钻机拉进来了，按照安装速度，你今天晚上肯定要加班。”我们施工的节奏和师傅的猜测不谋而合。

“来，把这件羽绒内胆套上，保温壶里有热姜汤。”

师傅扒拉干净木板上的积雪，右手托着壶底轻轻放下，再次示意我下来。裹上羽绒服，手捧师傅带来的姜汤，暖意随着姜汤一直流到心窝里。我还沉浸在这份感动里，师傅已经到我干活儿的位置帮我辨认接头编号。

在师傅的帮助下，我提前一个小时完成了任务。此时，风更大了，我和同事等值班车返回老井场。师傅却谢绝了坐便车归队的建议，说那样来回绕路耽误时间。披上羊皮大衣，循着手电光，伴随着被踩得吱吱

作响的积雪声，师傅一摇一晃消失在越来越密的飞雪中。

回到宿舍，我舍不得脱下师傅的羽绒服。那股暖意让我回想起母亲和家乡，回想起母亲起来给我盖上棉被的寒夜，泪水渐渐湿透了眼眶。

（三）

随着市场的不断优化和开发，我和师傅空间上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师傅的指点和帮助却从未离开过我。不论饭点还是深夜，每当我遇到难题时，一个求助短信发过去，很快就会收到师傅的回复。远程指导，视频解答，总能解我的燃眉之急。碰到棘手的难题，师傅还会驱车百十公里赶到，干脆来个现场教学。

随着个人能力的不断提升，我和同事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2014年9月，在辽河油田的双台子区块，我们打破设备安装最短时间纪录；2017年5月，在大牛地气田，我们打破J50钻机大修最短时间纪录；2019年11月，在沙特马尼法油田，我们创造了中国石化在沙特钻机设备配套最短时间纪录。十年来，在师傅的照顾下，我所负责的钻井装备一直保持设备误工率为零的好成绩，并先后在吉林、陕北、内蒙古和沙特等市场创造施工纪录19项。

这就是我的师傅，寒夜为我添衣的师傅。我也正在努力成为他这样的人，传递这份温暖和感动，传承这份素养和敬业。



原载

2023年11月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团宠“老幺”

田宏远 姚卫东（经纬公司）

“作为赛场上年龄最小的选手，与各路强手同场竞赛，心情很是紧张。是师傅们给了我底气，让我有了冲击奖牌的自信和力量。”10月24日，经纬公司第二届业务竞赛“牵引器+一体化”专业铜牌得主张佳智回到岗位，把证书郑重地放到HD210队荣誉陈列台上。

今年22岁的张佳智是经纬公司华东测控分公司员工。两年前大学毕业，他来到位于重庆市南川区的经纬公司华东测控分公司西南项目部HD210测井队。测井队共有6名队员，因为在队上年龄最小，张佳智被大家亲昵地称为“老幺”。

“老幺”被团宠，是从张佳智来队上报到的那一晚开始的。

那天下火车时，已是夜里两点。职场小白闯山城，心中不免忐忑。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一下火车，队上来接站的车已在车站等候。来到宿舍，队友们竟连夜在等着他。有的接行李，有的问长问短，有的端来热腾腾的宵夜，张佳智一下子有了回到家的感觉。早上起床时，匆忙间没带洗漱用品的他，发现队友们早准备好了洗漱包。

生活中被“众捧”，工作中更是被“团宠”。对张佳智来说，其他五名队友亦师、亦友，亦兄、亦父，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宠爱着这位“00后”小师弟。

为了让张佳智快速适应岗位、融入集体，队上为他安排了杨佳和洪

劲两位师傅。一个教测井工艺，一个教井口仪器操作，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手把手传授技艺。

“三分测井，七分准备”，是大师傅杨佳常和徒弟说的话。这句话强调了准备工作的重要性。为了让徒弟参透这句话，每次测井前，杨佳都要言传身教，从硬件、软件上做好各种准备，优化施工方案，准备仪器设备，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制定风险应对措施，并进行反复核对。“准备工作做好了，顺利施工就有了保证。绝不打无准备之仗。”杨佳说。

二师傅洪劲信奉“严师出高徒”。“莫看江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是洪劲送给张佳智的心窝子话。井口操作工素有井口“门神”之称，要想把好“安全门”，就要练就一双“透视眼”，不为表象所迷惑，才能做到本质安全。有一次测井时，张佳智看滚筒不动，正要拆卸深度传感器，却听到洪劲一声大吼：“停手，危险！”

原来，井队滚筒虽然不动，但是没有人通知井队将滚筒刹车刹死并安排专人看护，因此，贸然拆卸滚筒深度传感器，就会很危险。师傅的一声大吼，让张佳智对安全充满了敬畏。

比武练兵是年轻人锻炼成长的最佳平台。两年多来，张佳智连续参加了2022年、2023年两届公司级技术竞赛。第一次因为经验不足，没有拿到奖牌，但师傅们鼓励他，敢于走向赛场，敢于展示实力，就等于成功了一半。2023年经纬公司第二届技术竞赛，张佳智再上赛场。得益于充分的赛前准备，以及师傅杨佳临考前深夜传授“秘籍”，竞赛项目他几乎超水平发挥。

“师傅们的关爱，让我感受到了企业的接纳和认可，找到了归属感。这块奖牌，属于210队。”张佳智说。

“每个人都是从年轻时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当年，师傅的师傅对徒弟也是扶一把、送一程。小树需要栽培，成长需要历练，帮助老么快成

长，让作风更好传承。来，咱们师徒合个影。”荣誉展台前，师傅们让张佳智抱着奖牌，站到了C位。



原载

2023年11月15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福气”到我家

范永光（中原油田）

周末回趟老家，收到一条好消息。老家跟城里一样，用上了清洁能源天然气。

“今年冬天，不去城里住了，我在家烧气取暖。”刚走进院子，还没容我说话，就听到母亲迫不及待地宣布。

时下，刚刚入冬，天气正冷。我猜想，母亲肯定以为我这次回老家，是接她去城里过冬的。

每年立冬前后，我都会接母亲到城里过冬，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15年。

15年前，父亲去世。从那年冬天起，老家院落里原本堆积如山的柴火堆，再没有增高，也没有变少。因为砍柴人的离开，母亲烧火做饭就换成了液化天然气。

燃气罐还是我从城里买的，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回老家帮母亲充装气罐。后来，镇上的店铺增加了充装液化天然气罐业务，有的还送气上门，十分方便，省去了我专程回家给母亲充装气罐的麻烦。担心母亲在乡下过冬，因此我每年冬天都会接母亲到城里的暖气房里居住些时日。直到这次回老家看望母亲，目睹粉刷一新的黄色天然气管线从村里的街道上架空穿过，分支走进每家每户，我心里最真切的感受是：“福气”终于送到了自己的家。

“福气”到农家，锦上添花。跟随年迈的母亲走到屋里，只见她轻轻转动炉灶的点火开关，一簇蓝莹莹的火苗兴奋地跳跃起来。

看着不断跳跃的蓝色火苗，我陷入了沉思。

小时候，每次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被母亲催促着放下书包，赶紧去村头的小树林里捡树枝，捡回来的枯枝，当作烧饭的柴火，做熟了一餐又一餐。有一次，几个小伙伴走在放学的路上，同时发现了路边一根被大风吹断的树枝，随即上前争抢，为的是能带回家晒干烧火做饭用。抢到树枝的小伙伴，把它扛在肩上，一路小跑回家，唯恐再被其他小伙伴抢走。

再后来，我记得村里家家户户开始烧煤球。父亲带足干粮，推着双轮车，来回十几天路程，徒步去煤矿拉煤。有时遇到风雪恶劣天气，滞留在半路，只能啃硬邦邦的冻馒头充饥。乌黑发亮的煤块拉回家后，大块的需要捣碎，再掺和上部分胶泥，然后用特制的器具，打造成圆柱形的煤球，一来烧火做饭，二来冬天取暖，那火比烧柴强了不少。

到中原油田工作后，我对天然气的形成、开采、集输、处理加工等有了深度了解。其间，我看到了采气工人坚守岗位一丝不苟认真工作；经历了天然气“大开发、大流通”的壮观场景，采访过参与开发建设普光气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参加过冬季天然气保供和春节实施“煮饺子工程”大会战；见证了中原储气库群高质量建设发展过程……

一幕幕画面，至今记忆犹新。正如中原油田一位资深记者在讲述“石油好故事”时所讲的那样：清晨，北京胡同里大妈熬制的清香豆汁，用的是清洁能源天然气；正午，雄安新区新建工厂里的原料，用的是清洁能源天然气；傍晚，美丽乡村的万家烟火里，用的是清洁能源天然气。

清洁能源天然气，作为传统能源的有效替代，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和环保性，在工业和民用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家乡近些年实施的天然气“县县通”“村村通”工程，正在改变着农村世代代靠烧柴、烧煤做

饭取暖的传统生活方式，为家乡未来的幸福生活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你瞧瞧，管道里送的天然气，比灌装液化气烧起来有劲儿，一壶水很快就烧开了，而且再不用去镇上换气了。”母亲一边说，一边用新烧的水给我沏了一碗红糖水。

我趁热呷了一小口，温润甘甜的滋味涌上喉头，一股温暖迅速蔓延到了全身。放下碗，我走近母亲的灶台，用手轻抚着崭新的燃气灶和燃气管线，就像会见一位熟悉的旧友，亲切温和。

临走前，我答应母亲，下次买一套燃气取暖壁挂炉回来，让母亲在农村老家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尽情享受时代发展带来的“福气”。

**原载**

2023年11月2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共筑石油梦

杜秀香（胜利油田）

我和父亲既是同事，又是师徒，可以说是并肩作战在采油战线的“父子兵”。

小时候有点害怕父亲，那时候父亲忙于工作，很少与我交流。在我眼里，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严厉父亲。

印象里，父亲是和那口通61井一起在荒原里扎根的。1974年8月6日，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王岗油区第一口油井通61投产自喷，初期日产油达1200吨，这也开启了通61断块的开发历程。父亲就是那个时候带着我们一家七口住进了队上的临时生活点。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临时生活点平房又矮又小，仅能容身。奶奶睡一张很小的单人床，我和父母、兄弟姐妹都挤在一起。队部院子里搭了一个简易做饭棚。夏天漏雨，冬天结冰。

尽管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初心和梦想依旧同父辈的血液一起奔流涌动。父亲很少休息，平日里搁下碗筷就上井。那时的王岗油区是一片荒滩，没有路、没有水。遇上雨雪天气，他们只能靠双手和肩膀，人拉肩扛、顶风冒雪进行油井恢复。正是凭着这种战天斗地的干劲儿，正是心里怀揣着滚烫的梦想，当年老一辈王岗人建成了相当于玉门油田50万吨年产能的油区，被誉为“小玉门”。那段无比荣光的岁月，见证了父辈王岗人追梦的过程，我从内心敬佩他们。

也许是机缘巧合，我参加工作后兜兜转转换了几个岗位，2005年又回到童年成长的地方，和父亲成了同一战场并肩作战的“父子兵”。

“井场无父子，只有师傅和徒弟！”我来单位第一天，父亲就给我上了一课。要想干出名堂，就得严格要求自己，掌握好岗位技能。那时我就想证明一下，父亲能行的，我也能行。有活儿抢着干，没事就学习请教。每一项工作，我都严格按标准不折不扣地去执行，甚至精益求精。那时，父亲会偶尔“刁难”我，一项工作干下来，总是挑出这样或那样的“毛病”。那时候的我心里不服气，觉得父亲是“鸡蛋里挑骨头”，但现在想来，那是父亲变相地教我更多经验、更高的技能。

我至今还记得父亲手把手教我调整抽油机平衡率的情景。上井路上，父亲提前把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又详详细细地给我“捋”了一遍，告诉我调平衡要注意的安全事项。施工中，父亲在每一步操作中表现出来的尽责、稳重和高超技艺无时无刻不令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有一次，赶上一口井作业施工。压井压力突然增高，巨大的压力冲击着油液喷出，现场情况极为紧急和危险。当时正赶上我值班，没有丝毫犹豫，我立即做出判断，通知作业队停止压井，并打开计量站备用流程。父亲闻讯赶来时，我已把现场处置妥当，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原油损失。那天，严厉的父亲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比物质财富更珍贵的是精神的传承。我凭着出色的表现和多年的工作经验，成功竞聘为王岗采油管理区通10注采站站长。父亲还是那句话：只要心中有梦想，生活会变成你想要的模样。而退休在家的父亲也非常关心新型采油管理区的发展和变化，科技管井、四化监控、电子巡查、数字员工……每次听到这些新名词，父亲都会艳羡地说我赶上了奋发有为的好时代。

我和父亲，不过是两辈采油人的一个代表。还有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沿着父辈的足迹，在新型采油管理区的建设道路上脚踏实地，筑路圆梦，代代传承。

 原载

2023年11月2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暴雨中，那动人的身影

杨 红（广东石油）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事。有些事会长久地留在记忆中，如冬日暖阳般温暖着心田。比如去年暴雨中的一幕，虽已过去了一年多，我每每回想起来，都仿佛发生在昨天。

去年6月，广东省韶关市遭遇了50年一遇的洪灾，洪水肆意冲刷着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那天周末早上刚起床，我就得知市区的一些加油站发生了水浸，员工们正在积极抗涝。来不及吃早饭，我扛上相机，拿上笔记本赶到了韶关石油韶长加油站。

在油站，我捕捉到了很多精彩的抗洪抢险镜头。

眼看雨势越来越大，洪水一浪浪地涌入地势低洼的油站，站长叶翠娟紧急下达指令，让大家都到二楼避险。我也跟着一起上了二楼。

此时已经接近中午。这时，我听见一个员工说道：“从早上到现在，我都还没吃一粒米，喝一口水，快饿死了！”另一个员工也在一旁附和着。早上因为着急赶到站里，大家都没有顾上吃早饭。更何况刚刚又经历了整整一上午高强度的抢险工作，饥饿感不免阵阵袭来。

“冰箱里没有什么东西了，最后几包面也被昨天上夜班的人吃了。”叶站长在一边叹息道，“暴雨连续下了好几天，公交停运了，周边的商铺都关门了。看这雨势，都不知道要饿到几时了！”

听站长这么说，大家都沉默了。这意味着，如果雨一直这样下，大

家怕是要被困在站里，吃饭也成了问题。

雷电交加中，突然停电了，手机的电也几近耗光，雨势却没有消减的迹象。“我下去找点饼干、薯片上来充饥吧。”叶站长说道。

“下面水深，你小心一点。”我喊了一声。

站长刚下楼，我们就听见有人喊：“站长，我回来了，来给你们送吃的！”

循声望去，我看见油站的入口处出现一个身影。一个身着红色工服的女员工，一手打着伞，一手提着一袋东西，裤脚高高挽起，正迎着风雨，蹚过及膝的洪水，艰难地朝我们走来。“站长，我给你们带了包子来！”来人是站里的员工邓接娇。她的话让大家精神都为之一振。

“看这雨势，我知道你们今天肯定顾不上吃东西。上午就赶紧包了一些包子，抓紧给你们送来了。”因为没有车，水又太深，她是蹚着水一步步走过来的。当她气喘吁吁走上二楼时，全身已经湿透。

就在我们狼吞虎咽吃着香喷喷的包子时，另一个身影也正奋力向油站走来。那是员工钟强，他手里也提着一袋吃的。

看着我们手里的包子，钟强笑着说：“想不到有人跟我想到一起去了。”

我们都饿坏了，大口地往嘴里塞着热乎乎的包子。不同的味道，同样的温暖，一直暖到了我的心里。



原载

2023年11月2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有一种力量，让我们跨越山海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已从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回到黄河入海口的石油小城。然而，这题目的源头是青岛，在那场中国石化副刊作者大团圆的盛会上，我有感而发。那时，我的心情像奔腾不息的黄海一样，激情澎湃。此刻，当我平静下来，长久思考后，才真正看清文字的本质，以及它所产生的强大力量。

11月22日，近百名中国石化副刊作者从祖国大江南北汇聚青岛，参加中国石化报社组织的副刊作者高级研修班。西北油田的刘江涛、茂名石化的张亚培、贵州石油的许金玲……还有宁夏和广西的石化作者，大家从不同地方出发，乘飞机、坐高铁，跨越山海而来。

感恩文字，让素未谋面的作者们得以相聚。我们是读着彼此的文字走向现实的。见字如面。热情豪爽的田元武、儒雅随和的赵春国、勤勉低调的邹元辉、温婉娇小的张亚培、清丽俏皮的许金玲……我们一见如故，没有丝毫陌生感。最让我感动的是刘江涛老师。他来自美丽的新疆乌鲁木齐，与我居住的黄河入海口相隔数千里，然而我们竟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很快就熟稔起来。细心的刘老师把我若干年前发表在中国石化报副刊的文字收藏至今，这份情感因相见而更加浓厚。

文字，拉近了我们这些天南海北的石化作者的距离；文字，也拉近了我和那些奋战在基层一线的石化员工的距离。

若干年前的冬天，我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物探队采访。一位炊事班班长引起我的注意。他工作的食堂离宿舍只有8米远。他每天在8米的路程上循环往复无数次，沙子被他踩得深深凹了进去，一场大风又把凹陷处填平。整整263天，从暮春到深冬，他没有见过沙漠之外的景色，几乎没有接触过队伍以外的人。那时候，沙漠里没有基站，队部只有卫星电话，职工给家人打电话要跑出去很远，爬到一座高塔上。我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刊登在中国石化报副刊上。他知道以后，兴奋地喊道：“我上报纸了，天哪！我竟然上报纸了！”然后在沙漠里一阵狂跑，跑到筋疲力尽才停下。

去青岛之前，我在地球物理公司南方分公司SGC2138队位于贵州赤水的项目上采访了23天。在那里，我见到万亩竹海。但它并非像影视片所展现的那样秀美婆娑，而是蚊子横行、马蜂聚集、蛇虫无数。茂密的竹林几乎掩盖了层出不穷的断崖。那些断崖，小的一二百米深，大的500多米深。

在赤水，我跟着项目经理周扬徒步在悬崖和峡谷间踏勘，跟着党支部书记董伯林一行爬山越岭去乡民家里做宣传。在竹林深处，我吃到钻工阿旺从一公里外的驻地挑来的热乎乎的炒南瓜拌米饭，我们一边吃一边轰蚊子一边大声说笑。我还眼见一条手腕粗的菜花蛇从土城的台阶上“哧溜哧溜”往下爬，当我惊叫着抓住钻井班长卢朝军的胳膊时，他笑着说：“这个呀，我们天天都能看见。”

在贵州大山里，我采访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讷于表达，三言两语之后，便搓着两只大手不知所措。当与我熟悉之后，他们才像说别人家的事一样轻描淡写地聊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我用文字记录他们，将这些可敬可爱的人带进大众视野。而我在夜深人静写作时，忍不住一次又一次泪流满面。

不仅是物探人，所有石化人都是国家能源建设道路上的一块砖、一

粒沙。他们普通又平凡，却又因日复一日的坚持而令人感动，值得被记录、被呈现。而正是因为对中国石化的热爱，怀揣着对石化员工的真挚情感，我们跨越山海聚到这里，共同学习如何将石化故事更好地呈现。

**原载**

2023年12月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云端之路

邱怀超（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白云之巅，裂谷逶迤，云端之路，穿破荒凉……

在非洲的东部，有一个神奇的国度肯尼亚。这里是人类发源地之一，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如果有幸站在马赛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延伸过来的公路终点上，便会看到纯净湛蓝的天空下，白云缭绕的云端，有一座“天空之城”伫立在海拔两千多米的东非大裂谷上，这便是有着“东非小巴黎”之称的内罗毕。

在郊区，山麓丘陵绵延起伏，一番与世隔绝的田园景象。茶园、咖啡园、菠萝园、郁金香花园等坐落其间，溪流在灌木丛中缓缓奔淌，牛羊在牧民的照料下觅食吃草。

石油工程建设公司胜利建工公司修建的乡村道路便镶嵌其间，这是一条东非高原的“云端之路”。

（一）

2016年5月，我来到肯尼亚内罗毕，担任胜利建工东非分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当得知要在肯尼亚修建乡村道路时，我想，这一定是一条不凡之路。它会让人抵达一片陌生的热土，那是赤道附近的东非高原，原始与现代共存的国度。在那里，黄皮肤与黑皮肤有着深度跨文化交流，

承载着共同构建“中肯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使命。

初见肯尼亚乡村土路，一种原始的异域景象浮现眼前。当时正值旱季，路面上崎岖不平，尘土飞扬，遮云蔽日。在赤道异常刺眼的阳光下，土路上厚积的尘土，显得干燥。来往车辆在上下起伏的“搓板路”上来回颠簸，带起了漫天扬尘，车内不时传来被尘土呛出的咳嗽声。路旁来往的村民们只好扎起围巾，遮住耳朵和口鼻，路边的小商铺则用玻璃板或塑料布搭起隔断，尽力阻挡着扑面而来的滚滚浮尘。

道旁的农作物饱受扬尘侵扰，茶叶、咖啡豆、菠萝、甘蔗、芒果上面满是尘土，鲜嫩翠绿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SINOPEC！”

SINOPEC！

SINOPEC……”

2016年5月17日，在乡村道路项目开工典礼现场，印有中国石化标识的彩旗迎风飘扬，肯尼亚村民们轰动了。他们齐声大喊着中国石化的名字，热情地向我们涌来。年迈的村长为我们送来了一群鸡、几只羊和一筐水果，他激动地握住我的双手，黝黑皴裂的脸庞上泪眼婆娑。他感叹有生之年还有机会见到一条现代化道路在村中穿过，解决他们世代都没有解决的交通问题。

年轻人则在非洲鼓的韵律下跳起了马赛土著舞蹈，女孩们的草裙舞，男孩们的跳高舞，还有村民们的拍手与歌唱……兴奋的表情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正如这片土地一般狂热。我被异域他乡这样欢快的场景震撼和感动着，许久不能平静。

（二）

愿望是美好的，可现实总是很残酷。在非洲施工的艰难可想而知，

单单一个雨季就让我们焦头烂额。“内罗毕”的本意是马赛语“冰凉的水”，这里的雨季也确实十分漫长，几乎每天都在下雨。每当厚重的乌云压顶时，倾盆大雨便会骤然而至，让人措手不及。这样的条件，对路基施工大为不利，铺垫好的基层土被雨水反复浸泡成泥浆，施工进度严重放缓。而这不过是种种难题之一。

在雨水的浸泡下，两驱车在这样的路上完全停摆，四驱越野车行驶起来也是非常吃力，村民们只好用驴车、牛车作为交通工具，或是光脚拉着平板车艰难跋涉，苦不堪言。

在年长村民的帮助下，我们逐渐摸透了雨季规律。这种跨地域、跨文化交流，让我们钻研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雨季施工办法。当地的村民们累世居住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对雨季的判断是我们施工的“晴雨表”。“雨前我备，雨进我退，雨驻我防，雨退我上”，这样的“十六字”施工办法使得进度大大提升，也让村民们重新燃起希望。

旱季来临时，热情的村民们帮助我们寻找水源，许多电子地图上查找不到的水源地被一一发现，这让我们的洒水车能在修建的大路上尽情喷洒。村民们还帮助我们寻找土场、石场，支援道路建设。

风餐露宿，披星戴月，“钢筋铁骨”的中国石化人融入了肯尼亚这片热土，并为之日夜鏖战。

饥困时，我们把金合欢树下的草甸当作歇脚的卧榻，“咕嘟咕嘟”狂饮井水解渴，大口吞咽烤玉米、木薯饭充饥。

赤道烈日会让皮肤灼伤爆皮，阴冷潮湿催生的湿疹会让人皮痒难耐。蚊虫的叮咬，疟疾的传播，杂草丛生的恶劣自然环境不断侵扰着我们。我们不会轻易屈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铁军精神”在这里发扬光大，让这条道路如黑丝带般滚动铺进。这让当地村民刮目相看，也让他们看到了早日通车的希望。

烈日高照的旱季，沿线村民们为我们送来甘甜的菠萝、芒果、

甘蔗……

阴冷潮湿的雨季，马赛人为我们送来温暖的束卡（红底黑条或大红色的布）、羊皮毛毯、牛奶和烤肉……

（三）

“SINOPEC!

SINOPEC!

SINOPEC……”

2020年1月15日，当肯尼亚村民们再次高喊“SINOPEC”时，这条历时近四年的东非高原上的“云端之路”顺利完工了。

漆黑的柏油道路平坦洁净，蜿蜒地穿过一座座农场，两边的农作物焕发了勃勃生机，犹如娇艳欲滴的妙龄少女。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一幅幅田园风光的绚丽画卷映入眼帘，我们成功了。

肯尼亚最常用的公共交通工具——横排三座面包车MATATU结束了颠簸的岁月，大声播放着节奏欢快的民族歌曲，平稳地行驶在乡村道路上。一辆辆乡村摩托车快速地穿梭于“云端之路”，接送肯尼亚乡村居民出入往返。

肯尼亚国家长跑队、自行车队寻找到了合适的训练道路，运动员们可以尽情地奔跑。

黄色的校车上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

夜幕降临，附近的村民们燃起熊熊篝火，大家围在一起徒手拍鼓、欢歌狂舞，庆祝乡村道路提前通车。

我们在村长的诚挚邀请下，与当地村民们畅谈阔饮，共同庆祝。年龄稍大的孩子们组成“合唱团”，为我们唱起了肯尼亚民歌：“Jambo!

Hakuna Matata（朋友您好，请无忧无虑，忘记烦恼）……”

想起我们修建的道路，这些年的过往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乡村道路修好了，农作物变得畅销，红茶、咖啡、鲜花可以顺利出口。我们彰显中国石化的责任与担当，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培训和社会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原载

2023年12月1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一袋戈壁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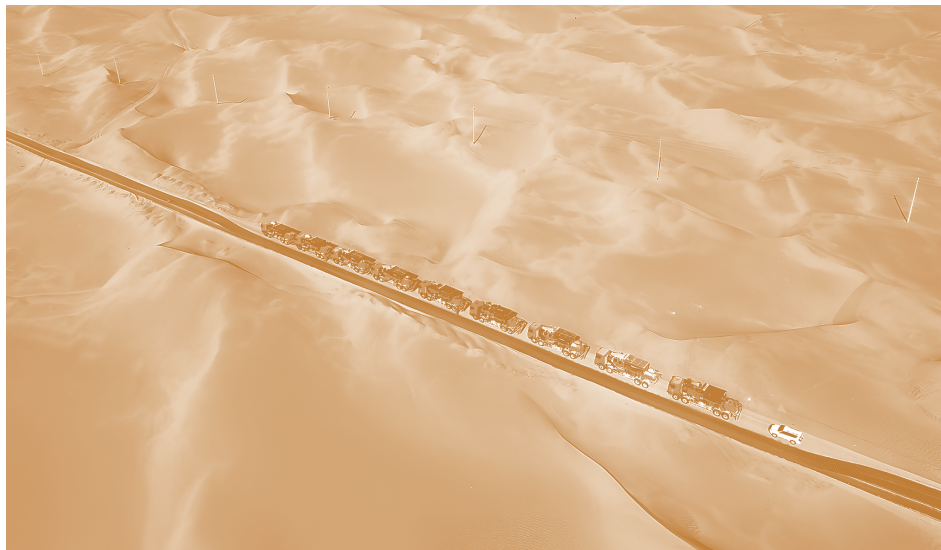
江 杰（西北油田）

一向任劳任怨从没让领导失望过的老杨，这次的坚决，出乎大家意料。

11月20日，我从内地进疆，晚上落地乌鲁木齐，住进了西北油田在河南路上的家属小区单身职工楼。

隔天天不亮，我站在楼下等单位的车。

昏黄的路灯下，一个身影迎着凛冽的寒风，绕着院里不大的小广场踽踽独行。真怪，谁遛弯起这么早？



忽然间，觉得这个身影非常熟悉。

当他嘴哈白气走到第二圈时，慢下脚步，冲我大喊一声：“江老师！”
是他。我也大喊：“老杨哥！”

久别重逢，我俩都激动得难以自持。

望着他满面红光、开口就笑，我知道退休后，他一定过得不错。

还没说两句，接我的车就来了。

挥手瞬间，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问他：“戈壁上的土能养花吗？”

他一愣，然后笑道：“你下次来，到家里看看我养的兰花。十几盆，盆盆都有咱戈壁上的土。人都说戈壁上的土有灵气，长东西。”

三年前，从河南油田到西北油田代运行，我到了采油三厂二区干宣传工作。宿舍隔壁住着物资设备管理组管理员杨军。

我们年龄相近，经历相仿，自然会聊到一块，且感情日深。

那年老杨54岁，离退休还有几年，身体也没啥毛病。可按照特殊工种的照顾政策，干过23年钻工的他，可以55岁提前退休。

他突然就交了退休申请。

大家困惑，老杨两口子身体都挺好，家里就一男孩还没结婚，又不需要抱孙子，干嘛这么早退休？比他大4岁的师哥王国政还在岗位上干得欢，公认的“工作狂”杨军，却坚决要在55岁提前退休。

管理区领导苦苦挽留：一是感觉老杨身体还行，再工作几年没问题；二是老杨是区里物资设备管理的“好管家”，库房里上万个零配件，几千种型号规格的物资，他搞得最明白，每年既不压库，也不断供。他在，领导省心。

一向任劳任怨从没让领导失望过的老杨，这次的坚决，出乎大家意料。

申请交上去不久，厂人事要他过去签字。

那天正好是元旦，厂部开宣传会，我和他就搭了一个车。

当车穿过塔里木乡附近的胡杨林，老远就看到了TP-187井场。这些年老杨往厂里大库拉各种物资，办各种手续，都要经过这里。

在冬日的阳光下，TP-187井口的抽油机“驴头”倔强且有节奏地俯仰着，浓浓的红色让灰蒙蒙的戈壁一下子鲜艳生动起来。

老杨让司机把车停下，把装资料的文件袋腾出来，拿着走向井场。然后，弯下身子开始往里边装沙土。井场上的沙土冻得硬邦邦的，很难抠下来，他手脚并用好不容易装了一大袋子。

上车后，司机疑惑地问：“杨师傅，装这土干啥？”

老杨回答：“放花盆里，养花。”

我也疑惑：“含碱量这么大，白花花的，能养花？”

老杨含混地应了声：“能。”

我感觉到了老杨的不快，干了几十年，突然退下来，谁心里不是空落落的。

从厂里签字回来，他找书记说，字签完就想走，今年说啥也要和老伴一起过个团圆年。

知道留不住了，书记便说，退了也挺好的，晚年到处转转，落个好身体。可年还早着呢，总得组织个欢送会吧？

老杨说已经定了飞机票，第二天早上9点半从库车飞，6点就得走。

书记生气了：“你这老哥，最后和大家吃顿饭，说说话，都不行吗？让我咋跟二区老老少少几十口人交代！票作废了，钱我出。”

老杨说：“年底大家都忙，为我再添忙，我心里不安。”

争来争去，书记也没拧过他。

第二天早上6点，老杨悄悄开了门，却大吃一惊。

书记和经理，还有很多同事站满了楼道。同组里的小王说：“杨师傅，大家都来帮你搬东西呢。”

老杨嗫嚅道：“没啥、没啥东西。谢谢，谢谢！”

我看见了老杨眼里的泪光。

老杨怀里抱着档案袋，那是昨天装的戈壁土，还有一个医院里装CT片子的纸袋。

地下放着两只硬纸箱，一只装着旧衣服，一只装着几本书。食堂里的大师傅把它一提，扛上了车。

书记拿过CT袋子，掏出了里边的诊断书，上面写着：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建议手术。

书记说：“咋不早说？”

老杨歉疚地说：“这两年，我实在、实在坐不住了。离60也没几年了，要是手术，自己上不了班，还要区里人陪护啥的……”

说着他晃晃手里的沙土：“大家的好，我都记住了。我把咱井场上的沙土带回家养花，这会让我感觉没跟大家分开。”

书记先落了泪。书记说，自己来三厂上班时，老杨也就是他现在的年纪。老杨在戈壁上的35年，最后的10年是和管理二区所有的人一起，在日日夜夜的忙碌中度过的。来时春风满面，走时白发苍苍。石油汉子献身石油的情怀和作为男人内心的自尊与倔强，他都懂。

书记把老杨那袋戈壁沙土拿过去摸了摸，又交给了老杨。

三年后，我问老杨戈壁土的事，是想告诉他，大家一直都惦记着他。

 原载

2023年12月15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河口会战的激情岁月

王守华（胜利油田）

我看过数不清的电影，却有一部电影《奠基者》使我难以忘怀，这是因为它带我回到那激动人心的河口油田大会战的激情岁月。

1969年12月参加工作的我，有幸与地调225队的工友们一起参加了河口油田石油会战。那是1970年初秋，几万名胜利石油人唱着《石油工人之歌》，在黄河入海口的埕口地区打响了河口“石油会战”的炮声。勘探队的炮声、钻机的隆隆声、汽车的喇叭声伴着《石油工人之歌》的歌声，犹如万人齐唱的战歌，在黄河三角洲的大地、上空激荡。战歌唤醒了沉睡的海滩，海滩沸腾了，黄河三角洲沸腾了，整个黄河入海口人欢车鸣，胜利人“宁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响彻云霄。这边是钻井队在泥水中搬迁，昼夜钻进，那边海沟边的放炮车是勘探队在测点上放炮勘探，到处是轰轰烈烈的会战场景，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埕口“三宝”热烈“欢迎”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的埕子口（现在的东营市河口区最北端的海滩）地处黄河入海口，主干线与黄河入海口分线二河地段，茂密的芦苇、红柳、怪柳如原始森林，海沟纵横如江南湖泊，秋天的黄须菜犹如红红的

地毯铺满海滩，好一片富饶美丽的原始湿地！

我们地调 225 队的驻地紧邻二河，住的是用杂木杆扎架，用苇箔围起当墙，外面糊上泥巴的简易房；喝的是二河里经过沉淀的黄河水。傍晚，当工友们兴致勃勃地欣赏远处海平面上美丽的晚霞时，被人们戏称为埕口“三宝”的蚊子、牛忙、小咬也嗡嗡地欢叫着加入到欣赏的人群中，好像在热烈地欢迎初到的“客人”，可它们特殊的欢迎方式，却让人生畏。成群的“三宝”用尖嘴钻透人们厚厚的帆布工服，贪婪地吸吮着工友们的血，让人防不胜防，防蚊药也无济于事。工友们只好退避三舍，钻入蚊帐，商量起明天的施工安排。

少将指挥亲临前线“参战”

会战中，胜利油田（那时叫 923 厂）各级领导亲临会战前线，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率先垂范，带头大干，亲身参与指挥着石油勘探会战，就连当时的油田“一把手”、少将指挥（在部队时是少将军衔）刘佩荣也亲临前线“参战”。有一天，刘佩荣来到地调 225 队看望参加会战的将士，到现场后他便挽起裤腿投入到放线班的放线工作中。在毒辣辣的太阳下，在海滩的草丛、泥潭、沟壑中，刘佩荣深一脚浅一脚地与职工们一同放线收线，泥水溅满一身，他也全然不顾。

领导率先大干是无声的冲锋号，职工们的战斗精神更加高涨，当天就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在晚间的大会上，刘指挥高度赞扬了职工们不怕苦、不怕累、无私奉献的胜利精神和“宁肯少活 20 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

测量组首创海滩“作战”计划

如果说地调队是石油行业的先锋的话，那么测量组便是先锋的尖兵。作为尖兵的测量组要走在勘探生产的前边，这就面临着未知的风险，尤其是在生疏的海滩施工，更是如此。为此，测量组在“出征”之前集思广益制定了施工“作战”计划和海滩施工各种险情应急预案，这在地调队海滩施工中是首创。

面对潮起潮落、沟壑交错，芦苇、红柳、怪柳如原始森林的复杂环境，周密的测量施工计划和符合实际的海滩施工险情应急预案，使测量组能躲过潮涨时间段进行施工，化解了一次次危险，安全优质地完成了勘探测线任务。

新员工“柳桩阵”挂彩不下“火线”

在地调225队的队伍中有几个刚从石油大学毕业的新员工，他们怀着为祖国献石油的激情与梦想，风尘仆仆地投身会战大军中，从此便开始了他们与艰苦环境为伍、与野外勘探为伴的石油勘探生涯。

我们测量组的袁宝鼎便是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他高高的个子，白净的脸，总是笑呵呵的，与工友们一块儿鏖战在海滩上，为埕口石油会战忙碌着。每次出工他都认真仔细地做好准备工作，到达工地跑前跑后忙个不停，无论是站前尺、后尺，还是观测、记录，他一丝不苟，嘴上还总是唱着歌儿，尤其是那首《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曲，是他每天的保留曲目。袁宝鼎总是欢快地唱着歌儿，沿着测线在沟壑、芦苇、红柳、怪柳中穿梭，惹得海鸥、白鹭等鸟儿们围着他鸣唱，与他合奏着勘探会战的美妙“乐章”。

有一天，施工的测线穿过一片怪柳林，到处是茂密的怪柳，还有腐

朽的怪柳茬。穿着雨鞋的袁宝鼎在测线路上走着，突然一脚踩在了怪柳茬上，尖尖的怪柳茬刺穿了他的雨鞋，扎进了脚心，鲜血染红了雨鞋。同事见状立即帮他拔出怪柳茬进行包扎，还劝他回去休息。可袁宝鼎轻伤不下火线，他穿着带血的雨鞋继续沿着测线走去。在阳光照耀下，他一瘸一拐的身影，显得笨拙却高大。

人机组合大战淤泥滩

由于是在海滩施工，勘探队施工车辆大都配的是前后加力的越野性能强的车，以防车辆陷进淤泥。但在渤海海滩潮起潮落，海沟时而有水，时而无水，滩涂看似平缓，实际是淤泥，所以，时不时有车辆陷入泥潭。

一次，我们的一辆水罐车陷进了海沟的泥潭中，我们采取了汽车加力、人工铺草、拖拉机拖等措施，不但没有奏效，反而使车越陷越深。最后只好调来了大吊车。但吊车自重很重，陷入泥潭的水罐车周围尽是淤泥，吊车无法靠近。怎么办？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了铺一条草板路的办法，即用苇草、杂木杆衬底，上面再铺上木板，就像在泥潭上架起一座“浮桥”，让吊车靠近水罐车实施起吊。

说干就干，领导从会战指挥部调运来杂木杆、木板，苇草就地割取，大家挽起裤腿衣袖，有的用铁锹、用手挖车轮底下的淤泥，往里垫草、杂木杆，有的人木板铺从吊车通向水罐车的路。

没有怨言，只有默契的配合，有序的抢修，泥水和汗水和成稀泥溅满了地调队干部职工的身上，他们一个个都成了“泥猴”；满脸的泥水，让他们用力时露出的两排牙齿显得格外白。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一群战天斗地的英雄雕塑。

经过大家一个多小时的努力，通往水罐车的“浮桥”路修好，当大

吊车吊起水罐车的时候，人们跳着发出的欢呼声响彻黄河入海口的天空，像是向大自然发出挑战：海滩、泥潭你们听着，再大的困难也吓不倒我们这些为祖国石油而战的石油英雄汉！

**原载**

2023年第1期《中国石化》杂志

栏目编辑

孙 艳

责任编辑

王一冰

风沙挥不去历史的印痕

卢晓枫（中国石化机械）

2023年1月31日，原江汉石油管理局副局长、钻头厂厂长钟国强应邀“回家”，参观石化机械公司总部及下属各大机厂，感受企业的发展变化。当看到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钻”）50年来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时，钟国强由衷地赞叹：“江汉几大机厂，以江钻股份为依托，实现了整合增资扩股，形成了集团优势的石化机械，经营实力大大增长，技术进步行业领先，产业扩展前景广阔……祝愿江钻的发展越来越好。”

作为国内最大的钻头钻具生产服务商，江钻有着国内最大的钻头钻具研发团队和技术服务团队，已经形成整套的钻头钻具研发体系，在国内常规油气井、各类深井、超深井市场拥有大量成功服务经验。如今的江钻人，最自豪的是他们为亚洲最深井——塔里木盆地“深地一号”跃进3-3XC井提供了钻头钻具全井一体化服务。

50年来，江钻为石油工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今天，让我们翻开江钻成长的历史画卷，一起去追寻江钻的开拓发展之路。

搞石油还是应该拥有自己的钻头——牙轮钻头厂的建立

说到钻头厂，还得从最初的钻头连说起。20世纪60年代，江汉油田

(当年叫五七厂)是中国三线建设的石油工业基地之一,云集了来自大庆、胜利、四川、玉门、新疆等地的大批石油工人和知识分子。

为了三线找油的突破,1968年,只有12个钻井队的钻井指挥部,开始启动沉睡资源,组建配套新钻井队。到1969年末,就扩大到16个,奏响了江汉油田1970年正式会战的序曲。

随之而来的,是从祖国四面八方云集到江汉平原的百台钻机大会战。

1972年8月21日,党中央赋予军队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任务,2.5万名转业复员军人充实到油田建设队伍上来,并且将油田的编制按部队编制进行改编。五七油田会战总指挥部,下设两个分部14个团。

钻井指挥部管子站钻头车间,变成了钻井一团五营钻头连,主要负责制造钻表面地层的刮刀钻头和取岩层资料的取芯钻头。

会战刚刚打响,就遇到了新的难题。国产三牙轮钻头对江汉深部地层根本“啃”不动,打一口3000米深井要拉上一汽车的三牙轮钻头。有时,还因供应不上而告急。负责解决钻头问题的一位司长,要求钻头连将国产内置水眼的牙轮钻头,改造成外喷式的钻头。结果,这种外喷式的钻头到现场一打,效果显著,为提高钻井速度带来了新的启示。

对此,石油部的决策者们感慨,搞石油还是应该拥有自己的钻头。

建立一个牙轮钻头试验工厂的思路应运而生,筹备建设江汉石油管理局牙轮钻头试验工厂,定位是投资不超过500万、职工500人。设计产能一万只“95/8”以上规格的三牙轮钻头。

从厂房选址、设备选型调查,到牙轮钻头设计学习,在时任厂长汪启麟的带领下,经历了近一年的努力,一个新型的三牙轮制造厂矗立在江汉平原上。

做世界顶级钻头要有股钻头精神——引进三牙轮钻头制造技术

说到引进，江钻能将这个项目争取到，得益于国务院、石油部领导的高瞻远瞩和英明决策，也是江汉石油管理局解放思想，抓住了机遇，让江钻赢得了主动。

1980年5月，世界最大的牙轮钻头制造商——美国休斯工具有限公司与四川成都总机厂签订了合作协议。但1981年初，在全国人大会上，对一些重大项目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还是坚持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一争论的风波，干扰了三牙轮钻头制造技术引进协议的继续执行。因此，成都总机厂与休斯的协议就此停滞下来。

这件事，引起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的高度重视。搞了一辈子石油的他，深知打深井、打硬地层钻头的重要性。国内各大油田对于这种钻头的需求，一直都是用美元去购买国外产品解决的。所以，他极力支持引进，并指示石油部组织论证。

1981年，康世恩又亲自打报告给国务院。并获得批示：同意引进，但条件是不准新建厂，一定要老厂改造。

最终，四川成都总机厂和上海钻头厂，因各种原因在后续讨论中离席了。

而江钻，是一个20世纪70年代新建的牙轮钻头专业化工厂，率先研制了喷射式钻头。1980年，在全国钻头会议后开展的工艺、质量整顿检查中，江钻排名第一。另外，江钻还有锻造毛坯的6000吨压机（这是必须引进的关键设备），更重要的是江汉石油管理局积极支持江钻进行老厂改造。

1982年3月20日，这个旧厂改造的日子定格在了钟国强的记忆里。作为一个1973年建厂、1975年才正式生产钻头的工厂，要在3年的时

间里完成引进全套技术的任务真的很难（合同规定1985年要竣工投产）。一是江钻的技术人员、外语翻译人员严重不足，大量的技术资料需要翻译、消化；二是原生产钻头的设备都是国产通用设备，需要按转让方要求重建生产线；三是原生产钻头的工装、工艺、设备都还存在很多需要进行改造的问题……

承担这么大的引进任务，压力重重。

1982年6月28日，石油部为江钻改建工程投资1.241亿元人民币。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调配技术专家和翻译支持江钻的引进建设，仅在四川石油管理局就调配了以邱伯堂（留苏专家）为首的8位技术专家；江汉石油管理局更是调集全局翻译人才，全力支持江钻的引进工作。其间，将机械总工程师彭彰涛调入江钻兼任厂长，协调全局加速引进工程项目的进程。

江钻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总装车间竣工剪彩，这一天是1983年6月1日。

1984年11月28日，牙掌车间生产线建成；1985年9月18日，牙轮车间、粉末冶金生产线建成……

一张白纸，白手起家——引进金刚石复合片制造技术

随着石油钻头市场的发展，一种适用于软、中硬地层的聚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开始受到市场的青睐。

按技术转让的约定，金刚石钻头的镶齿必须是进口的复合片。因此，石油部决定引进金刚石复合片制造技术。

1987年，时任钻头厂党委书记的钟国强，兼任金刚石复合片分厂厂长，主抓金刚石复合片制造技术引进工作。此项目的设计规模是为“川克”和“江钻”两条金刚石钻头生产线提供6万片金刚石复

合片。

1987年8月29日，在总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多方努力，江钻与掌握核心技术的美国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合同期为5年。

1989年，江钻人克服重重困难，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用最少的投资，快速完成了一个号称“五新”的工程项目，即厂房新、设备新、技术新、材料新和人员新。

1990年，金刚石复合片生产线在江钻顺利建成。一个需要5年完成的合同，江钻仅用3年就实现了目标。

改制让江钻走上了创新之路——1998年江钻改制上市

随着钻头厂成为国家一级企业后，江钻不仅有了比较高的起点，更在市场经济洪流中孕育着新的机遇。江钻的经营战略和经营目标是什么？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又是什么？引进、吸收、消化如何深化，从而实现创新，走自我发展之路？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摆在江钻人面前。

经研究决定，江钻的经营战略目标——立足江汉，面向油田，走向世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进行技术改造。

1991年，正值江钻与美国引进10年合同的后期，如果仍用美方的技术改造方案，就要花2.3亿元购置新设备。当时，从石油部制造司、江汉石油管理局到江钻的领导层和专家们经反复协调论证，慎重确定了走自我技术改造的决策。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吹响了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的号角。工厂由生产型企业转变为生产经营型企业，已不再是以成本为中心，而是要追求效益的最大化。

说起工厂的改制，钟国强说，这是时势发展的趋势，是企业成长到

一个新阶段的必然。

从论证到上市，江钻经历了几番波折。1994年，厂领导就开始论证上市的事，但因方方面面的原因，石油机械系统却让另一家企业率先上市。在此期间，江钻人抓紧时机，立足自我面向全国寻找合作，对使用10年以上的机床全部进行翻新改造，最后，只花了8000万元就完成了全厂的技术改造。

直到199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到江钻视察，他问：“这么好的企业，上市了没有呀？”这句话，推动了江钻上市的步伐。

1998年，江汉钻头厂终于在深交所敲响了上市钟声。

挺进地下一万米，亚洲最深井开钻——会导航的钻头

深度，从来不是江钻人的终极目的。他们的目标，关乎国家资源，关乎我们的地球。

在“又深又黑”的近万米地下，江钻人给钻头装上眼睛，导向系统随时调整钻头行进轨迹，像“贪吃蛇”一样快速行进，在千变万化的地层中，准确找到油气。

现在，江钻以“减振器/螺杆+垂钻+高效PDC钻头”为核心的超深井钻进组合拳，在国内超深井钻采中应用井数占比超过90%，与未用该技术的邻井相比，单只钻头进尺与机械钻速均提高50%以上，成为深地安全高效钻井的提速利器。

当江钻人的步伐迈入50年之际，钟国强发出这样的愿望：希望，江钻技术永远领先，产品优质市场繁荣，企业管理与时俱进；希望，江钻优秀创新团队发扬光大，江钻品牌永葆青春；希望，江钻实现钻探工具制造公司向制造和服务公司转型的既定目标，实现几代江钻人“我为祖国献石油”矢志不渝的梦想。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50年风雨兼程，50年波澜壮阔。江钻新的发展战略已经谋划，再攀石油钻头服务高峰的号角声已经吹响。江钻人将坚定信心，励精图治，追求卓越，勇毅前行。

原载

2023年第6期《中国石化》杂志

栏目编辑

孙 艳

责任编辑

常 冉

“从小烧瓶起步一直干到装置轰鸣”

徐峥辉（高桥石化）

高桥石化自1981年成立后，为解决下属“七厂一所”联合后出现的各类管理难题，不断提升管理效能，增强企业凝聚力，公司挖掘各自厂史和优良传统，于1987年4月，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实事求是，开拓前进”的企业精神。在40多年的奋进求索中，高桥石化培育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十大优良传统”。正是这些优良传统的根和魂，推动高桥石化从芦苇荡滩涂走向鳞次栉比塔林，继而驶入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快车道。

从小瓶子干到生产装置

1958年的早春，刚进厂实习的大学毕业生傅维道站在上海炼油厂（高桥石化前身之一）的工地上，听着人工卷扬机“吱吱哑哑”的声响，看着缓缓耸立起的炼塔，自豪感油然而生，迎面吹来的春风让他感受到一种“生长”。

“一个3米多直径常压塔，全都是靠自己制造出来的，吊装时靠的是人力。”已经退休的高桥石化老领导傅维道，在日前一次新员工讲座时谈到企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优良传统的由来。当时要把塔吊装到位，先把塔固定在两根扒杆上，然后两头吊起来。吊的时候靠卷扬机，卷扬

机还不是电动的，是靠人力像推磨一般推动运行。

“我们当时从小瓶子一直干到机器轰鸣的装置。”在高桥石化老领导冯文学记忆中，20世纪60年代的高桥化工厂（高桥石化前身之一）在成立初期，周围放眼望去还是一片滩涂，只有1两套装置。那时候建造新装置没有可以借鉴的资料，也没有类似装置的图纸，都要靠自己摸索出来，一点一点地干出来。从实验室的试验小烧瓶开始，经过小试、中试，然后干到一定规模的装置生产，中间克服的困难直到现在也是难以想象的。

当时，正是国家“二五”建设中重工业基础起步发展的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很多项目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优良传统，在高桥石化这片热土上建设投产。1962年12月，新中国第一套自行设计制造的6750吨/年气体分离装置投产，1965年3月，新中国第一套人造纤维板样厂投产……

开中国“绿色汽油”先河

4月28日，中国炼油创新技术MIP工业化20周年研讨会在高桥石化举行。研讨会上回顾了2002年2月4日，世界第一套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MIP工业装置在高桥石化开工喷油一次成功历程，中国炼油新工艺在当时全球行业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高桥石化在全国率先推出低烯烃“绿色汽油”。

原中国石化科技部副主任、高桥石化炼油厂总工程师徐惠分享了当时艰辛历程。他介绍，这项降烯烃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里一把就干到了商业化的大型装置，具有商业风险，一旦运行中间出现什么差错，不光是这个技术的问题，连整个工厂正常运行可能都要受影响。当时参与建设的“产、学、研”方面所用人，面对困难和挑战，以严谨的态度、顽强的毅力，通过现场论证、数据核对，反复试验等方法 and 手段，最终圆

满解决了装置开工问题，充分展现出“实事求是、开拓前进”的精神。

参加装置开工的操作人员包亚强介绍，装置正常开工最长也就10天左右，MIP改造后，开工过程拉长到半个月。其间遇到很多难题都被一一化解。在现场，为了一台运行不稳定的关键机泵，岗位人员搬了把椅子3天3夜驻守在机泵旁；提升管设计存在缺陷，技术人员立即连夜解决；反再系统循环不好，操作人员十多个小时盯着一个参数调节，直到正常循环……半个月来员工高强度驻守现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决心：这是中国靠自力更生发展的技术，一定要确保装置开工一次成功。

如今，MIP技术专利许可运转的近70套装置，每年加工汽油量占全国催化裂化装置总量的74.5%，累计加工原油约12亿吨。40年来，高桥石化通过新建与改造燃料油装置，产量大幅提升，累计实现16次油品质量升级，成为中国石化供上海加油站的主力企业。

优良传统在现实发展中传承提炼

“我们的十大优良传统都有着历史渊源，只有把背景说透，大家才会理解优良传统的意义并在现实中运用。”日前，高桥石化负责企业文化传播的赵丹为基层企业文化宣讲员授课。他举例说，上海炼油厂是新中国第一个依靠自己力量设计建造的炼油厂，从这里出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实事求是，开拓前进”的内涵和事例不断被丰富，我们能看到历史的变迁，也能感受到优良传统的传承和提炼。

在“九五”“十五”期间，高桥石化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新建改扩装置，持续提升产能。面对项目多，工期紧、标准高等实际，公司提出发扬“甲鱼”精神，盯住节点不放，咬住问题不松，不达目标不罢休。相同时期，也产生了具有时代特征、石化特色“小步快跑不停步”“夹缝里求生存”精神。包括近3年来，高桥石化在绿色低碳战略引领下，自我加

压、自觉改革，在保障城市油品供给的同时，加大“绿色”投入，陆续投用86个降碳项目和125个优化生产措施，实现降碳超10万吨，蹄疾步稳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这也是“不停步、求生存”的最好延伸。

除此之外，在高桥石化发展进程中产生并延续至今的“四千精神”——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岗位责任制检查”“超常规精神”“严格+真情=凝聚力”“班班见领导”“五清楚、五必访、五必谈”“传帮带”共十大优良传统仍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

原载

2023年第9期《中国石化》杂志

栏目编辑

孙 艳

责任编辑

宋玉春

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绿色石化城

徐常威 柴润金（天津石化）

海河潮涌，见证变迁。在天津经济版图中，石化产业是传统优势产业、支柱产业，居于“压舱石”的重要位置。占地面积 16.4 平方千米的天津石化，从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绿色石化城，为中国石化加快构建“一基两翼三新”发展格局助力，为践行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先行，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有一段历史，总在闪光

天津大港，上古林西。

一望无际的盐碱滩上，仅有的 3 间当地农民捕鱼割苇草用的土坯房里，常会出现一些身穿雨衣和长筒雨靴的人在此暂歇驻足。异常艰苦的工作环境没能动摇他们勘测的步伐，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心愿：早日建成天津石油化工总厂。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片退海荒滩的发展超出了当年建设的预期。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为彻底解决全国人民穿衣难的问题，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准建设包括天津在内的四大化纤工程。

1964 年 12 月，大港地区第一口油井喷出了优质的工业油流，使在天津发展石油化工成为可能。发展石油化工，必须尽先把“油头”搞上去，

1975年10月，250万吨/年常减压装置生产出合格产品。

天津化纤工程很快建成投产。天津石化成为当时全国四大化纤基地之一，为结束中国缺衣少布的历史及中国化纤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按照国家和上级统一部署，1983年12月28日，在原天津石油化学工业公司和天津石油化纤总厂的基础上，正式组建天津石化公司，至此迎来天津石化工业加速发展的新局面。

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以20万吨/年聚酯工程为标志，天津石化化工化纤产能得到提升。2010年1月，百万吨乙烯及配套项目建成投产，天津石化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炼油加工基地及全国最大的乙烯生产基地之一。历经三次创业，天津石化核心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大幅增强。

进入新发展阶段，天津石化炼油产品结构调整完成、乙烯产能进一步提升。作为中国石化“4+2”世界级炼化基地关键布局，特别是中国石化天津南港高端新材料项目集群的领头雁，天津石化正加快建设120万吨/年乙烯集群项目，全力打造融合西方一流企业共性特点、中国央企鲜明特征、石油石化传统特色的世界级、现代化、创新型炼化基地。

有一种精神，催人奋进

总有一种精神和力量推动天津石化人永远向前。

他们以开天辟地的壮举，喊出石化人“敢”。1976年，天津化纤工程建设遭遇了唐山大地震的严重破坏，参建人员喊出“大震大干、小震猛干、无震拼命干”的口号，开展土方会战，最终使这片126万平方米的土地整整“长高”了1米。当时，天津化纤工程一年生产的聚酯切片和涤纶短丝可织的确良8亿米，相当于200万亩棉田的产量，为中国人民告别“凭布票买衣服”的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向世界证明石化人“行”。1998年，国内5套小乙烯迫切需要提升聚乙烯装置产能，这一技术被国外垄断。天津石化聚烯烃研发团队打破“洋枷锁”，最终完成气相法聚乙烯冷凝技术的国产化开发应用，推动我国聚乙烯技术实现第一代跃升。接着，气液法流化床聚乙烯工艺成套技术、乙烯原位自增强聚合成套技术相继被天津石化人攻克，推动我国聚乙烯技术实现三代跃升。

他们战胜59年一遇的极端严寒天气，印证了石化人“能”。2009年，在百万吨乙烯千万吨炼油开车之际，正值三九寒冬，天津石化创出国内同类装置建设速度最快、开车时间最短、极端寒冷天气下开车成功、国产化率最高等多项纪录。

他们以央企责任担当，展现了石化人“强”。履行社会责任驰援救灾的天津石化消防支队指战员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高效率保障国计民生，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接续发力，被评为中国石化、天津市先进集体。首产50号低凝柴油、燃料电池氢保供2022年北京冬奥会。

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流金岁月里闪光，成为天津石化人不断奋斗的动力源泉。

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绿色石化城。当下，天津石化将在历史传承中接续奋斗，以产业龙头为牵引，做大“朋友圈”，形成“生态圈”，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开启打基础、谋发展的新篇章。



原载

2023年第10期《中国石化》杂志

栏目编辑

孙 艳

责任编辑

任 卓

为国“争”气，走遍巴山蜀水

单旭泽 袁 滨 胡彦林（经纬公司）

早秋的清晨，四川省达州市普光镇周围高低错落的峰峦薄雾笼罩。这里是世界天然气开发领域的“中国样本”，丰富的绿色资源让这片土地显得更加生机勃勃。

今年是普光气田发现20周年。20年春秋，有荣耀辉煌，亦有霜刀雪剑。

20年来，经纬公司胜利录井公司南方录井部按照中石化南方海相油气勘探项目经理部指令，派出6支队伍先后参与完成了普光1井、普光2井等8口井录井任务，擦亮录井眼睛，发挥独有技术优势，累计发现油气显示约2029.54米，硫化氢异常预报及时率、准确率100%，在点亮辽阔海相之光中高效发挥了录井技术支撑作用。

“向禁区勇进军、向困难永说不”的团队文化精神—成为胜利录井人刻在血液里的基因。他们不改找气初心，翻山岭，冒风雪，顶烈日，在巴山蜀水中丈量着从普光1井到一个个大气田的进程，巧绘出美丽的印迹。

“向禁区勇进军”——牵出普光1井的地下气龙，点亮辽阔海相之光

普光气田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发现之前这里曾先后部署过20多口

井，均空手而归；再加上川东北地区普光构造属超深、高含硫、高压、复杂山地的特点，被业内判定为“勘探禁区”。

2001年，中国石化在四川盆地展开了新一轮的勘探冲锋。胜利录井公司SL202队临危受命，向禁区进军。

2001年11月3日，宣汉—达县地区东岳寨传出了钻机的阵阵轰鸣，中石化南方海相油气勘探项目经理部在普光构造上的第一口预探井普光1井正式开钻。当时25岁的SL202队队长王泰强率队出征普光1井。

井场在大山深处，队员们租用当地民房作为宿舍房，每天过着“井场—宿舍”两点一线与外界隔绝的生活。

四川潮湿的环境，让从山东来的小伙子们水土不服。到了冬季，连绵的细雨能连着下个把月，每天连看看太阳都是奢望。四川有种会咬人的小飞虫，大家给它取名“小咬”，只有5毫米大小，但咬人特别厉害，被它叮过的皮肤，很长时间会留有小疤痕，有人过敏身上会起一片一片的红疙瘩。

王泰强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刻骨铭心：“生活的难，兄弟们咬牙克服；施工的难，却需要过硬的技能才能扛起来。”

南方海相地层不同于陆相地层，井下返出的岩屑，识别难度前所未有的。探井，前无来人。前行的道路必须自己去标定、去探寻，一切从零开始。

2003年1月，王泰强带领技术人员在飞仙关组飞三段5345.5—5356米，通过岩屑录井发现针孔状鲕粒白云岩，气测录井全烃最高由1.74%上升到14.09%，初步判断为具备岩性油气藏条件的标志岩性。

“遇到油气大显示了！”王泰强兴奋地跑到驻井监督张明俊办公室，将捷报告诉大家。地质总监周智立即赶来察看，整个井队一片欢腾。

在普光1井施工中，队员们大都连续3个月以上在井场工作，队长王泰强连续7个月没有倒班休息。为了精准建立地质剖面，理清地下气层的

“经脉血管”，全队从雷口坡组到长兴组，从3964米到5700米，每米岩屑分析都采用了碳酸盐岩含量分析、岩石薄片分析、地化录井，精准分析每一米的地层特征，确保了油气显示不漏一层。全井累计发现油气显示94层300.07米。

2003年4月27日，普光1井喜获高产气流，常规测试日产42万立方米以上。他们发现了279米厚、日产量达103万立方米的气层，取得了勘探的成功。该井创造了当时四川盆地天然气勘探水平位移最大、埋藏最深、气层最厚等多项纪录。

24岁的地质技术员侯瑞卿是队上最年轻的小伙子。他辞别有孕在身的妻子，在普光1井一待就是数月。妻子住院准备分娩，千里之外的他才连夜租车向重庆赶飞机。飞机一落地，他从手机里收到“母子平安”的喜讯，想到儿子和普光1井双喜临门，喜悦、愧疚、辛酸……多种滋味瞬间涌上心头，变成泪水冲出眼眶。

“向困难永说不”——磨破的脚板和蚊叮红包，是他们耀眼的勋章

普光1井如初现的曙光，让中国南方海相的梦想变得愈发清晰，也让胜利录井将士们奉献普光的脚步愈加坚定。

在普光8井的施工中，高压气层、硫化氢浓度高、裸眼井段长、地层破碎等技术难点，被SL202队一一攻破。在钻井取芯阶段，为取得原状地层物性参数，甲方要求取芯筒内倒入蓖麻油密闭。

7—8月的极端高温让四川盆地成了“红油锅底”。全体队员在山里桑拿般闷热的包裹中，不分昼夜连续取芯250多米，每次夜晚出芯时，灯柱吸引蚊虫轮番轰炸，大伙闻着蓖麻油刺鼻的味道，感觉身体到了极限。等取芯结束回到宿舍，脱下湿漉漉的工衣，每个人身上裸露之处都有大小不一的红疙瘩。

地质技术员鲁建强回忆，为了将不断取出的岩芯和岩屑送到山下生活基地，录井队员下班后，都用背篓负重二三十斤携带下山，一步一小心，脚板被磨出水泡，被当地老乡称呼为“棒棒仔”。

到2006年初，中石化在川东北地区累计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2510.7亿立方米，我国最大的海相整装气田—普光气田完整地呈现在世界面前。在普光气田开发进程中，胜利录井将士建立了适应海相地层找气的录井技术系列，锤炼形成了“向禁区勇进军、向困难永说不”的团队精神。

录井人的日子，有时候像浮萍，有时候又必须逆风而行。

2004年7月，胜利录井扛起红参1井的录井施工重任。红参1井是中石化部署在四川松潘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的一口参数井，肩负着国家地质调查的任务。公司优选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10余名大学毕业生组成团队。

红参1井周边，就是当年红军走过的雪山草地，参战的录井将士始终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立志远征，排除万难，奋战在海拔3603米的雪域高原。这里气候十分恶劣，一天四季。高原缺氧让参战的小伙子经常嘴唇开裂、鼻孔出血、头疼得难以入睡。白天胸闷气短，深更半夜被憋醒。

2006年夏天，由于泥石流造成道路阻塞，队员们在中途等待了近5天时间才赶到井场，连续两天忍受着饥饿和疲劳，但大家没有一个叫苦叫累，全部按时到达工作岗位。当时干旱少雨，20千米外的取水点已经干涸，队长李忠兴带领7名小伙子提着水桶，轮流到山脚下取水。高原缺氧加体力透支，每次取水回来，硬朗的小伙子们都瘫软在地上。

在红参1井施工，一年的无霜期只有两个月。凛冬，零下20多摄氏度，很多队员一年四季没有脱过棉袄棉裤。喝的热水只有70多摄氏度，馒头半生不熟，蔬菜更是紧缺，大家吃得最多的就是方便面和火腿肠。4

个月下来，有些队员体重减轻了近20斤。

“走的是泥泞的路，扛的是顶风的旗”。红参1井2004年7月开始施工，于2006年12月圆满完成，自始至终，全队没有一个人因为条件艰苦、施工太难而退缩。

“不改找气初心”——造就的一个个大气田，让他们拥有了 生命中的灿烂时刻

回眸20年风雨征程，时间在奔忙中飞逝，但精神却从未褪色，作风从未松懈。普光气田开发告一段落后，南方录井部将士们把好精神、好作风带到了广西、贵州等工区的重点井施工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完成1字号录井20口，创纪录43项。

2007年10月，由SL209队负责录井施工的元坝1井，克服空气钻条件下岩屑呈“面粉状”的难题，运用自然伽马录井技术和岩屑酸洗方法，首次建立了元坝工区地层剖面图，油气显示发现率100%。该井在长兴组喜获50.3万立方米高产工业气流，发现了全球首个超深层生物礁大气田—元坝气田。

2010年6月，SL209队负责兴隆1井的录井施工，为发现兴隆气田提供了第一手地质资料；2022年，SL221队在位于重庆綦江的新页1井中准确卡取龙马溪组龙一段目的层，助力发现千亿立方米资源量。

随着市场范围拓展，他们转战西北，在陕南页1井，首次在寒武系牛蹄塘组发现页岩气显示，拉开了陕南页岩气开发序幕；今年3月，他们挥师向南，进入广西，助力广西首个页岩气项目开发实现“零”突破；他们向西南跃进，截至7月，在贵州页岩气市场累计施工36口井。

普光气田、涪陵页岩气、元坝气田……经纬公司胜利录井队员们共同造就了一个个大气田，大气田也让他们每一个人拥有了自己生命中的灿烂时刻。

 原载

2023年第11期《中国石化》杂志

栏目编辑

孙 艳

责任编辑

孙 艳

乙烯球罐焊接攻关队的“五朵金花”

赵书萱（燕山石化）

“真的很难忘那一段岁月，我们用青春的汗水、艰苦的劳动，镌刻下我们的名字。”在一次燕山石化企业文化宣讲会上，满头华发的孙黎芬如此感慨。

孙黎芬是燕山石化家喻户晓的“五朵金花”之一，已过古稀之年的她，回忆当年30万吨/年乙烯大会战的场景，依然目光坚定、语音铿锵。

1973年8月，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新中国引进的首套30万吨/年乙烯及其配套装置在燕山石化开工建设，掀起了石化建设史上又一场大会战。

当时，我国乙烯年产量不足6万吨，而美国乙烯年产量已达到2000万吨。秉持“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的豪情，燕山石化人以无私的奉献精神 and 顽强的奋斗精神，全身心投入这场大会战。

“五朵金花”便是乙烯球罐焊接攻关队中仅有的5名女工——焦淑清、佟慧琳、孙黎芬、董艳英、刘惠英。

乙烯球罐焊接，是乙烯大会战的首战。4具乙烯球罐，每个直径15.4米，有5层楼房那么高，体积共有2000立方米。每个球罐需要将“瓜瓣式”的球壳板组对焊接，其材质是特殊的低温高强钢板。经计算，光焊缝就有2000米，焊好1具球罐要用掉6吨左右的焊条。

为保证焊接质量，所有的焊缝都要进行100%的X射线透视、100%

的超声波探伤。临时组建的乙烯球罐焊接攻关队的成员几乎没有经验，5名女工中最大的28岁、最小的20岁，除孙黎芬是二级工外，其他4人都是1970年底进厂才刚刚转正的一级工。

面对外国专家的质疑，满心都是“为国家争光、为毛主席争气”的她们，偏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焊接需要臂力，她们就在手腕上绑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再吊上几斤乃至十几斤重的砖块，然后手举焊把练习。胳膊练肿了，手腕累得拿不起一双筷子，她们依然咬牙坚持。

焊工要有蹲功，她们一有时间就蹲着一吃饭蹲着，开会蹲着，在宿舍看书、聊天全部都蹲着，常常蹲下去几十分钟不起身，硬是凭着毅力挺了过来。

她们还算过一笔账，为了能早日练好焊接本领参加球罐焊接大战，在不到20天里，练习的焊条足足有300千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苦练，5名女工均一次通过外国专家极为严格的考核，成为乙烯球罐焊接攻关队伍里最独特的存在。

然而，等到正式进罐作业，她们才发现，挑战刚刚开始。

北京的盛夏本就难熬，根据工艺要求，焊缝焊接前要预热到120摄氏度，焊工都要穿着厚厚的工作服、踏着笨重的大头鞋，举着面罩，握着焊把。在离她们不到50厘米的地方，就是加热到120摄氏度的钢板，全副武装的她们要正对着去打火、去实施焊接。身边是条条火龙，预热后的钢板高温穿过隔热层，又穿过大头鞋，烫得两脚不由得来回倒退。

每次一进罐，每个人都是一身大汗，出来后除去腰间系皮带的一圈是干的外，衣服都能拧出水来！闷热的空气、刺眼的电弧光、呛人的烟气，无不挑战着人体的极限。

为了保质量、抢工期，焊接队员直接在工地上铺几块草袋子，就地而卧。每天上岗，她们也都尽可能地少喝水，常常带进罐里的军用水壶，出来的时候还是满满的。嘴唇裂出了血口子，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来。

有一次，在焊球罐赤道带的时候——就是球罐中间最长的那条大箍，现场督导的外国专家突然闻到一股焦糊味，仔细寻找才发现，原来孙黎芬的鞋底和护脚冒烟了，他赶紧上去用脚把火踩灭。收工之后，外国专家忍不住问孙黎芬怎么鞋子着火了还不停下来，孙黎芬解释说，赤道带是焊缝最长、也是质量要求最高的部位，根据工艺要求，一条焊缝在没有焊完之前是不能停顿的，所以要等焊完了再说。孙黎芬的话让外国专家肃然起敬。

令外国专家敬佩的不仅仅是她们的敬业精神，还有她们精湛的技术。有一次，与孙黎芬、董艳英结对辅导的两位号称“神仙焊工”的外国专家，提出要进行焊接比赛。结果，孙黎芬在确保质量一次合格的前提下，拼了一天，胜利完成球罐温带板6条焊缝的焊接，而和她比赛的“神仙焊工”却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才焊完。同时，董艳英的焊缝质量完全合格，

而和她比赛的“神仙焊工”却有1处需要返工。

更令人骄傲的是，在整个球罐焊接过程中，5名女工焊接一次合格率始终保持在96%以上，其中有2人更是达到98%以上。

乙烯球罐焊接攻关队的其他战友，与她们一样，拼搏在现场。火线入党的青年工人冯瑞奇、在球罐组装中挑大梁的戴用学，还有负责丙烯塔吊装起重队的郭晓业……凭着非凡的毅力和无限的忠诚，这支由20多岁青年人组成的乙烯球罐焊接攻关队，用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计划10个月的任务。

工程结束时，外国专家向5名女工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们致敬的，不仅仅是5名女工的奉献与执着，更是致敬中国石化工人的担当与拼搏。

从1973年到1976年，燕山石化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建成了30万吨/年乙烯及其配套工程，并实现一次开车成功，创造出我国建设大型引进装置的成功范例，树立了中国现代石化工业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一举将我国石化工业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如今，刊发30万吨/年乙烯工程在京胜利建成投产专题报道的《人民日报》已经泛黄，但当年那种“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的豪情，永远流淌在一代代燕山石化人的血脉中。

 原载

2023年第12期《中国石化》杂志

栏目编辑

孙 艳

责任编辑

常 冉

在胜利路上放歌

李佑群（地球物理公司）

也许
你正在塔里木浩瀚的沙漠施工
正在昆仑山下钻井
正在新疆戈壁滩上
倾听地震波的律动
正在四川、广东的高山丛林
勘探测量



也许
你是土库曼斯坦
外闯市场队伍中的一员
也许你的脚步走过了
秘鲁塔拉拉油田、委内瑞拉英特甘博油田

如果有人问起
你来自哪里
你们一定会给出一个共同答案
——中国石化

几代人的生存和命运
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
当我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
采油树已经在盐碱滩扎根、生长
“胜利一号”已在渤海湾乘风破浪
这儿道路宽广
井架林立
树木和花草间是一座座整齐的楼房

从干打垒中走出来的老石油
他们手上的老茧和脸上的风霜
告诉我
这儿昔日的模样
创业路上所有的风景
我们都该牢记
并为之歌唱

我歌唱华八井
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
抛洒了多少人的汗水
才浇灌出胜利的第一朵石油之花
她拉开了华北石油会战的序幕
奏响了胜利油田诞生、成长的第一乐章

我歌唱最早踏上荒原的石油人
从华八井，这胜利的起点出发
他们披星戴月
以找油为神圣使命
他们风餐露宿
把井场当作温暖的家园

我歌唱“胜利一号”
我国第一艘座底式浅海钻井船
它由胜利人自行研制
揭开了我国浅海石油勘探的序幕
把胜利的疆域从陆地扩展到蓝色的海洋

我歌唱以苦为乐的英雄模范
井喷现场义无反顾的身影
风暴潮中大无畏的气魄
科研攻关中求实创新的态度
平凡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的奉献
多少感人的话语
多少动人的事迹

他们是胜利之路上挺拔的雕像
激励着石化人奋进
记录着企业发展史上的辉煌

我歌唱所有普普通通的石油石化人
在边远的小站
在巡井的路上
在艰苦忙碌的井下
在远离亲人的地方
默默坚守岗位
用汗水和热血
谱写了一曲嘹亮的胜利之歌

让我们一起来歌唱
歌唱艰苦创业的昨天
歌唱开拓创新的今天
歌唱辉煌灿烂的明天
胜利之路的前方是刚刚升起的太阳



原载

2023年7月1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追逐梦想

李晓明（西南油气分公司）

这里有波澜壮阔的山巅
犹如父辈弯曲的脊梁
这里有远近高低的井架
将寂静的荒原缀成希望的灯塔
这里远离城市的万千繁华
只留下凛冽的寒风呼呼作响

有一行人，翻山越岭来到这里
放下行囊，扎根山林，铺开日子
从此双手握住的是大钳、钻杆
有时候还是泥浆
他们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
他们与红日作伴，与星辰同行

不是军人，却是一支钢铁的队伍
一声令下便整装待发
背井离乡
困难面前，从不停下脚步

怎管那雨雪冰霜
有人说，他们是铁人
可他们一样有故事
有泪水，有悲怆
多少次钻机轰鸣的夜里
作废的记录本背面
留下密密麻麻的诗行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岁月像链条一样井然有序
时而平淡无味，时而风光无限
叶子绿了又黄
只有月光如水的夜晚
才能飘过远处的山梁
父母老去在思念里
故乡融化在记忆中

石油人呀，我敬你们
你们把初心坚守，把梦想追逐
你们将钻机深深钻进土地
种下希望、自由与荣光

 原载

2023年7月1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物探人

杨明生（地球物理公司北斗运营服务中心）

当大雪覆盖了荆棘密布的山巅
当荒漠承受着风沙肆意的摧残
你用执着抵御恶劣环境
用智慧和汗水探明黑色能源

当晨光掠过边关
当夜露浸湿衣衫
物探人用辛劳回应祖国母亲的呼唤
将严谨和求实编织成一条条地震剖面

或许在繁星闪烁的夜晚
或许在酷热难耐的夏天
你依依不舍道别日夜牵挂的家园
用青春坚守信念
为祖国找油争气
不破楼兰誓不还

四十载
满头华发，叹不尽如诗岁月

满面风霜，写不完辉煌发展
初心依旧
只为心中那美丽画卷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为万家送去温暖

 原载

2023年7月1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石油工人的十二个月

王姜华（胜利油田）

一月，油井深埋在荒芜中
等待立春的消息
石油工人扎紧井口
把黑得流油的金子
驱向管线

二月，红工衣的女子
手提样桶
轻触衣袖上的油滴
油滴如惊蛰钻出的甲虫
攀上红色的花

三月，柳笛在微雨中响起
班车上的作业工
一曲柳条口哨
单调似水的声音一路流淌
把老班长的思绪
送到那年会战的地方

四月，井架指向立夏的方向
机器隆隆作响
二十四台泵车连着高压管线
对地层低语
三千六百米下的岩石打开呼吸
滚烫的原油跃跃欲试

五月，大地再次打开丰收的窗
太阳投下七十五摄氏度的光
钻台影子被拉得很长
年轻钻工在油管前
打开精确到毫米的卷尺
把芒种丈量

六月，三伏的第一天
雨下得很大
装载物料的卡车
从天亮走到天黑
井场的灯光隐隐闪现
池塘里的青蛙
欢呼雀跃

七月，立秋的那天晚上
天气微凉
辗转反侧的抽油机
呼噜噜打鼾

手提管钳的巡井人
把睡意驱赶

八月，秋水清澈
昼夜等长
站台上的作业工
用吊钩挂起
天边的月亮

九月，那一天
人山人海，红旗飘扬
红工衣撑起的会场
歌声嘹亮
热情阻挡了寒露和霜降

十月，树木退去厚厚的装
地质队员在最荒凉的地方
把脉线引长
用一腔热血
划开地层的胸膛

十一月，白雾笼罩着大地
北风停下了呼吸
钻塔伸出尖尖的吮
钻机唤醒团结的群
太阳只一个眼神
迷雾烟消云散

腊月，雪花轻飘在天空
轻如童年追赶的蒲公英
巡井人在荒原逐梦
脚印串起白昼黑夜
落雪把昨天的印记悄悄填平
注：文中所指月份皆为农历



原载

2023年11月9日《中国石化报》
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石油时光

朱蜀英（胜利油田）

陪伴你的时光
有时是日落
那浑圆的落日
变幻着瑰丽的色彩
渐渐消失在地平线的远方

有时是晨起
那绚烂的朝霞给我，给飞鸟
还有野水和蒹葭
涂上一抹靓丽的红晕

它捕捉着风的方向
风儿又扑朔着石油的时光
那些等待的日子里
有无言的沉默
还有执着地寻觅
所有的一切
都让石油的时光里
有了磅礴而出的狂喜



原载

2023年11月9日《中国石化报》
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采油女工

刘能国（江汉油田）

你肩扛的管钳
像魔力音乐会的指挥棒
轻轻一挥
荒原浅滩上演了一场
鸟儿欢唱
井站欢唱
油流欢唱的盛会

于是采油树下
有了火红青春的飞扬
有了油浪滚滚主题曲
那绽放枝头油花朵朵
是你执着追求的见证

你手中的样桶
像提着装满油花的摇篮
轻轻一提
就装下了荒原日月星辰

千米地层的油藏
还有父辈未完成的使命

从此摇醒了甜美梦想
摇来了油区灿烂春光
你风雨兼程追赶
走在为美好生活加油的路上

 原载

2023年11月9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石化新闻客户端

中国石化报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路 9 号

邮编：100020

<http://www.sinopecnews.com>